

追音

An abstract illustration in a muted, earthy color palette. It depicts a stylized human figure in a dynamic, almost dancing or falling pose, rendered in a light beige tone. The figure is surrounded by a multitude of small, irregular, reddish-brown shapes that resemble falling petals or leave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atmospher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葉公誠
著

2017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桃園市立圖書館 | 策劃出版

Two stylized footprints, one slightly ahead of the other, pointing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They are rendered in a light beige color, matching the figure in the illustration.

【市長序】

開拓長篇小說創作者交流平臺

文學作品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刻劃著人性，也反映著多元的社會現實。文學創作者在直抒胸臆的同時，也是在為國家、社會留下具體的文化紀錄。「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成立，主要是為了厚積臺灣的文化實力、培養人民的文化認同，透過鍾肇政先生所樹立的文學典範、大河長流般的文學精神，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也希望能發掘更多的優秀文學作品，並期許更多文壇後進也能前仆後繼，自各在擅長的文學場域中，將鍾老的精神持續傳承下去。

2017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已正式邁入第3屆，為了能更深刻地延續鍾老的文學精神，也開始了第一次的長篇小說徵件。長篇小說是鍾老一生持續耕耘的文學場域，《臺灣人三部曲》、《濁流三部曲》等作品，不僅深入地刻劃人性，同時也忠實呈現的臺灣近百年的歷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希望能透過長篇小說的徵件，為長篇小說創作者開拓一個可以切磋交流的平臺，也希望藉此網羅更多具有臺灣特色的文學作品。

第一次長篇小說的徵件到去年底截止，徵得43件作品，這些作

品都相當優秀，除了文字生動流暢、內容主題方面也豐富多元，從日治時期的樟腦產業，到時下社會的寶可夢遊戲，都成為一個個動人心弦的長篇故事。評審結果在6月底出爐，由張英珉〈血樟腦〉、葉公誠〈追音〉兩件作品脫穎而出成為正獎得主，各自獲得高額獎金以及出版作品集。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一直以來，秉持著鍾老為文學奉獻的精神，為臺灣文學的發展延續貢獻一己之力。值此作品集出版之際，感謝所有參加徵文比賽的作者與評審們，因為他們的努力，才能讓長篇小說徵文比賽圓滿完成。此後也希望透過文學獎的持續辦理，培育更多文學新秀，為臺灣這塊土地創造更豐富的文化內涵，打造新時代的臺灣文化認同。

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打造桃園藝文之都

文學，簡言之就是一門文字的學問。文學作品在形式上，重視修辭、美感；在內容上則是表現作者情感或者反映文化歷史、社會現實，是重要的文化具體表徵。本局執掌大桃園地區文化業務，即以培養文學創作人才、提升文學風氣、鼓勵市民閱讀為重要使命之一，希望透過提升市民的文藝涵養，將桃園打造為代表臺灣文化的藝文之都。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辦理，主要是為發掘並培植文學人才，鼓勵文學愛好者致力於文學創作，並提供其交流之平臺，藉以獎勵文學作品的閱讀與創作，並為臺灣文學奠定厚實的發展基礎。2017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除了往年徵文的散文、新詩、短篇小說、報導文學及兒童文學等五種文類之外，更新增了鍾肇政先生最為著稱的文類-長篇小說，並以兩年一次的形式辦理徵文活動。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徵件，獲得創作者的廣大迴響，投稿件數達43件之多。這些作品都取材豐富，關注多元議題，如：親情、愛情、環保、原住民……等，具體反映了臺灣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現實。在此，感謝所有投件者，用文字構築出一則則動

人故事；也感謝所有評審委員的仔細評選，提攜文壇後進，為臺灣文學注入新氣象。

為反映臺灣當代文學的多元面貌，記錄並保存優秀文學作品，因此將這次長篇小說的得獎作品付梓，藉以鼓勵更多文學愛好者積極從事文學創作，也讓優秀作品得以被更多人看見。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未來也會秉持著鍾肇政先生大河長流的文學精神，鼓勵文學閱讀與創作，培育優秀的文學人才，讓臺灣文學真正源遠流長。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莊孝美



目次

003	市長序	開拓長篇小說創作者交流平臺	鄭文燦
005	局長序	打造桃園藝文之都	莊秀美
009	得獎者	葉公誠	
010	得獎感言	不要怕退稿，堅持寫下去	葉公誠
014	得獎作品	追音	葉公誠
222	記錄	長篇小說評審會議	
232	附錄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2017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在 花季裡 寫 同調

長 篇 小 說

追音



葉公誠

1960生。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音樂雜誌編採、報社記者、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目前教授小提琴、閱讀、寫作。

【得獎感言】

不要怕退稿，堅持寫下去

一九六八年，文學大師馬奎斯在西班牙巴賽隆納接受《評論季刊》訪問，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如何知道某一意念有未來？」他回答：「對那些不能抵得住被遺棄不理多年的意念，我不感興趣。如果它像上一部小說《百年孤寂》那樣能夠堅拒十七年之久，我除了寫它，別無它法。」

《追音》緣起於以下的意念，纏盤我心將近三十年堅拒不退：當年我旅住在一個偏郊小農村，臨近一條穿山溪流冲刷的河床。當地跟公賣局合作契種菸草，走在路上，兩旁都是大如象耳的菸葉，隨風搖曳。

有一天，我看到前方菸田的菸葉翻動如波，正自好奇，一對矮人夫婦（？）已從濃密的菸田閃身出現。我們對向走在產業道路上，錯身時互相注視對方一眼。矮人的眼睛很大，黑白分明，裏頭有我完全無法解讀的靈魂。當時我深受震撼，確信他們一定擁有我無從知曉的世界與故事。從雜貨店老闆口中，我知道他們受僱在菸樓烤菸草，從此經過菸樓我總會多看一眼，卻未曾再看到他們。

離開那個小農村後我重回樂團，日日與西洋古典音樂為伍，矮人與我對望的眼神總不時在樂音中翻飄出現，依舊玄奧難解，卻怎樣也丟棄

不掉。退休後我的寫作時間變多，此一念更加堅拒不退，除了寫它我當真別無它法。

值提一提的是笛妹和雋音這兩個角色，從我遇見矮人那瞬間他們就自動孕生，晚昏在校園盪鞦韆，凌空追逐彼此的聲音。他們吟詠的歌聲跨族群跨語言，直接源自靈魂基底，或可說是「巴別塔」之前人類共有的原初聲音。書寫過程我好像也在追逐這種聲音，跟書名《追音》相映成趣！

寫《追音》時我並無自信，曾經想過：「如果沒有機會發表，乾脆就自費出書，讓腦中意念成形，也替自己留個印記。」僥倖得到「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評審肯定，駝負近三十年的故事終於可以輯印成書，內心的感受實非筆墨可以形容。感謝鍾老倡導長篇小說，在輕薄短小的網路時代留住寬廣的河道供後輩長泳。去年頒獎典禮上他的勉勵之詞我將永誌在心，「不要怕退稿，堅持寫下去」！

《追音》完成後多年駝負卸解，探看世界更自由也充滿未知！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父母和妻長年的支持！





第一章

1

夜涼如水，樟崎路兩旁成排的老樟樹在北風吹拂下，發出海浪一般的葉濤，如果風如漩渦般襲來，枝幹上的枯葉便無法支撐，迴轉飄落到地上。

十一點左右，有個壯碩的黑影，從老校長嚴明清家的矮圍牆躍出，沿著樟崎路狂奔，枯葉猶如驟雨打在他身上，他卻絲毫不以為意，一直跑到路另一端盡頭，隨便找了一個小叉路轉身進去，跑進一片田野中。

田野本為一大片契作菸田，政府不再提供合作之後多數棄置，長滿雜草。男子繼續狂奔，氣喘吁吁。經過一間菸樓時他稍稍停了一下，身形委頓軟癱，猶如消氣中的充氣娃娃。幾秒鐘過後，他瞬即挺立起來，補足能源般繼續狂奔，直至消失為止。

接著樟崎路恢復寧靜，只剩風打樹葉的聲音。鬼魅般的夜晚，隱然有股悲劇氣味，一直到凌晨五點多，朝陽從東邊山顛露臉，肅殺的氣氛才稍稍消褪。

「啊，殺死人了！」六點鐘，校長家傳出女人驚悚的呼號，緊接著送報紙的女報販奪門而出，對著四方大叫。

不多時，分散的鄰居紛紛聚攏過來，連大早巡田的農人也聽到呼號，放下手頭工作跑過來。

老校長橫屍在他家客廳，腦殼破裂，血流滿地。

「報警啦，報警。」大家七嘴八舌說，「不要再進去了，會破壞現場。」

現場其實已經被破壞，初來的幾個人，包括送報販阿霞都跑進客廳過，不小心踩到血，留下一些血腳印。

「嗚！嗚！」圍觀的人議論紛紛之際，幾隻跟來的家犬似乎也看懂了，這是一齣悲劇，竟然席地仰頸，對空發出淒厲的悲鳴。

2

「有踏進客廳的人不要走，來核對一下腳印。」不多時，管區警員趕過來，看到現場地上雜雜遑遑都是血腳印，當真氣昏了頭，對圍觀的人吼叫。

其實踏到血的人自己早就知道，為了擺脫嫌疑都自動等在一旁，希望在警方見證下，釐清自己跟血案的關係。

一共五個人踩到血，除阿霞外，另四人分別是住在西邊的阿添仔父子，以及阿添家再過去的阿福仔夫妻。他們四人都是住最近的，聽到阿霞的叫聲就趕過來，慌慌張張衝進去客廳，根本不知道會踩到血。

畢竟是偏僻的農村，人煙稀少成員很單純，不到十五分鐘，警方已把所有的腳印過濾完整，遺留在地上的腳印，初步研判分屬六個人所有。扣除阿霞等五人，尚有一無主腳印。

無主腳印的血痕幾乎已經全乾，應該是最早踩下的，也走最遠，一路踏到庭院的韓國草皮上。

「爬牆跳出去的嗎？」警員追蹤這道最早、最長的痕跡，來到五尺高的圍牆，探頭往外看，牆外地面也有血腳印，可能經過草皮磨拭，痕跡模糊了許多。

「這道腳印應該就是兇手留下的吧。」在場的人，包括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刑警，心裡不約而同都有類似的猜測。「到底是誰留下的呢？」

腳印看起來很大，鞋痕是平行的橫線，很薄，有人說是做粗活的人

常穿的，一種塑膠底的廉價布鞋。

光看腳印，便可以推測是身材高大的人所穿，可能身長超過一百八十公分（甚至有人說可達一百九十公分）。這麼高的人不多，對辦案的警察而言真是一條有利的線索，大大的鼓舞了他們的士氣。

3

檢察官相驗後，警方採集了一些有用的跡證，包括遺留在現場的指紋、毛髮等。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死者斷氣之前，以右手食指沾血，歪歪斜斜寫了模糊的兩個字，看起來很像『SIH』。

照常理推斷，死者意在留下有用的線索，不過字跡實在太潦草，根本無法判定是否真為SIH？若真的是，也因指涉的範圍太過廣泛空洞，一時間警方無法理解其含意。

倒是死者的前腦，根據相驗，是被鈍器由下向上猛擊因而破裂出血。行兇的鈍器已經確定是死者家的黑檀矮凳，上面並留有死者被削下的皮肉毛髮。由於先前研判行兇者身高很高，有警員大膽推論兇手應是隨手抓起身旁矮凳，順勢向上敲擊。法醫根據傷口推斷，死者應該是被一擊斃命，行兇者臂力之大可見一斑。

不過矮凳上只採到死者的指紋，既然已經確定矮凳是兇器，那兇手一定是戴手套行兇。如此推論：兇手應該是有備而來。警方點驗後發現，死者並沒有財物短缺。

種種跡象顯示：『仇殺』，是最可能的原因。

誰跟老校長有仇？N縣的人都知道：洪慶雄。

警方接手這件血案時，因為老校長德高望眾當然是心情很複雜，不過說真的，卻都有『終於發生了』這種不正常的心理。他們之所以有這種預期心理，原因是嚴明清和N縣副議長洪慶雄之間，長期的恩恩怨怨。

洪慶雄，雖然貴為N縣副議長，不過大家都知道議員只是他的副業，他真正的本業是黑道角頭。

他和嚴明清結仇已久，自他擔任民意代表，選區內的公共工程幾乎每件都不放過，大小通吃，從中牟取暴利。唯獨嚴明清主掌的小學（也是洪慶雄的母校）不吃他那一套，不論大工程如校舍改建，或小採購像垃圾桶更新，嚴明清都嚴格實施公開競標，壓低價格，令專走後門的他無計可施。

嚴明清不只讓他失掉裡子，更因不屑他這位老校友，讓他覺得在故鄉顏面盡失，因此私底下強行運作，希望教育局把嚴明清調職，離開他的選區。

但是教育局長不敢動嚴明清，因為他雖然沒有顯赫的官位，只是教育局管轄的一位小學校長，但他利用教書調職之便，三十年不遺餘力研究學區的風土人情，加以記錄研究，已是文化圈公認N縣的活寶典。

要教育局長除掉一位縣寶級人物，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因此嚴明清雖如刺芒，插在洪慶雄背上，他卻怎麼也拔不掉，除了咬牙放狠話，卻也拿他沒辦法。

去年嚴明清退休，離開教育界在鄉安老，照說兩人各過獨木橋、陽關道，從此不應再有瓜葛才對，哪知兩人不知是不是上輩子犯沖，竟捲入更大的風暴裡頭

話得從樟崎路那兩排樟樹說起。這幾百株枝桠交錯的樟樹，據嚴明清考證，從日據時代栽種至今，已有百年歷史。對向相稱的樹聳立上天，樹梢相纏成拱頂，向被藝文、環保界人士尊崇為『綠色隧道』。

去年底，縣府計劃拓寬幾條馬路，樟崎路亦在規劃範圍。風聲一出全縣譁然，這代表已成N縣地標的『綠色隧道』將被鏟平，成為歷史名詞。

某位懷抱環保理想的記者（即嚴明清的學生王敏超）深入訪察後赫然發現，樟崎路路頭大片土地，近幾年已被洪慶雄所屬的集團蒐購殆盡，並透過特權轉換農地地目為建地。如果道路拓寬定案，這些土地將依『建地』價格徵收，洪慶雄可以從中賺取上億元暴利。

一場護樹保育運動因此展開，嚴明清德高望重，又是在地人，無異議被推舉為召集人。

護樹運動初開始時，洪慶雄和縣府不理不睬，只以「一切依法辦理」搪塞。嚴明清等人於是升高抗爭層次，串聯各地保育團體，硬是把抗爭議題全國化，一時間N縣黑金政治之醜聞傳遍全國，甚至驚動高層。最後在中央施壓下，洪慶雄不得不稍加收斂，縣府才得以用『宜再通盤檢討』等字眼，暫緩拆除兩排巨樟。

巨樟得以保存，矗立在N縣搖曳生姿，對嚴明清和保育團體而言，彷彿是勝仗的天然紀念碑。但對一方角頭洪慶雄呢？無疑是奇恥大辱。事件過後沒多久，靠近嚴家那幾棵巨樟就被人塗抹貓血，掛吊貓屍，雖然不知道主事者身份，但每個人心知肚明，一定是洪慶雄在幕後主使。

因此，嚴明清橫死了，警察們才會有『終於發生了』這種不正常心理。

這真是一件又棘手，又敏感的案子。一開始，警方就採低調處理，不願多做臆測或太過張揚。

倒是新聞界沉不住氣，大幅報導本案，嚴明清和洪慶雄的恩怨自然也在報導之列，似乎輿論已在暗示，嚴明清之死和洪慶雄必然有所關聯。

巧合的是，洪慶雄正好率領N縣議員考察團出國訪問，人不在國內。但是事發三天之後，他仍透過幕僚發表聲明，除完全撇清與命案的關係外，更呼籲：「若有朋友因替本人出力，一時不慎鑄成大錯，也懇請能向警方自首，接受司法之公正審判，避免一錯再錯。」

洪慶雄做賊的喊抓賊嗎？沒人知道，但是不管怎樣，辦案得講求證據，就算主謀真的是他，警方手上沒有證據又能奈他何？雖然命案現場遺留了清楚的鞋印，又有死者親手寫的，疑似「SHH」的字跡，不過這兩條清晰有力的線索一但從命案現場被攜帶出來，頓時便沉淪入無止境的大千波濤裡，要找到可以配對的人事物，又談何容易？

光陰如梭，命案發生時樟葉值臨北風，正是枯萎飄零時，風向轉變後暖意來襲，樟樹枝頭嫩葉叢叢綻放，季節嬗遞不因人世紛擾而變，三個月後血案毫無進展，眼見就要成為懸案了。



第二章

1

清晨六點多，天色還朦朧晦暗，一輛機場排班計程車開著遠燈，駛進N縣著名的綠色隧道樟崎路。車子速度原本很快，進入這條林蔭道路後突然慢了下來，緩緩滑行。

在一棟白牆灰瓦的平房前面，車子停下。

『汪！汪！汪！』

外來車驚動附近農舍的家犬，狗吠聲此起彼落，劃破了清晨的寧靜。

車子停妥後，計程車司機趕忙下車，打開行李蓋，幫忙他的旅客提拿行李。

「行李要放哪？」司機問。

「門前就好。」乘客答，聲音微微顫動，似乎壓抑住某種感情。

乘客所指的門，是一扇很簡陋、粗藤條編成的小門扉，安裝在七里香矮籬叢中間。門一推即開，沒有鎖。

因為好奇，司機瞄看房子幾眼：很平凡的矮房子，跟舊式的平房宿舍很像。雖然如此，他卻覺得有些眼熟，房子正門邊那棵石榴、左邊的水池、池邊的垂柳……，似乎見過。

「見鬼哩，這裡我好像來過！但是我根本沒來過呀！莫非是靈異事件？」

司機的腦筋陷入困惑的漩渦中，轉個不停。

突然，一陣清脆的金屬聲，帶點憂愁，叮叮咚咚飄送過來。

他順著聲音的方向看去，頓時全身悚然發麻，心臟在胸膛裡頭遽烈跳動，簡直要從嘴巴跳出來。

房子的雨簷吊了一串銅色風鈴，很特別的風鈴。一看到風鈴，他沉澱到腦筋深層的一段記憶，好像甕中蛇聽到吹蛇人的笛音一般，悄悄的竄升上來。

「這不就是幾個月前，電視新聞報導過，發生命案的地方嗎？」

他認出來了，不會錯！電視台播報那件轟動全國的命案時，有一個特寫鏡頭，拍攝吊在凶宅外頭的風鈴。很特別的一個風鈴，幾隻音管，全都以原始土人的造型塑造而成。

「死者是著名的民俗學家，連風鈴也與眾不同。」記者借題發揮。

「要命，清晨就來到凶宅，真不是好兆頭。」司機暗呼不妙，心想：「趕快閃吧！」

他匆忙和年輕，個兒有點清瘦的乘客結算車資。然後，碰一聲關了車門，一溜煙就把車子開走。

從後視鏡，他瞄了乘客一眼，只見他正推開藤門，把行李拿進去。

「是死掉那個民俗學家的兒子嗎？怎麼長得都不像？」

雖然過了幾個月，司機還是回想起死者的臉：一管寬闊的鼻子，任誰看了都不會忘記，加上左右對稱，線縫般的小眼睛，一對大濃眉。

民俗學家長得很像非洲獅。

而年輕乘客便秀氣多了，雖然眉毛也很濃，有點死者眉宇間的英氣，但是總括說起來，跟獅子的長相是沾不上邊的。

司機邊開車，邊瀏覽道路兩旁的大樟樹。參天的枝桠，動輒三四樓高。對向兩排樹密蔭相接，在道路正中央交叉，遮天蔽日，像極了拱頂，名為綠色隧道的確名不虛傳。

他開車開了二十多年，號稱綠色隧道者看過不少，像眼前這麼高大氣魄的，卻從來沒見過。

「就為這些樹，要殺死一個人嗎？世界就是有這種垃圾、爛政客，呸！」他啐了一口。

司機所咒罵的政客、垃圾，幾個月前看過『嚴明清命案』新聞報導的人都知道，就是N縣副議長洪慶雄。

2

嚴雋音踏入家門，不再有人迎接他，父親亡逝、母親遁走空門。

童年似乎歷歷在目，但又飄渺無蹤宛如往事塵煙。滿屋寂涼空虛，只剩下郵差丟到屋簷下，遭風吹雨淋，散亂堆積了三個月的郵件。

他先把行李放妥，接著就去撿拾信件。他警惕自己振作，莫讓情緒淹沒，以慰亡父在天之靈。

信件還真不少，一定超過百封，多半是他父親訂閱的文史刊物、報章雜誌。此外，就是一些廣告單。

眾多信件中，一個西式信封箋封的信，上頭沒有書寫任何一個字，引起他的注意。

「這封信，既然沒有書寫收信人的姓名、住址，顯然不是經由郵差遞送。」他想：「一定是寫信的人自己送過來。」

事有蹊蹺，他把其他郵件放在一旁，先行拆開這封信。

很單薄的信，只有一頁，甚至不能說是一頁，只是一張小小的便簽紙罷了。雋音拿起來看，上頭，淡淡的鉛筆跡痕草草書寫：愛慈育幼院，杉樹根。

嚴雋音心臟猛烈跳動，循著好萊塢電影劇情的公式，很自然推測：這個神秘的短籤，一定是某位知道命案內情的人，以匿名方式所提供的線索。

「當然，也不能排除有人惡作劇，在喪家傷口灑鹽。」雋音也想到

人性的齷齪面。

「愛慈育幼院，」他喃喃自語：「名字有點熟，好像在哪儿聽過？」

想了一下，想不出來。信件的真實性如何，更加無法判斷。

困惑的時候，他就想起王敏超。

王敏超是他父親的得意門生，文史工作追隨者，目前擔任某報駐N縣特派記者。他見多識廣，父親的喪葬事宜，全靠他大力幫忙才得以完成。

雋音相信王敏超一定會提供很好的建議。

他看看手錶，時間還很早，才清晨六點多。王敏超報社工作不分晝夜，現在一定還在睡覺，雋音決定晚一點再跟他聯絡。

回家就收到匿名信，雋音的心有些紛亂。今天就是父親百日祭，既然心緒紊亂，雋音想：乾脆趁早去看看爸爸吧，不要待在屋內，坐困愁城。

心意既定，他把父親遺留，已然塵封的腳踏車牽出來，擦拭灌氣後，往墓園方向騎去。

3

嚴明清葬在附近公墓，騎腳踏車大約十分鐘即可抵達。

通向墓園的道路兩旁，架立竹竿懸繫燈籠，原本是當地農曆七月的習俗，意在替陰間好兄弟照路。雋音記得，父親殯葬時燈籠看起來還很新，深紅一排隨風翻盪，煞是顯眼。

三個月後，燈籠仍懸繫著，應該是風吹雨淋吧，顏色褪去成為一排白燈籠。曠野勁風一陣陣襲來，燈籠胡亂飛竄，憑添墓園淒涼。

他父親的陵墓靠尾端，雋音得騎車穿過整個公墓。清晨時分，偌大公墓空無一人，快抵達父親陵寢時，他卻看到一輛水粉色腳踏車，看型

樣是女生騎的，孤零零停在路旁。

腳踏車很乾淨，不像遭人丟棄，雋音很訝異這麼早就有人來。

他正要停車，清晨沉謐的空氣中，突然傳來一曲清澈的女歌。聲音不大，卻聽得出不是遠方傳來，近在咫尺。歌者應該是悶著聲音吟詠，不想唱大聲。

清晨、墓園、少女之歌，任誰都會側耳傾聽，更何況是雋音。他是維也納音樂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對聲音的敏感不在話下。

極悲涼、質樸的旋律，一下間，雋音就完全被抓攫住，而且愈聽愈訝異：耳邊這段憑空而降的旋律，每一段樂句都終結在他完全無法預期的音高上，不但不是當代聽慣的大小調，也跟他涉獵過的東南歐古老調式、非洲土著音樂、中國五音調式等完全不同。

亡父百日當天，在他陵前和這段旋律邂逅，雋音恍惚迷離。他產生了錯覺，認為：亡父向他傳遞全新的訊息，意在拓寬他的知識領域。

這並非不可能，嚴明清生前常扮演類似角色，把新近採集到的民間歌謠傳送給雋音，提供他更多資訊，擴充博士論文的音樂學論述。

他懷著想像跌跌踉踉走進父親墳頭，淚水模糊掉視線。隱約之間，看到一個女孩的身影。

女孩原本跪在他父親陵前，閉著眼兀自吟詠神秘的旋律。雋音不期然闖進來，使她受到很大的驚嚇，不但歌聲立即停住，還馬上做勢要走。

「妳來祭拜我爸爸嗎？」雋音很自責，手指著父親的墓石，急於表達自己的身份，讓她安心。「很抱歉，嚇到妳了。」他說。

然而受驚的女孩完全無意搭理他，蹲到地上，手忙腳亂，自顧收拾擺地上的東西。

雋音看傻了眼：檳榔、芋頭，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放在鋪平的姑婆芋葉上。姑婆芋莖梗，綁著幾束芒草。

「在扮家家酒嗎？」他想，「莫非是爸爸學校的小學生？怎麼這麼早就來？」

雋音不是善於交際的人，對方毫無交談意願，一時之間他愣住在原地，眼睜睜看著女孩把東西收進一個提袋中，頭也不抬默默離去。

兩人錯身時，雋音卻馬上認出她，在父親葬列中瞥見過。

在小孩群中，她很顯眼，比其他小孩成熟很多，有點小大人的味道。最特別的是她的頭髮，長及腰身，束綁得很整齊，捲燙過染成棕色。

小孩子頭髮就精編成這樣，不想注意也很難。

「她和爸爸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嗎？」雋音想：「參加爸爸殯禮還可以理解，學校的代表嘛！但是，百日祭來爸爸墳前祭拜，大清早自己一個女孩……。」

他只能眼睜睜看著她走。

4

晨光從雲端慢慢滲出來，遠處山巒的嵐氣開始蒸散。

雋音在父親墳頭默拜許久，接著便呆坐在那裡，他想等等看，看能不能等到母親。十年前她便削髮為尼，遠離凡塵。雋音了解：對母親來說，塵緣僅是幻影。出家想參透的正是情緣。有這種認知的人，是不能再沾染塵埃的。

雋音懂，他很懂，甚至比一般人都還懂，他的童年跟空梵清音息息相關。小時候，父親狂熱於田野文史工作，護育他的責任由母親一手挑起。每逢假日，父親騎著摩拖車往外跑，母親就告訴他：「走，跟媽媽去菜庵！」

母親所說的菜庵，就是『靜庵』，她現在出家的尼姑庵，位在她娘

家附近，母親說做孩子時，她就愛去那裡，喜歡聽庵裡的誦經聲、木魚聲。他跟雋音說，若不是家貧，外祖父希望她去讀師專，日後做老師貼補家用，或許做孩子時，她就去做尼姑了。

「這樣，世界就沒你了。」媽媽每次都跟他說，用清澈的眼神凝視他。

「如果我不在世界，那麼，我會在哪裡？」雋音問。

「我不知道呀。」母親答：「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就到廟裡唸佛，希望可知道答案。」

每次母親跟他說完，總是憐惜的看著他，她的眼神中有一抹憂傷，雋音雖然很小，卻感覺得到。而且，隨著他年齡愈來愈大，便愈了解母親眼神中的哀傷。那股哀傷滲出別離的氣息，一直在跟小孩預示：孩子，總有一天媽媽要離開你。

果然，雋音一考上大學，母親隨即申請退休，遁入空門。

其實這是一段漫長的過程，並非突發事件，但是十多年之間，雋音對於父親的心情並不是非常了解。父親是憤怒呢？還是諒解？他悲傷嗎？照理說，伴侶離去應該是重大打擊，但父親僅只平常以對。

出家，多麼重大的決定！但是父母毫不費力完成這件大事，在雋音心中難免留下問號。父親絕口不提這件事，狂熱於工作中，雋音覺得他刻意避開『被拋棄』的創痛。於是，自從母親遁入空門後，雋音慢慢同情起父親，對母親的怨，相對便增加起來。

父親亡故，最先接獲消息的人不是雋音這位凡塵之人，因他在維也納。母親是警方最先通知的人，在政府的檔案上，林素梅仍然是嚴明清的配偶。

雋音在父親靈堂看到母親，一幕錐心泣血的情境。她，志在遠離塵世情孽的尼姑清荷，雙眼闔住，整天不發一語。她深刻的呼吸，一手緊緊握住雋音，另一隻手不停數著念珠。她刻意禁語，很少跟雋音說話。

偶而，她張開眼睛瞥視父親的遺照。

如此，一路陪伴雋音，完成父親的葬禮。

「爸爸百日時，我會再回來。」

母親返回靜庵時，雋音先行把預定的行程跟她說。母親點點頭，並未多言，飄然而去。

雋音相信：母親不會忘記。但是她會不會來？她怎麼決定？這才是重點。

他等了許久，並沒有等到母親。一整天，母親也沒有跟他聯絡。

5

王敏超一接到雋音的電話，馬上就趕過來。他抱怨雋音，事先沒有告知回家的訊息，否則他會到機場接機。

聊了一下，雋音把奇怪的便條紙拿出來，遞給王敏超。王敏超的反應超乎他想像，臉上馬上閃現一股疑惑驚訝的表情。

「怎麼了？」雋音問。

「你知道嗎？」王敏超嗓門大起來，「上禮拜，我也收到一封信，裡頭的便條跟這張一模一樣，當時我根本不以為意，就把它丟垃圾筒了，沒想到你這裡也被丟了一封。」

「你看，跟我爸的事有關嗎？」

「若只是寄給我，當然無從判斷。」王敏超說：「畢竟我是記者，千奇百怪的信件都有。但是，還丟到你家，信件的針對性就很強了。」

「愛慈育幼院在哪？」雋音問：「聽起來很熟。」

「在里霧山呀，你忘了嗎？」王遠超提醒他，「嚴校長剛當校長時，就是調到那裡的小學。」

王敏超一說，雋音馬上想起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陳年舊事，爸爸

在偏遠山區服務，他跟媽媽去過幾次。因為交通不便，都是爸爸騎摩托車載他們入山。蜿蜒的山路，沿途杳無人蹤，浩大的山巒橫亘在天際峰峰相疊。幾度山窮水盡疑無路，最先看到的，就是愛慈育幼院。

「再十分鐘就會到部落了。」育幼院有如地標，爸爸每次都這樣說。

雋音回想著育幼院外貌，印像最深的是幾棵高大的古樹，綠蔭遮天，每棵樹都吊綁著鞦韆。那正是最吸引小孩目光的，幾次經過時，雋音總愛盯著看。正在嘻鬧的孩子看到他們，就從甩得高高鞦韆上一躍而下，衝出來，一群人像賽跑那樣衝到他們旁邊，邊追趕摩托車，邊猛力揮手，喊叫：「校長好。」

有一次，一個身材高瘦的外國人，穿黑袍，拿著竹掃把正在掃落葉，聽到摩托車聲音便轉過身來。爸爸看到他就把摩托車停下，很有禮貌跟他打招呼。

當時外國人很少，他是雋音第一個近身接觸的外籍人士，也因此腦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雋音還記得他湛藍色的眼眸，散發出溫煦的光彩，很好奇的打量他。

「好可愛的小孩，」他用修長的手摸雋音的頭，說：「你爸爸說你是一個小音樂家呢，會彈鋼琴也會拉小提琴。我最喜歡聽小提琴曲了，你會拉什麼？」

他講國語有種奇怪的腔調，雋音很不習慣，偎在爸爸身上不敢回答……。

「我想起來了，」雋音猛然大悟，說：「難怪名字聽起來很熟，是不是有一個外國神父。」

「對對對。」王敏超說：「田約翰神父，他已經過世了。」

說到田約翰神父，王敏超的眼睛流露出敬重的光芒，他跟雋音說，田神父在這裡已經住了四十多年，一輩子奉獻給這裡。為了表彰他的貢

獻，幾年前總統還曾經贈助給他。

「那愛慈育幼院現在一定赫赫有名。」雋音猜想。

沒想到王敏超給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說幾年前神父過世之後，再也沒有人願意接手育幼院，育幼院在山裡慢慢荒蕪。目前，N縣的文史工作者計劃請政府出面，將育幼院整建，保留一個重要的人文據點。

「育幼院在山裡，而且已經荒廢掉，」聽王敏超這麼一說，雋音反倒擔心起來，把手中的便條紙甩一甩，說：「這樣，會跟我爸扯上關係嗎？」

「不知道！」王敏超說：「不過我們還是去看看吧，我記得育幼院裡面好像有一棵大杉木。」

6

王敏超開著吉普車，在山裡顛簸前進，雋音已經好久沒來過這裡，隱沒在天邊的山巔雲彩，依稀有點模糊的印象，屈指一算，卻已經是十多年前的往事。

大約二個小時車程後，他們來到育幼院。果然如王敏超所說，育幼院已經荒蕪了，蔓藤和芒草侵吞了原本的庭園。走進去一看，雋音記憶中那些鞦韆都還在，只是繩索已經潤了些濕苔，顯現斑斑綠綠的色彩。

「有沒有看到杉樹？」雋音問。

「雜草太高了，視線都被擋住，只好先進去，一棵樹一棵樹去找。」敏超答。

他們鑽進草堆中，尋找紙條裡頭所說的杉木。很快的，才第二棵樹，他們就從針狀的葉子斷定是一棵杉樹。

「有什麼東西嗎？」兩人不約而同往樹根處看去。果然，樹根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土塚，隨便堆疊的土丘，很潦草，一眼就看出不是原來

就有的地貌。裡頭隱然埋著東西，雖然看不出全貌，從些許破散掉的塌洞，仍可約略看出一個黑色塑膠袋的邊角。

「要挖出來看看嗎？」雋音問。

「當然！」敏超答。

他有備而來，不但帶了土鏟，還準備好幾副手套。在車上時，他就跟雋音說，「如果真的有什麼東西在那裡，記住，先不要摸，不要留下指紋。」

嚴格說起來，樹根的東西根本不是埋著的，只不過用一層薄土隨便鋪上去而已。王敏超才挖了幾鏟，裡頭的東西就已經露餡出來。跟他們原先猜想的相近，是一個黑色的塑膠袋。

「很輕。到底是什麼呢？」敏超戴上手套後，把塑膠袋提捏出來，袋子差不多一個籃球大小，束紮很寬鬆，因此無法從外觀猜測出裡頭的物件。

「打開看看吧！」雋音的心劇烈跳動起來，迫不急待要夥伴解開謎底。

敏超何嘗不是。他小心翼翼把袋子的結解開，探頭一看，緊接著便皺起眉頭。

「到底是什麼？」看到他的表情，更加深雋音的好奇心。

「你自己看看吧。」敏超把袋口轉到他那邊。

雋音探頭一看，臉色先是狐疑，接著也轉為驚恐。袋中是一雙平凡無奇的白色廉價膠鞋，通常是泥水工鋪水泥時穿的那種。不過這雙鞋的尺碼特大，雖然稱不上是巨人穿的，然而粗淺去判斷，卻會覺得應該是身長很高，搞不好將近二公尺以上的長人所穿。

而在嚴明清命案現場，警察採集到的跡證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幾枚特大血鞋印。這些大號血鞋印，被警方視為重要的破案關鍵。

王敏超還記得警察局長私底下跟記者說的話，他說：「若嚴校長命案，真如大家所說，是議長指使，那他真的太傻了。要找殺手，不找一個普通的，找這樣一個巨人，好像NBA藍球巨星，不是太顯眼了嗎？算一算，全臺灣會穿這種大鞋的，又有幾個人？」

當然警方也不排除『故弄玄虛』的可能性，不過無論是否故佈疑陣，用以誤導警方，現場的確留了這麼幾枚血鞋印。根據敏超了解，警方以就這種超尺碼的鞋印為依據，展開大規模清查，想要找出誰曾經買過這種大鞋。

萬萬沒想到，警方查訪陷入膠著之際，他們兩人竟會被引導到這間偏遠荒廢的育幼院，而且裡頭，就藏了這麼一雙超乎尋常的大鞋。

「要送去警察局嗎？」呆了半晌，雋音才說得出話來。

「先不要。」敏超答。

一看到這雙鞋，相同的念頭其實已在王敏超腦袋轉了好幾圈，然後被否定掉。

「洪慶雄在裡面一定有內線，」他說：「而且，案子三個月毫無進展，不知道是不是他在施壓……。」

「咦！」王敏超話還沒說完，就被雋音突兀的驚呼打斷。

「怎樣？」

「你看。」雋音指著袋裡頭，說：「裡頭有一張紙條！」

王敏超探頭一看，果然袋子底部隱約現出白色的紙角。

兩人商量了一下，應該是很重要的訊息，實在等不及送交給警察後再看。仗著已經戴上手套，王敏超決定把紙張捏出來看個究竟。

又是一個驚奇！裡頭竟然也是一張便條紙，跟兩人收到的便條一模一樣。

簡簡單單的，上頭只寫了六個字：『主謀者洪慶雄』。

兩人坐上吉普車回程，雋音心情激動，許多想法瞬間衝上他的腦門。他好似看到了這些證據被呈給檢察官之後，洪慶雄伏法的畫面。他擬想洪慶雄一定又說三道四，說不定會說是栽贓什麼的。他心裡的想法是敏超會把車子開到警局，直接把證物交付警察。

王敏超眉頭雙皺，似乎思考著什麼。

「怎麼了？」看到敏超深思熟慮，似乎有點擔心的樣子，雋音忍不住問。

「總覺得有些怪怪的。」敏超回他：「照理講，這雙鞋子的主人，應該就是兇手。他若認罪，就算洪慶雄是藏鏡人，他還是要背負實際上殺人的罪名……。一般的殺手出任務時就知道會是什麼結果，通常不會這麼做。除非，他跟洪慶雄鬧翻了，要來個玉石俱焚。」

敏超偏頭噘起嘴巴，似乎非常疑惑。

「而且，你想看看，」他看了雋音一眼，「如果他豁出去了，幹嘛找我們，不直接到警局投案就好？更可疑的是，把這麼直接而重要的證物藏到深山的育幼院裡，所為為何？是跟這裡有地緣關係，想要提供什麼關聯性？或純粹是路過埋藏？或怕這個重要證物被搜走？或什麼什麼的……。」

「唉，真的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呢！」敏超看似非常困惑。

聽完這些疑點，雋音一時間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興奮的情緒有點冷卻下來，是一直身處在學院的音樂世界裡頭，對藝術的理解遠勝過真實的複雜面嗎？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他有些頹然。「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你可不可以……。」敏超好像突然想到什麼似的，本來要雋音配

合。然而好似又有什麼反向的念頭在他的腦中出現，話語欲言又止。

「怎麼了？」雋音意識到些許的不對，有些困惑詢問敏超。

「沒啦。」敏超急忙解釋，「本來想說，我回去後先想一下後續怎麼處理，那只鞋子先暫時擺放在你那邊。後來想說，就放我這裡就好了，所以才……。」

敏超答得有些勉強，他一向耿直豪邁，說話很少如此。雋音嗅出了些許的不自然，也不知道怎麼接口，勉勉強強應了聲「嗯」之後，索性先噤口不語，任腦中複雜的思緒和窗外景物交互即興纏動。

敏超則佯裝專注的看著山路，不時啐一兩口髒話，詛咒時而隆起時而凹陷的路面，連他的吉普車底盤都要被刮到了。說這些話，他想潤飾這短暫的尷尬。

實則，敏超心裡超重的啁嘆著。竄昇進他腦海的疑問一個接引著一個，當連到「會不會這鞋子根本是假的，是在作弄我們」時，他不覺想起嚴宅兇案中最引人側目的血鞋印。

「若這雙鞋是真的，不管是兇手或任何人放的，那，鞋底是不是會染著血跡？」的想法竄進他腦海。

從杉樹根挖出來的黑色塑膠袋置放在他的腳踏墊上，因為他在開車，當下就想請雋音看看，鞋底看不看得出血跡？

可是話才衝出口，下一個念頭旋即湧生出來。

「那可是老師的鮮血呢……現在會乾成黑褐色嗎？雋音看了會不會撫物生情，又要承受一次劇痛？」

想到這裡，便硬生生把已經衝出嘴巴的話語又給阻住。

雋音還是看出了不對，著實讓王敏超懊悔不已。他們兩人相識很久，雖然個性南轅北轍，然而互相了解。雋音敏感多愁，敏超可是知之甚詳。若因為自己的魯莽而觸動到雋音的神經，可是敏超最不想發生的事情。

「送你回家嗎？」好不容易車子開出山路，回到平坦的路面，經過幾間蔭在山腳利用潮氣種菇的木寮後，村鎮的聚落隱約浮現。敏超問雋音目的地為何？

「噢。」雋音卻以些許困惑的口氣答說，「請問你知道水勢湍是什麼嗎？」



第三章

1

水勢湍位於N縣主溪烏沙溪出山口。水勢湍是一個古老的土名，只有比較老一輩的人使用，雋音說出這個詞時，敏超很訝異。在敏超印象裡，雋音是一個弱質敏感的藝術家，沒什麼土味，說是一個國際人好像比較貼切。怎會知道這個土名？

雋音解釋原因：上次回臺處理父親後事時，警方曾要求雋音協助找尋檔案……。

「喔！」聽到這，敏超不覺回憶起命案現場，地板上二個蘸血書寫形似「SIII」的字。檢察官驗屍時也驗到老師左手食指沾有鮮血，初步研判應該是噓氣前勉力寫下，想要提供某條線索。

雋音未返臺前，師母原先被冀望能協助破案。她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家屬。敏超完全認不出她。他已經好幾年沒看過師母，平常老師都單獨行動。師母身著淺灰色比丘尼僧袍出現時，所有人都嚇了一跳。本來以為是助唸的尼姑來了，眾人都訝異消息傳播的速度。

師母的面部表情敏超永遠忘不了。因於新聞工作的關係，平常他憑第一表情幾可猜擬人心。然而師母，或稱尼姑清荷吧，她的表情複雜難辨，深刻的悲痛外，似乎含著某種了然。不太是宗教性的，屬世俗的了然，好似她早已預知的情況終於發生了，泛出無力回天的悲傷。

「SIII」，根據清荷研判，應該是檔案編目。這可把眾人難倒了。嚴明清致力民間音樂和習俗採集超過三十年，累積的資料浩瀚繁雜。命案當天勘驗的檢調人員到達的第一印象是，他們來到了一間文史資料

庫。舉目可見所有牆壁全部釘成書櫃，堆疊在內的東西乍看並不井然有條，除了大量紙本資料外，還有無數的盤式、卡式錄音帶，影像資料也從VHS、Beta、各式卡帶、到現在的通用的光碟片都有。

而且這些資料上頭，並沒有清荷所說的編目。

「應該是有的。」清荷答得淡然，但頗堅定。「他應該是沒貼在上頭，事實上，這些東西都是歸類過的。」

「沒貼在上頭？那不就是腦袋裡的編目……。」承辦檢察官很無奈的搖頭，說：「那要我們從大海裏頭撈針嗎？」

詢問嚴明清有沒有助手，知道所謂的編目時，青荷直指敏超。「這幾年就敏超跟他最熟，尤其最近……。」

敏超心跌落萬丈深淵，警察局長通知他老師遇害時，他即已承受到那種錐心的墜落。追本溯源，老師之所以捲入護樹運動，就是他起頭推拱出來的。如果下手的真是洪慶雄，那他將一輩子背負愧疚。

他想：師母是在怪我嗎？否則為什麼會說：這幾年就敏超跟他最熟，尤其最近……。

「可是，老師的文史資料我完全沒有參與。」他勉強把實情說出來，卻覺得自己好像在推諉責任。

「還有誰可能知道？」檢察官鏗而不捨追問。

「雋音吧。」師母直截了當回答。

師母的答案讓敏超嚇了一跳，他當然知道雋音最了解這些資料，但不敢講出口。他本來猜師母一定不希望雋音介入。

然而師母卻說了。是希望亡夫的命案早日偵破嗎？

2

世界上最了解嚴明清那些浩瀚資料的人，真的非雋音莫屬。極不可

思議的是，他從六歲就參與父親的工作。一個六歲蒙童竟然參與學術性研究，莫非嚴明清跟貝多芬的爸爸一樣，揠苗助長也想讓兒子成為另一個莫札特？

有那麼一點像，卻也不盡然如此！

嚴明清、清荷、和五零年代許多師專生一樣，都是家境清寒的子弟，雖然天資聰穎，卻因為無法支付普通高中的學費，轉而投考師專成為公費生。這樣出身的人通常無緣學習才藝，尤其是必須支付昂貴學費的樂器，更是不可能碰觸。

嚴明清國中參加管樂隊，粗淺接觸過一些管樂器，勉力考進音樂科後，程度跟同班同學相比落後一大截。

他性格執拗，大家戲稱，跟長相還挺匹配的：濃眉寬鼻小眼，就樣一頭非洲猛獅，盯上獵物絕不放棄。

以鋼琴為例，這項必修樂器，初入學時他幾乎一竅不通，在校五年，不論晴雨寒暑，他立誓每天至少苦練三小時。畢業時程度雖然不到拔尖，畢竟從最後一名爬升到中等程度，是老師口中的典範。

然而有一個科目他再怎麼認真也學不來：聽寫。他總愛自嘲：每次考試題目彈奏出來，就彷彿一大群蚊蠅蜜蜂傾巢飛向他，嗡嗡嗡嗡響成一片，他根本抓不到是什麼音。

教授跟他說：絕對音感的聽音訓練，黃金期在六歲之前。年紀愈大越難。

對此，他頗自怨。

兒子出世，嚴明清決意補足自己的憾事，雋音還在搖籃他就時常播放簡單的旋律，邊在旁哼唱ㄉㄛ、ㄉㄨㄟ、ㄇㄟ……等。皇天不負苦心人，雋音五歲即可以輕鬆辯識所有聲音，路上的喇叭、碗筷撞擊、穿過窗縫的風鳴，只要耳朵聽得到的聲音，他都可以無礙對應回五線譜上頭，確定他們的絕對音高。

雋音有了絕對音感，初始嚴明清只是純高興而已。不久之後他卻發現到，雋音所能帶給他的，不只是望子成龍的喜悅，在工作上，雋音竟然成為他的助手。

話要從嚴明清採集音樂的工作說起。

師專畢業後，嚴明清就先分發到偏遠山區，一個布農族的部落教書。當時統治者以大一統為目標，統治的意識形態無遠弗屆，不只打壓個別族群的語言文化，連原住民部落亦無法倖免。

然而，部落自有生態，常民生活中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珍貴資產。嚴明清的採集源於他首次參與的一個耶誕夜，當晚吟唱聖歌時，族人渾然天成的和音才響起，他就好像感應到電流，聽到渾身都起雞皮疙瘩。那種毫無修飾帶著即興血肉唱出的聖歌，比之他在學校接觸的西方聖歌更近靈魂根處。

會後他懷著敬意，跟美籍牧師朗費羅說：「訓練得這麼好，你是怎麼做到的？他們會看譜嗎？」

「訓練？」朗費羅眨動他湛藍而單純的眼睛，跟嚴明清說：「我完全沒有教他們任何東西，完全沒有。教會只教簡單的聖歌，但是每次唱誦時，他們就自己插進和聲。跟你一樣，我第一次聽到也嚇到了。在這樣的聲音中，我感受到神的存在……。」

牧師說得很虔誠，宗教啟靈意味很重。但是嚴明清被開啟的好奇心，決不能僅滿足於這樣的說法。

他開始搜集資料，發現早在日據時代，日籍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就曾經採集過臺灣高砂族的音樂，且曾以『布農八部和音』之名向聯合國文教組織推薦布農族人不可思議的和聲能力。

看了當時所能拿到的微薄史料，嚴明清的音樂學習之路出現了迥異的轉折點，他模模糊糊的體認到，過去在師專接受的音樂訓練，附屬在西方強勢的音樂體系之下。若他沈浮在其中，終將是泛海的一片小扁舟

而已，以有涯追無涯而無所成就。可是所謂民族誌的田野採集，目前還有無限寬廣的領域待探究，或許因於地利之便，他可以做出點成績也不一定。

於是他一頭栽進民間音樂採集的工作中。

3

對嚴明清來講，一般人在採集時碰到的困難，例如深入部落的辛勞、跟一些老者的溝通障礙、被排斥的挫折感等，他都甘之如飴。然而一如在師專就讀時一樣，他最大的障礙點還是出現在辨識所採資料的旋律定音。他必須花好大好大的功夫，把旋律來回放送幾十次，才能勉強在鋼琴上找出相對的音符。在這個環節上他總是被卡住，延宕時日。尤有甚者，採集到的合唱曲，正如布農和音，傳說緣於蜂群飛翔的嗡叫聲般，他總是無法拆解已經交錯成片的和聲所內含的個別聲響。

無法辨識出聲音，就無法進一步做分析的工作，跟嚴明清要的不一樣。他要的不止是付出努力的採集而已，他希望可以躋身成為一個學術研究者。

半是用心半是無意吧，就在確認雋音擁有絕對音感之後，某天嚴明清福至心靈，想到一卷他已經塵封了十多年，最早採集到的一閩眾唱曲，是一個布農老婦領唱的歌。

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和祥的春日，透過學生引介他來到一棟位於部落西邊的矮房，紋面老婦完全沒有想像中的疏離或排斥感，很自然對他唱出帶有悠遠滄桑感覺的歌曲。當她的歌聲隨風悠悠傳送出去，鄰近幾個住家的老人們先是好奇前來觀看，繼而興起，很自然把個別的聲音加入老婦的旋律之中。

嚴明清半是驚喜半是戒慎把這閩珍貴的歌謠記錄起來，可是一如既

往，回去之後當他嘗試要做分析，卻無法從高亢厚沉的片狀聲音中辨識出個別的聲音。為此他把這個比較複雜的工作暫時擱置，期許自己邊做邊學，最終應該可以擁有比較出色的辨音能力。

他先把重點轉到音樂社會學和民族學誌的論述之上……。

「雋音，來來來。」那年，雋音才六歲，某日嚴明清福至心靈，把愛兒找來，將那卷他視若瑰寶的帶子拿出來，跟雋音說，「我想跟你考試考考看，看你有沒有辦法告訴我，錄音帶放出來的是什麼聲音？」

雋音竟然可以！雖然要適度引導他，慢慢、一段一段去辨識，但是雋音就是可以唱出所有的音名。

才是一個六歲的蒙童，雋音便踏入父親民族誌音樂的領域之中。對此，母親知之甚詳。

警方若要了解「SIII」就是資料編目或是相關的代號，除了雋音之外，還有誰更多知道呢？

4

初聞噩耗時雋音還在維也納，就接過敏超的國際電話，訊問他『SIII』可能是什麼？

SIII？雋音竭盡腦汁思索，卻想不出個所以然。他知道父親資料的排列狀況，很簡單，就是依照採集年序排列而已。最早，幾乎都是深山的原民歌謠，從初當老師到考上校長，父親都在深山學校服務，主要接觸兩個原住民族：布農和泰雅。最早期，也是公認最珍稀的資料，大多是父親探訪這兩個民族老者留下的聲音。

十幾年前他調回平地，因於地緣關係，加上進入民族音樂學領域後其他工作者的啟發引介，父親也開始採集漢民族廟樂，南北管、歌仔戲、隱於民間的老樂手唱調等。

事實上嚴明清採集的巔峰期早過，就雋音所知，近十年來父親的工作幾近停頓，目前他比較有興趣的是跟雋音互相激盪，協助雋音建構廣涵的音樂學理論，完成博士論文。

雋音知道的就這樣。至於父親是否做了資料編目？「SIII」是否為編目代號？甚者，編目代號是否跟兇案相互關連？這些，雋音完全不知道。

「我會試看看……我爸的資料龐雜……。」警方殷切希望雋音可以提供蛛絲馬跡。雋音知道！他何嘗不想解讀出父親用鮮血留下的這二個字：SIII！但他真沒有把握。

什麼是SIII？返臺奔喪那些天，超難熬的日子，他婉拒敏超好意，寧願一個人待在『凶宅』！孤獨清冷的夜晚，窗外蟲聲唧唧，夜風穿過屋外的樟樹葉縫，把悲戚的音調吹送進這個破碎的家！

家破人亡嗎？雋音真的不知道如何自處？

孤夜，他怨起母親。那位抓著他的手，用複雜的眼神看著他的『尼姑』，她是母親嗎？雋音覺得他們的距離好遠好遠，光年的距離，兩個不同價值的銀河系，間隔著浩瀚無邊的空間。

雋音只能把全部精神挪移，去整理父親的遺物。父親寫下的那二個字，好像一縷透明、不確定，卻質地堅韌的蠶絲，串聯起分隔陰陽的父子兩人。他把父親的所有檔案從頭到尾翻閱一次，這些資料他很熟，許多都經他引用作為論文的例證。

但是，一如他先前所想，這些資料中沒有直接跟SIII相關聯的。

雋音轉而整理父親的其他遺物，希望能看出些什麼。嚴明清的工作桌上頭空蕩蕩的，除了紙筆外並沒有什麼東西。桌上那台電腦多半是雋音在使用，就雋音所知父親比較不熟悉電腦操作，他也無法在裡頭找到什麼相關的檔案。

雋音轉而找尋父親的抽屜，裡頭多半都是細碎的雜物：別針、便利貼、訂書機之類的。唯一能夠稍稍看出他可能的動態，只有一本日曆手



冊而已。

雋音翻閱手冊，父親最近比較密集的活動，多半跟護樹聯盟相關：開會、座談、記者會、上街訴求。除掉護樹聯盟的活動，日曆手冊多數欄位是空白的。倒是，這些空白的欄位中，有的地方很潦草的寫著『水勢涌』三個字。

因為書寫水勢涌三個字的地方還不少，而且多數是跨欄位，塗鴉般的寫法，雋音直觀上覺得父親是腦中思索著這三個字，在無意識狀態寫上去的。

「水勢涌？」雋音很好奇，「聽起來像是地名，在哪呢？為什麼爸爸會寫這麼多？」

5

車子快要到達水勢涌時，敏超好像突然想到什麼，問雋音：「也許嚴老師要來看丁笛妹表演吧……，你還記得丁笛妹嗎？」

「丁笛妹？」雋音覺得這個名字很熟，但是沈沒在腦海最最底層了，一下問想不起來是誰？

「那個矮子啊，師母教過那個。」敏超提醒雋音，「很會唱歌那個矮子。」

已經沈沒在記憶底層的那段回憶，隨著敏超的話，不知不覺就浮升了起來。緊跟著，一個晚昏畫面顯現在雋音的腦海：童年，太陽即將下山的校園，他和笛妹坐在東側遊樂場的鞦韆上頭，夕陽貼著西邊遠天的山巒，柔和的霞光投射到整片校園中。雋音眯著眼直視晚昏夕陽。眼簾中的山巒、教室、校園的杉、樟、椰、榕，全部逆光，蔭黑成一片外廓。

他們晃動鞦韆，銹了的鏈條嘎動輪軸，發出噦噦吱吱的音響。在這片溫馨，略顯寂寞的晚昏景致中，笛妹不知怎麼，很突兀就張口高歌，

對著天地高亢的唱起歌。

她的聲音悠遠深厚，唱出的旋律跟當下的景致那麼相稱，頗有遺世孤絕的味道……。

雋音略算：笛妹是五年級成為媽的學生，兩人那時才開始熟識。他大笛妹一歲，雖然才六年級，對音樂早慧的他，聽笛妹唱歌卻聽呆了。

那是什麼歌呀？聽都沒聽過。其時，雋音雖然還沒有音樂體系、風格的確切概念，然而長期接受父親熏陶，模模糊糊之間卻也感知到，笛妹的歌是體系邊緣之外的，自發性很強，並不依附什麼系統。

他覺得旋律好特別，有趣，不自覺就想跟唱。於是，像模仿前行者走路般，他緊緊跟在笛妹後頭追著她的旋律唱。笛妹知道他跟唱後非常高興，唱的更加高亢即興。雋音索性不跟了，兀自用自己的旋律跟她進退交匯、上下起承，兩人大玩聲音遊戲。

「爸，」他把自己的發現告訴父親，「媽班上那個矮……嗯，丁笛妹，很會唱歌呢。不過她的歌怪怪的，很特別，你要不要採集？」

雋音想得單純，回到平地之後，父親常深入民間採集『素人之歌』。他覺得笛妹以可以算是『素人』吧。

「丁笛妹？」沒想到父親表情丕變，說：「誰啊？」

「就那個……，喔，住在菸樓的。」他說。

雋音本來要說笛妹是『矮仔』，大家都這樣叫她。不過媽嚴格禁止班上的人，當然也包括雋音使用這種歧視性的字眼。所以他強把話收住。不過他認為要說矮仔，父親才會知道笛妹是誰。父親擔任學校校長，全校的學生那麼多，父親不可能知道誰叫丁笛妹。

倒是『矮仔』，父親是一定會知道的。事實上，矮仔家族，根本就是雋音童年生活的一個重要印記。他們不知從何而來，住在一座原本要棄置的菸樓，經營煙葉燒烤的工作。

雋音和一群玩伴，喜歡借用神秘陰鬱的笛妹家族，編織無數的驚悚

故事。對於蒙童而言：外觀迥異，生活孤僻獨立的矮人家庭，彷彿是躲藏在人間的妖精。

「我曾經偷偷去菸樓，想要查看他們晚上到底在幹什麼？」童伴中，最皮最無羈的『痢仔』跟他們說：「結果你們猜我看到什麼？」

「殺小孩。」

「吃死貓肉。」

「吃蜘蛛。」

小孩胡猜亂猜。

「都不是。」痢仔說：「我從窗戶看到他們家紅通通的，好像火災哩。」

「拜託。」馬上就有一堆人吐槽痢仔，「他們在幫人烤菸草，屋內可能就會有火光，紅通通啊。」

「喂喂。」痢仔馬上回嘴，「他們哪可能住在烤間裡？我看到的是他們的房間呢。烤煙間根本不在那裡。」

「房間竄火光？」大家被痢仔的描述引到一個詭異的想像中，卻猜不出個所以然，「在幹嘛？」

「好像在跳乩呢。」痢仔瞪大眼睛說，「我看到一些奇怪的黑影，在火光中擺來擺去的，手也不停揮動，和廟裡的童乩好像。」

「而且，我爸也說。半夜他去田岸抓水蛙時，經過菸樓，也跟我一樣，常會看到紅光和黑影，跳來跳去。」痢仔強調說：「你們若不信，找一個晚上，我們偷去看看。」

「好啊！」「誰怕誰？」「走啊！」眾小孩鼓譟不歇。

雋音因母親教誨，心中略有顧忌。但他當時年紀畢竟很小，好奇心又重，也就加入痢仔領頭的探險隊。

認識笛妹之前，他就曾經夜探過她家。

雋音約八歲時搬入現在的住家。當初尋覓房子，意見常常相左的爸媽倒是有一個共識，希望房子在郊區，有空地，可以蒔花種菜。

他們看上市鎮邊緣，一塊靠近樟樹林道的土地。位置有些孤絕，雋音如果要找同伴玩耍，大概要走十分鐘到鄰近的小村莊，他的同學多半住在那裡。

夜探菸樓那天，雋音跟同學約好在村莊廟埕相見。他從家中騎單車前往，心裡有點忐忑不安。菸樓在他家和村莊中間，不臨路，必須跨過一畝菸田才到得了。路過時雋音遠窺菸樓，只見到暗夜的黑影，並沒有痢仔所說的火光。他的心七上八下，很想毀約回家。

雋音擔心母親會責怪他……

他第一次看到矮人，是剛搬到新家時，陪同父母前往村莊小菜攤買菜。散步在樟樹蔭下，一家人怡然自得。道路兩旁種滿菸草，碩大的葉片在風中相互摩梭，發出颯颯的聲音，韻律起伏有致。

經過菸樓時，雋音還不知道那是烤菸草的房子，它矗立在一片菸草田中，斜頂，厝瓦厝身都是黑灰色的，雋音只當它是一間挑高的農舍。

走著走著，他意識到高大的菸葉上緣好像有東西滾動。本來只是餘光邊緣瞄到，卻觸動到防衛神經，他驚覺地望向菸田。

他竟然看到一個人頭。兩相對眼看到。雋音愣住了，是一個成人的臉，但個子那麼矮，是故事書中提到的侏儒嗎？

看到雋音顯然被他嚇到而警戒著，矮人似乎有些猶豫，不知道要不要繼續走出來，略略頓在菸田中間。

「丁先生。」兩人僵著，媽媽卻開口跟他打招呼，「要出去嗎？」

原來媽媽知道這個矮人。

「嗯。」矮人諾一聲，表情有點彘扭，很勉強的走出菸田。「老師

好。」他跟雋音媽媽打招呼，顯然也認識她。

兩人站在路邊寒暄。雋音畢竟還小，藏不住好奇心，直挺挺打量矮人。他還不到媽的肩膀，比雋音矮。雋音覺得好神奇，肆無忌憚觀察他，想要看出一些符合書本描述的特徵。

但眼前這個矮人長得很勻稱，就只是正常人的縮小版而已。既不像白雪公主的七矮人，也不像住在洞穴，擅長操弄巫術的侏儒。

比例勻稱的矮人，很奇怪的，多看幾眼後，雋音就不覺得他矮。

矮人知道雋音在看他，很不自在，有些生氣，還回瞪了雋音幾次，眼神散放出不滿跟警告的目光。

這些嚴明清應該都看在眼裡，卻沒去阻止雋音。

倒是平常脾氣溫和的媽媽生氣了，矮子離開之後，很嚴厲的訓斥雋音：瞅著一個肢體較特別的人直看，不止不禮貌，更是對別人的傷害。

「你這樣子，媽覺得很痛心！」媽媽說得很嚴重。

「哎，小孩子嗎，教他就可以，幹嘛說成這樣？」爸爸替雋音說話。

「難不成要跟你一樣，為了自己，都不顧他人感受？」媽罕見的回了重話。

為了矮人，父母竟激烈的爭吵起來……

想到這些事，雋音為夜探菸樓這件事而忐忑不安。

但他畢竟還是去了，小男孩之間有一種比膽量、講義氣的氣氛，讓他寧可背著母親，不去違拗講定的事情。

7

他們從廟埕出發，摸黑往菸田走過去。雖然一行七八人相互壯膽，可是慢走過夜晚的菸田，還是挺恐怖的。

對雋音來說，菸草這植物並不那麼友善，葉片大大的，好像大象的耳朵。白天看起來還好，暗夜探望過去，真的有若幾萬頭大象臥伏在地面，緩緩煽動碩大的耳朵。加上遠方偶而會響起不知名的怪聲，也不知道是公路夜行的卡車剎車了，或是真的有不知名的動物夜嚎，一群小孩走得心驚膽顫。

進入菸田中更可怕。那是雋音第一次深入菸田，以往路過，他也曾經好奇，略略走進去，最多幾步而已。

夜晚，薄薄的初露已沁濕田畦表層，走起來軟軟的，很不實在。雋音所害怕的象耳朵，好像故意要嚇他一樣，隨著風，時而搔動他的臉，時而搔動他的脖子耳朵。

走在大路時，本來一群人還敢說話，慢慢臨近菸樓，每個人卻都嚥口不語。田埂其實蠻寬的，不過被兩側的菸草交疊包覆住，寬度好像縮減，感覺很窄，像走鋼索。

腳步聲，心跳聲，呼吸聲，每種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的。大家很有默契都不敢講話，怕洩露行蹤。

不知怎麼，雋音感覺到大家跟他想的都一樣：放棄探險計劃，回家去！同時，他也感覺到沒人會提出來。雖然還是小孩，大家就已經很愛面子了。

菸樓僅在一畝菸田後，一下子就到，根本沒有太多時間讓雋音去整理腦中的想法。才一下下，真正臨近菸樓的恐懼，瞬間取代剛才的所有複雜感受：大象耳朵般撫弄皮膚的菸草、放棄計劃回家的軟弱、絕不示弱的武裝等，全被迫近眉睫的恐懼吞噬掉。

痢仔走在最前面，他不愧是老大，帶兵毫無懼色，只見他走出田畦，直截了當就低下身子往菸樓方向伏行而去。抵達菸樓之後，他半蹲在牆緣，招手叫大家過去。七八個小孩魚貫潛行，一下子就聚攏到痢仔據定之處。他們上頭有一扇窗戶，根據痢仔的描述，那扇窗應該會透出

紅焰的火光，鬼魅般的黑影映著火光跳舞。

實則，窗戶只有黃燈泡散發出穩定溫和的光色，並沒有任何火光跳躍的狀況。

他們不敢發出聲音，用手勢質問痢仔：根本啥都沒有，你說的可當真？要回家嗎？

痢仔用手勢要大家稍安勿躁，再等一下下。約莫這時，屋內倏地響起奇怪的聲響，一個低沈，喉間的震動音。雋音對聲音很敏感，追聽著這個奇怪的聲響。聲音慢慢上揚往高音方向移動，震動頻率愈來愈密，綿延纏繞住，完全聽不到止住的趨向。

到這個時候，所有入侵的小孩才都聽到聲音。大家全都警覺起來，沒人敢動。日後，只要回想起這個記憶的斷片，雋音總不自覺會聯想到一個探險隊，來到人跡未曾抵達過的秘境洞穴。裡頭一片黝暗，大夥正商議著是否前往時，裡頭倏然響起聲響：不知道是動物？人？鬼？或啥的聲響。那是完全是未知的生命，無法推斷的形貌、大小、善惡……。

當年，他們就是在那樣的狀態之中，驚恐、失準、無所據。

聲音繼續高揚，以走勢去判斷，雋音覺得好像要加入舌震音，跟西部片中印第安人繞行篝火，狂喜後狂迸出的音效一樣。然而沒有，上走的音響反向變弱。

在這個時候，雋音辨識到有另一個聲響染滲進來。新音接續舊音，染配滲透恰到好處，讓人以為是同音持續前進。

若沒有聽錯，雋音覺得應該有十幾個人在接力。他足足聽到兩輪，真得就像在練習接力一樣，不停的傳接著。他隱約覺得傳接者似乎有一個目標，想要讓聲音聽起來是一人所為。

大地肅靜，聲音突然從屋中傳出來，雖然並不大聲，卻有些嚇人。雋音一行畢竟都是小孩。聽著聽著，恐懼之心一直在加深。

當這群蒙童已達驚嚇的臨界點時，聲音突然間有了變化。原本是由

低而高的音，遽然停在一個音高上，然後不知怎麼，一如雋音開頭時預期般，竟開始有了舌震音。哩啦哩啦的拍打口腔。

雋音當場有些愣住。轉折點應該是由一位唱假音的老女人所主導，但他並不確定。

兀自想像時，不知怎麼，他們中間有一人驟然狂叫一聲：「啊！」緊接著狂奔而走！

狂奔出去的是黑皮。緊接著，原本蹲踞躲在窗下的一群小毛頭全都衝奔出去，往菸田奔竄過。

雋音是最後一人起跑，他就是容易被聲音吸引住，正想細聽轉為震舌音之後，是否還會有人續接？就差這麼一下下，他竟然落在最後頭。

雋音趕快去追小孩群，他慌亂的揮動雙手，撥開大象耳朵般的煙草。他一直衝，好不容易跑到大路上，路燈的燈光取代菸田的黝暗。他看到童伴們一路狂奔，誰也不等誰，他被遠遠拋在後頭。

他卯足全力追過去，前面的隊伍卻愈拉愈開，把他遠遠拋在後頭。他一直狂奔，腳步聲拍打著柏油路面，影子在一排路燈照射下拉長、縮短、重疊、分離。

好不容易跑到廟埕，一行人驚魂未定。等終於看到雋音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黑皮拍拍胸脯說：「還好，嚴雋音也來了。本來，我想說你被巫婆捉去了。」

話還沒說完，痢仔搶了他的話說：「黑皮，都是你啦，跑那麼快，又叫那麼一聲。你實在有夠膽小，要不是你，我們就可以待久一點，你們也會看到我說的火光，還有他們跳乩。」

黑皮並沒有因自己的逃跑而慚愧，反而很理直氣壯地說：「哎，你們自己說說看，那個聲音，是不是就是巫婆的聲音？哪有人一開始先像牛在哭一般，嗡嗡這樣叫，接著愈來愈高，然後舌頭喇來喇去的？」

「一開始我也不怕，後來他們開始喇舌，根本就是在念咒語了，應該是有妖怪、巫婆在裡頭。我們如果不跑走，搞不好被抓去殺掉，做肉乾呢。」

眾小孩七嘴八舌鬥起嘴來。雋音加入戰局，說：「哪是一個巫婆的聲音？那好幾個人在玩接力賽呢。」

大家天馬行空無止境的聯想，卻只有雋音『想像』的接力賽完全沒人支持。「哪有人玩什麼接力賽？」他們噙雋音，「你根本就亂聽一通。」

8

「丁笛妹？」記憶翻轉了幾輪之後，雋音問敏超說：「看表演？我爸會來看什麼表演？」

「喔，你大概不知道吧，」敏超說：「去年初，水勢涵蓋了一個小型的遊樂園。主打我們這裡的風土。呵呵……你覺得我們這裡會有什麼風土啊？」

敏超看了雋音一眼，覺得雋音會答不出來。其實他錯了，雋音學的是音樂，需要獨處安靜，比較少在外面跑來跑去。雖然如此，故鄉種種他知道的卻不少。

他實際踏過的土地、實際見過的風景，都清晰存在他的心中。加上他跟著父親採集，聽過的民間吟唱本來就不少，見過的人也有一些，風土人情他還蠻熟的。

但他的天性本來就不擅強辯，所以也不想解釋太多。

敏超看他沈默，以為他真的搞不懂，便進一步解釋說：「說真的，我也不知道這裡有什麼風土。應該說，實際上擁有一塊土地，就會有風土吧！」

「所以，業者便選擇烏沙溪切穿百駝峰，流出山脈這片靠近河床的土地，跟地主承租，規劃成遊樂園。」

敏超透過前車窗掃視河床。視野轉到右後方時跟雋音介紹：橫亙在溪床那脈墨綠色的小山就是百駝山。

「你不覺得這個山脈很有趣嗎？」他要雋音仔細看。

雋音知道那座山，家後院就看得見，只是距離比較遠。就近一看，百駝峰名字取得還真妙：前緣是溪水切割口，山形像極駱駝曲頸飲水。後續則峰峰交疊，綜觀如無數駝峰。

「嗯，真的很像一隻百峰駱駝！」雋音點頭稱是。

「遊樂園規劃了數個區域，像是原生植物區、可愛動物區、野餐區、遊樂區等。當然啦，最賺錢的還是遊樂區。想也知道，就是擺放一些制式化的遊樂設備：旋轉木馬、旋轉咖啡杯、雲霄飛車、海盜船……之類的。」敏超繼續說。

「我爸應該不會來看那些東西吧。」雋音有些困惑，「他應該還蠻反對那些噱頭的。」

「喔，對啊！」敏超說，「你爸當然……嗯，應該是……不喜歡這種東西的……。」

敏超說得斷斷續續的，讓雋音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他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敏超，尋求答覆。

「嗯……，應該這麼說吧。」意識到雋音的質疑，敏超沉吟了一下才回答，「我應該是比較反對的人。」

「什麼意思？」雋音益發好奇。

「你也知道我是做什麼的。」敏超說，「我做的是社會運動，反歧視、護生態、重環保。遊樂區會破壞生態。」

「我爸應該也一樣吧？」雋音很困惑。

「嗯……，沒錯。」敏超又有點結巴。「他應該比沒考慮到丁笛妹

他們的感受吧……。我覺得，她們是被歧視，迫害的人。好像，不能當動物那樣看他們。」

「我爸應該有這種意識吧。」雋音不解。

「也許吧。」敏超聳聳肩。「我只是覺得，我們好像不該去『看』他們。」



第四章

1

「我進去看一下。」他跟敏超說謝謝後，兩人就地先分手。

雋音踏進遊樂園。門口看似有一個哨崗，卻沒有人看顧。他稍微探看一下，四圍也都沒人，不知道今天是休園或營業時間未到？

他逕自往裡頭走過去。

一陣清風吹來，帶著氣漩，把他的頭髮和衣服都吹膨。熟悉又遙遠的感覺，童年的溪風！他腦海倏地迴旋出往日畫面：以前，父親常常帶他到這裡放風箏，溪風野大，一下子就可以把風箏吹上天際。

這裡本來是一片大河床吧，他回憶起來，上面覆滿上游沖積下來的鵝卵石。現在地貌完全變了，河床已經整地填平，往前方稍稍瀏覽，可以看到旋轉木馬、旋轉碟杯、小型雲霄飛車、小型賽車場等遊樂設施。

「遊樂區主打我們這裡的風土。」他想到敏超的話。

「什麼鬼？」看到這些頗低階的遊樂器材，雋音有些明白，為什麼敏超說話時有股憤恨之氣，這些東西，跟這裡的風土有何相干？說穿了，根本就是一些廉價，到處都看得到的物件。

他往裡頭繼續走。穿過那些遊樂器材後，水泥地面消失不見，腳底踩到的是碎石。空氣中飄散出淡淡的獸腥味，雋音看到路兩旁出現一些籬網。一隻淺褐色山羊頭看到他過來，走到鐵絲網前看著他，發出咩咩的叫聲。

「喔！對不起，我身上沒有東西。」察覺到山羊應該在乞食，雋音跟它說了聲抱歉。

接下來，他經過一大片圈養區，匆忙走過，約略看到蟒蛇、帝雉、鹿、山豬、火雞、白鵝之類獸禽。

「這就是所謂的風土嗎？」他覺得好浮面、廉價。同時，卻又有一個疑問在心中產生：為何，父親的手冊裡頭，會密集的寫了那麼多個『水勢湍』？依目前看到的樣態去評斷，昔日佈滿鵝卵石的溪床已被破壞殆盡，再也沒有壯闊蒼茫的感覺，甚至顯得平庸。

照理說，父親斷不可能時常來這裡。

「也許嚴老師要來看丁笛妹表演吧……。」他想起敏超的話。

可是，丁笛妹在哪裡呢？到目前為止，雋音沒有看到闊別多年未見的童年友伴，也沒有看到什麼可以表演的地方。

園區盡頭將至，後頭種了一整排七里香充作界籬，外頭溪水潺潺，從樹縫中隱約可見。

「丁笛妹在哪？」雋音有些狐疑，不知道要往哪邊走。

2

走到園區尾部，雋音正要回走，隱然間眼睛閃到溪床上，好像有幾個黑影在晃動，樣態有些奇特。他覺得很好奇，身體湊近七里香圍籬，想要看清楚。

「是馬嗎？」

雋音看到六個狀似馬匹，但是形體非常矮小的黑影，靜靜站立在溪畔的淺水上。河面光影閃爍，雋音的眼睛不太能直視。從體態上去看，應該是迷你馬之類的動物，可是逆黑的影廓，並無法很確定辨識出來。

雖然無法確知是否為馬匹，也有些距離，它們溫馴的樣子仍然可以隔空感覺得到，沈靜認命，令人著迷。它們站在淺灘上，動也不動，彷彿渾然天成的雕像。溪風吹拂，時而捲動它們的長鬚，黑影貼在光亮顫

流的溪水上，背景是成排靛青色的大山脈。不知怎麼，這個畫面讓雋音看著看著，人竟看呆了。

呆晌了一會兒，他瞥見到，咦，好像有一個人影，從原本似已定格的畫面中滲透出來，先是站著，摩撫中間一匹馬的頭，繼而蹲在馬側。那人好像是在替馬匹擦拭身體。只見他時而彎腰，用水勺狀的東西汲起溪水，濺濺到馬匹身上，接著就用毛刷在馬匹身大力來回擦拭。

彼此相隔一段距離，雋音無法確知影像真實大小，不過感覺上人、馬都很矮小。

「是丁笛妹嗎？」一有這個想法，自然就會想到矮小的她。雋音悸動了些，半是舊友將闊別重逢、半是父親日誌的謎團，是否可以因此略知端倪。

雋音審視圍籬，心想：應該有缺口可以走到溪床。他沿著圍籬右邊巡過去，先經過一個密網圍起的地區，掛著『蟒蛇區』的牌子。幾隻大樹根般粗壯的蟒蛇盤纏在地上動也不動，園區完全沒人，陰暗神秘的氣氛讓雋音有些毛骨悚然。

蟒蛇區後頭有一幢枯草莖搭成的房子，佔地不小。入口是一圓形拱門，循著門上頭的弧線貼了一張彩虹狀紙張，以書法楷書寫著：『魔音屋』。

「魔音屋……？」看到『音』這個字，雋音就會想得很複雜，不知道魔音所指為何，裡頭到底有什麼玄機？某種不明就裡的直覺湧生上來，讓他覺得父親跟這幢草房一定有某種關聯。

在遊樂園區繞這麼一圈，好像也只有『魔音』意涵稍可和父親的行誼貼近。他站在門口往裡頭窺探一番，密實的草莖屋頂把光線完全遮住，裡頭黑漆漆一片。只有屋子的尾部略略透出微弱的黃光，那裡應該有一盞燈泡亮著。

「裡頭有人嗎？」他想：「要不要乾脆進去問看看，或者直接到溪

床去？」

這裡已經臨近園區邊側，一道簡易矮小的水泥牆開了個側門，只要走出去就可以直接到溪床。

「今天休園呢。」正在思索，傳來一個奇怪的人聲，刮鐵片般尖銳，刮動雋音的耳膜。雋音腦神經翻攪起來，整個腦殼都在震動，他想起『魔音傳腦』這句話。「這就是所謂的魔音嗎？」他不禁有直接感受。

講話的是一個矮人，年紀看起來很大，相貌奇特。他從草屋走出來，鬚髮跟搭構草屋的草莖很像，枯黃色。他的兩眼炯炯發亮，仰望著雋音，平靜中有股威嚴。

雋音覺得矮人在審視他、評斷他。當下他很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對他的聲音反應過當，表情傷害了他。

「今天休園呢。」矮人重複了這句話。

說也奇怪，這次的聲音就跟平常人無異，雋音耳膜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了。他覺得很詭異，老者聲音隨著警戒心變動著。

「噢，我不知道。」雋音沉吟了一下，「嗯，我也不是來參觀的。我……。」

他不知道如何繼續講下去，說要來找丁笛妹很怪。眼前這位矮人看起來不太友善，分明下逐客令。

他佯裝順從，說：「對不起，我不知道。我馬上就出去。不過……，可以從那邊走嗎？」他的手比向水泥牆側門。

「那裡不好走。」矮人皺起眉頭，說：「都是沙石。走回大門，路比較平。」

「就是想去河床走走。」雋音笑著說：「小時候會到這裡放風箏。」

「好吧。」矮人說：「平常那裡是不開的。」

說完，矮人隨即走進芒草屋內，把雋音丟在那裡。

3

「好怪的性格。」雋音覺得疑惑，笛妹的爸爸和老者均有孤僻、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傾向。是殊異的體態引起的孤絕感嗎？

走出側門，就是廣闊的沙灘地，上頭佈滿卵石，大小都有。陽光刺眼，照在水面又反射出來，雋音被刺得難以睜眼。他停了一下，眼睛比較適應後往溪邊走過去。剛才在圍籬邊看到的影像，現在證實卻是馬匹無疑。

六匹矮小的馬匹，淡棕和淺灰白兩類，安靜地站在溪水上。水流不急，劃過它們腳蹄，岔為柔皺的水紋飄走，看來和平而安詳。

雋音也的確沒看走眼，有人在幫它們梳洗，站在另邊馬側，還哼唱著歌曲。

「咦……？」才聽了一下，他敏感的耳朵立刻辨識出來，是清晨在父親陵前的女音。

所以，當天早上以奇怪方式祭拜父親的人，是丁笛妹，根本不是什麼小女孩，用孩童扮家家酒的方式行使忌儀！

這一串東西是否有什麼連結呢？雋音心跳加速，好像來到一扇陌生的大門，開啟了，便會看到許多料想不到的事物。

「你好。」雋音走近，禮貌性探問。

溪水淙淙，加上山風呼嘯颳過河谷，他的聲音迅被帶走流失。

「請問一下。」對方未答，他再更大聲叫了一次。

梳洗動作明顯停下來，馬側邊有人探頭出來。棕髮潤額，烏黑拙實的濃眉下，黑白分明的眼睛閃爍出驚訝的光芒。

「笛妹。」雋音未經思索，很自然叫她的名字。

「嗯。」她淺應一聲，皓齒咬住嘴唇。不知是無意續談，或不知道如何續談？稍微停頓一下，小小聲說：「請問你是？」

「我是嚴雋音啊。」雋音答：「也許妳忘了。我是嚴校長的兒子。那天，在我爸爸那裡，我有碰到妳。當時認不出來。」

笛妹仍沒說話，眉頭微縮。她的表情轉趨嚴肅，決絕和悲傷的情緒摻混。

「抱歉！我……，太突然了！嚇到妳了嗎？」雋音試圖道歉，想要打破尷尬。

「沒關係。」隔了半晌，笛妹總算回話，她未抬頭。

聲音甫出，關於笛妹的眾多記憶全部浮上腦海！時隔十多年，他依稀記得孩童笛妹的聲音。雖然現在的聲音不再稚嫩，但是獨特、甜美、醇厚卻沒有改變，跟一般人的音質不同。

單單這種聲音，足以令雋音陶醉。他愛這種聲音，無法解釋理由。就像三年前他在布達佩斯看到一把吉普賽人街賣的小提琴，飄泊蒼涼的聲音令人動容，他當場就有人琴相屬的感覺，非得把它帶回去不可。

他的心又劇烈跳動起來，比之布達佩斯經驗有過之而無不及。玄妙、命定……，複雜的感覺亂成一團襲擊他。

「妳……，」他語無倫次：「這些馬。妳養馬？遊樂區的……？」

「嗯。」笛妹仍然淺淺一答。這次，她正眼望向雋音，明亮的眼睛深邃無界，彷彿陷阱，雋音在無預警狀況下掉落。

一切都無法理解。

「我__來__不知道妳就是__那天__。」他結結巴巴，腦中各個小片段互相串連，不知所云。「所以，你和我爸爸，仍有聯繫？」最後，他深深吸口氣，讓自己舒緩，勉強擠出正題。

「嚴校長很注意我……。」笛妹悠悠的說：「我……。」

「笛妹！馬洗好了嗎？」她的話還沒說完，園區裡頭傳來呼喝聲。

雋音回頭，有一個矮人站在側門。雖然不明白他的表情，整個體態和肢體語言有股嚴峻的氣勢。排斥雋音的氣韻，他可以明顯感覺出來。

「馬上就洗好了！」笛妹大聲回應。講完，她屈身彎向溪水，用勺子舀了一瓢水，從馬背澆下去。

「我爸來了。」笛妹小聲跟他說，「他不喜歡外人。」

丁勇緩步走過來，雖然步履不大，卻莊重而有威勢。雋音想起小時候兩人相遇的情景，他嚴峻的瞪著雋音，令人不寒而慄。

「丁爸爸，您好。」雋音一陣驚惶。雖然已經離開園區，溪岸屬公有，仍然有些理虧氣短，猶如闖進他人領域。

「嗯！」丁勇略頷首，沒有續話的意思，逕自走到笛妹身邊，問：「剩幾匹沒洗？」

「頂丁定嘎尬。」笛妹答。說完，拍拍身邊那匹棕身白鬃的馬。

馬用溫厚的眼睛回應她的拍打。

『頂丁定嘎尬』？奇怪的字音，像一串電流，震動雋音的神經。馬名嗎？或是一種回話？或是？

正當他處於震懾中，習慣性要去解析聲音時，他瞄到丁勇的眼神，充滿譴責，看了笛妹一下。

「幹嘛！」雋音心裡湧起怒意，氣丁勇的嚴峻跟獨斷。「幹嘛對自己的女兒那麼兇？」

丁勇走到褐色公馬身邊，右手在白色馬鬃上頭來回撫摸，柔情又愛憐。然後他拉著繮繩，把馬匹引出溪水，往園區走過去。其他幾匹馬也順服的跟在後頭，列隊往園區走。

笛妹在後頭壓陣，和雋音擦身時斜抬眼睛看了雋音一眼，探詢、關心不言而喻。單這種眼神足以讓雋音溶解，願意承受丁勇的凌辱。他的心旌動盪。

他跟在後頭。奇怪的事情發生，前頭人、馬都很矮小，雋音卻有追

趕的感覺。他很迷惑，沒見到他們加快腳步，走的是平常步幅，要趕上他們卻不容易。

他看著笛妹身影，思緒愈來愈混亂。她身高應該不滿145公分，比例卻非常勻稱，不像一些身型矮小的人，腿的比例很短。說起來，她更像是一個模特兒被魔法縮小了。她的腰肢細緻，臀部渾圓微凸隨步履晃動。

雋音竟然對她產生性的聯想。

「噢！我是怎麼了？」對於自己的遐想，他並不以為然。他是這樣的人！

正自交戰，他感覺到一股『外力』來襲。眼前的景象完全未變，丁勇依舊帶頭引領馬群和笛妹前行，但他的背後卻能發出嚴厲的目光瞪視雋音，看透他的一切。

雋音臉灼熱起來，停下腳步。

「我們要進去了。」丁勇也停下來，回頭跟他說：「你就沿著圍牆走出去吧，可以通到前面。」

人馬逐一走入園區。笛妹最後，把門掩上，旋入門栓。她低著頭，並未再看雋音。雋音覺得她怕丁勇，怕透露任何心的秘跡。

雋音很失望，只好獨自一人沿著圍牆向外走出去。他有雙重失落：既查不到任何蛛絲馬跡得以替父親雪冤，也得不到笛妹的回應得以再續童年情誼。

4

回來才一天就碰到不少事情，他原本的計劃反倒耽誤了。幫父親祭拜之後，他本來想到靜庵找母親。既然她不主動跟他聯絡，身為人子，他決定自己跑一趟。

「明、後天就去吧。」從遊樂園區回家時，他如此計劃。

返臺後，他睡得很不安穩，家就是父親遇難的現場，雖非親眼目睹，單從所得訊息就可以想像過程。獨自面對這個場景，待在家中有如酷刑。

上次返臺處理後事時，敏超曾委婉問他：是否考慮將房子脫手，或者返臺時暫時在外居住等？

這些建議，雋音均否認。

雋音外表斯文，卻有傲骨，他的眼睛閃爍出執著的光芒。平常與人對談，他看起來溫順和煦；一但游離出互動狀態，進入緬想、內觀，他會有哲學家苦思的皺眉表情，習慣咬牙，眼神轉為堅毅。

執著的性格讓他決定停留久一點。

他的指導教授，維也納音樂院的韋耿滋教授，已經幫他爭取到『世界音樂協會』提供的研究經費，時效三年，冀望研究者可以從世界各地繁雜而異質的各種音樂當中，萃取出普同性的元素，探索人類對音樂的原始感受。

這是一筆優渥的獎金，只有三個名額，雋音以亞洲地區之研究申請而雀屏中選。他自己也已擬妥工作時程，先就已知的區域音樂做大範疇歸類，再用田野研究方式細部採集，實際去分析。

他原本可以長居他鄉，暫時遠離傷心地。他有的確這樣想過，藉時間和工作沖淡夢魘。三個月來，只要有這種念頭產生，心裡不自覺就會湧現罪惡感。

「父親命案一日不破，我就不可能擺脫這樣的心理狀態吧？」他想。

三個月來，他幾乎每天都會祈求上蒼，可以協助破案，早日揪出幕後主兇。但是苦無進一步消息。

沒想到，一回家就看到那張紙條，找到那雙鞋子！有了明確的證

物，沒有一個合理的結果出來，他怎麼可能回去？

靜夜難眠，胡思亂想，他對母親未免產生憤怒。到現在，母親出家的真正原因他仍舊不甚清楚。雖然小時候，母親即已透露對於佛法、空無的嚮往，然而她究竟是追求一生所嚮，或者實際上有問題發生？這些，雋音卻完全不知道。

算算，母親出家已屆十年。前幾年雋音還在臺灣讀大學，寒暑假會前往探望。後來，因母親執意拉遠母子距離，遁入她追求的化境，雋音也就不太去了。

他已整整三年沒去過靜庵。上次去意在辭行，他即將負笈維也納。

「確定選讀音樂史？」母親問他，臉上微微滲出一抹憂傷。

「對啊。」雋音說：「我的志向。」

母親噤語不答。雋音知道她為何不答？她不喜歡父親投入那種研究，自他尚懵懂未知，就常聽到媽媽說父親功利心過濃、蹂躪別人而成就自己，將人間事物抽空為資料語言，離開人間事物之本源！

「拜託，媽，妳也扯太多了吧？」雋音曾經駁斥過母親，「依據妳的認知，世界所有學問不就要全部毀棄，人生而空無，行屍走肉便罷？」

「雋音！」每當他惱怒了，母親便正襟危坐，正色看他，沈重說：「你覺得，我是這麼淺薄的人嗎？」

說罷，她會完全停止這些討論。

雋音看得出來她勉力隱藏，內涉之隱情就是父母親兩人不合的關鍵。她不想讓雋音知道。

身為兒子，他也不好追問就中禁忌。就這樣，十年下來母親和他們漸行漸遠，變成沒有交集的兩條線。直到嚴明清遇害，雋音和母親，也就是尼姑清荷才『稍稍』有了交集。

父親已經亡逝，魂魄不知渺至何方？雋音好想從母親那邊聽到一些

事情，追憶父親，也稍微撫慰自己的傷痛。他也很想知道，父親龐雜的採集跟研究中，有哪些是母親所指控的？

原住民音樂、南管、北管、歌仔戲、民俗音樂，父親哪裏抽空了它們，利用了它們、曲解了它們？以他現有的知識去看，母親的指控毫無道理。

雋音總覺得，母親講不出個所以然！

5

帶著一些疑問，雋音隔天醒來便獨自騎腳踏車往靜庵方向去。

自有記憶，雋音就常被母親帶往靜庵。庵寺在母親娘家附近，位在一座海拔不高，大約三百多公尺的山台上。過往，母親常利用回娘家之便，順道帶雋音到庵寺去走走。

他們到那裡不只拜拜，常常待上一整天。林素梅或是幫忙掃地、種菜，或是加入梵唱誦經。庵寺訪客較少時，她會長跪在神龕前面，合什不語、閉目沉思。有時，甚至可以到一、二個小時之久。

雋音跟一般兒童比較不一樣，不覺得清爽素樸的靜庵無聊。母親掃拭時，他會幫忙灑水，揮拭香灰。種菜時他會幫忙拔草，將啃咬菜葉的小蝸牛移除，把不小心爬到路面的蚯蚓抓回土裡。

每當有梵唱誦經，他很容易就會靜下來，站著諦聽。母親和眾尼都覺得他特別，問他聽到什麼，理解奧義嗎？

「聲音很好聽啊。」他總是如此回答：「我想聽聽看媽媽有沒有唸錯。」

原來素梅曾經跟他說過，她比較沒經驗、生疏，唱誦時會唸錯、落掉。雋音於是會去追蹤她的聲音，想聽出母親是否進步了？

「這個孩子很特別喔。」靜庵的人都這樣說。靈性、佛性諸類說

法，套在小雋音身上。

「他就耳朵利，愛聽聲音罷了。」素梅倒是對自己的小孩沒啥妄想。

林素梅的理解完全正確。雋音就是喜歡玩聲音，追蹤聲音。他有些特殊的能力，素梅看在眼裡，並不喜歡多說或傳揚。例如：雋音有時興起，還專心去聽小蟲鳴唧，仿效那些聲音，再『跟它們講話』。他說他曾經成功『勸離』一隻蟋蟀移巢，避免它吵到父親而遭父親引水淹穴。當他把這些事情說給父母親聽時，他們雖然半信半疑，並不會武斷就說他有幻想症。

雋音把腳踏車停在山腳下一間農舍旁邊。農舍是古老的土角厝，主人為一對殷實夫妻，年事不小，已經七十幾。他們平常會到山腰清理竹園、種菜，自給自足。多下來的，阿婆會帶到附近市場零賣。他們的菜蔬很乾淨，沒農藥，現在搶買的人增多，常常供不應求。

他們和林素梅有非常遠的親戚關係，彼此認識。雋音每次要到靜庵都得先經過這裡，見面會寒暄交談。

今天他來的時間較早，屋中沒人，應該上山採菜去了。雋音把腳踏車停在屋子旁邊，就往山徑走過去。

山徑鋪有簡易石階，可能是信徒變少，或者對山關建了道路，這裡人跡少了，看起來凋敝些，兩側雜草蔓生變長，掩進山階，只剩中間還有狹窄的通道。

是一夜未睡好嗎，雋音覺得山徑怎麼變陡了，走起來比較困難，邊走邊喘。小時候他就常來，那時候怎麼爬得上去，真令人懷疑。

好不容易走到一半，有一片比較平坦的空地，恭奉一尊迷你的石雕立佛。旁邊的石椅上頭擺放一個大水壺，壺肚以黑筆書寫粗黑兩字：『奉茶』。

他坐下來略事休息，倒一杯淡茶飲下，稍解乾渴。

心情舒緩身心放空，就聽得到遠方飄來的唱誦了。他凝神傾聽微弱的誦經聲，應該是《金剛經》。誦經聲音比較薄弱了，靜庵日漸沒落，剃髮為尼的人想必變少……。

母親卻出家了！

老問題，再度引發老傷感。他想：父親也避談此事，一定心中至慟。他本來並未參加社會運動，後來卻那麼投入，想必想借外力來遺忘痛苦吧。

6

他嘗試讓自己的心更靜，更抽離。不多時，唱誦聽起來更加明晰！聽了一下下之後，他又習慣性想要從全部的音效中追蹤個別音。他凝神諦聽：一、二、三……，有八個聲音清晰可辨。

有更多聲音嗎？他更專注傾聽，也好奇『清荷』的聲音是哪個？他現在怎麼聽不太出來，是距離太遠嗎，或母親的聲音變了？

「咦，有新聲音加入？」他聽到一個聲音加進去。

本來以為有一個新的人進入庵寺，加入了唱誦。仔細聽，新的聲音是立體的，由遠而近，由庵寺那邊往近處移動過來。

「有一個信徒，或師父離開，邊走邊唱吧。」他的判斷是這樣。根據他估算，等一會他應該就會碰到那個人。

他的判斷無誤，聲音愈來愈近，愈來愈清楚，很明顯跟那一大片合成聲隔離開，自成一音。加上行路唱誦之人只以哼唱方式跟音，沒有唱誦經文，辨識度更加明顯了。

雋音愈聽愈有趣，本來以為這個野地跟唱的人是「哼、哼」吟詠，後來發現是許多語音的輪用：哽、能、捧、整……；嘆、魯、書、屋、堵……。一些音韻組合，翻滾一般繞行，玩字般。

「咦？」腦中記憶庫某個熟悉情景，電光火石般閃爍：眾多遙遠的黃昏，他和笛妹坐在校園鞦韆上，一人盪向天邊時，另一人盪到地面，交會時刻，得輪流用一樣的韻母發音，而且，音高要和接棒的前音五度續進。

那個遊戲是笛妹發明的！

「難道是笛妹？」雋音心情又開始動盪，「不可能吧。」

他起身，往前走過去。前方視界闊開，山徑鋪躺在稀疏的相思樹林間。聲音愈來愈近，雋音幾可確定是笛妹的聲音沒錯。特殊的音質，清亮有穿透力，卻帶有黑人寬闊的幅度。這麼特殊的聲音，想忘掉也很難。

一定是笛妹。

他差不多已經走到山頂，山徑開始斜向下走。到了山頭才看到山谷起霧了，前方是一大片滾動的雲靄。山風吹動，雲靄如湧浪傳送，一波接著一波。源源不絕的白霧中，一個小身影悄然出現，如實似虛，如夢似幻，以雄渾清亮並濟的語音追隨《金剛經》的唱誦吟唸著。

雋音聽得更清楚了，五度音差，押韻字，幾乎疊合靜庵的唱誦，相差無幾。只有反應異常機敏才能如此跟進，一般人不見得聽出前後差。

雋音動心跟進，以三度音差即興押韻，時間點幾乎疊合笛妹的唱誦。

三組聲音，構成和弦中最協和的三和弦音，高度共振音威力無窮，空氣分子劇烈震盪，四面八方推湧撞往各向山壁。

突然，高能量和聲倏然停止！笛妹聽到插入的第三音，她應該知道到誰來了。芸芸眾生，有此能力者何其稀少，一定是雋音無誤。

笛妹突停！三音剩兩音。

繼之雋音突停！兩音剩一音。

僅剩靜庵梵唱，在遠方，稀薄無慾：「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

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笛妹停了下來，不只聲音，連步伐也不再移動。她在下坡處，抬頭上看。雋音在那。

兩人的心都炙熱狂跳！

雋音走過去。

笛妹低下頭。她雙手緊握，十指內扣，指痕印肉，扣深，扣深，再扣深。她用這些自傷的動作強化自己堅韌的力量和決心。她知道自己的命運！

雋音完全沒注意到這些細微的變化，笛妹抬頭時，堅毅的臉龐透露的是兩人不用『相認』的訊息，乾脆、篤定、決絕！

雋音本非魯鈍之人，平時一定看得出來。值此意亂情迷之際，執著於所欲，卻只看到他想要那些東西。他看呆了，十多年未見，笛妹長成這麼漂亮的女人：眼睛黑白分明、睫毛茂密微翹、額頭光滑平順、五官搶眼豔麗。深邃的臉肖似西方人。

「笛妹。」雋音說。

「你好。」她點頭，語調平靜。

好冷漠，好冷淡的聲音，雋音頓時洩了氣，接不下去。

「我來找林老師。」見雋音無語，她直截了當說，「你也是吧？」

「對啊。」雋音用氣餒的口氣問：「妳跟我媽還有聯絡？」

「嗯。」笛妹口氣依舊遙遠冷漠，說：「林老師是我們大家都敬重的人。」

說完，她擺出離開的身形，跟雋音點頭致意。

雋音不善周旋，對方既無意再談，他的心便開始退縮。想要探問父親活動狀態一事，更是開不了口了。

「對不起，我有事情，先走了。」雋音又沒反應，她再度打破沈默。

「嗯。」雋音已像顆洩氣的皮球。本來笛妹不敢正視他，換成他不敢正視笛妹。內心的失望不想洩露。

「再見。」最後，他終於強忍自己的情緒，把頭抬起來，很有禮貌跟笛妹招手。

7

猶如太極推手，一來一往：原本雋音進了，笛妹便退。一但雋音退了，笛妹無法自制竟有進意。雋音悲傷了，她如何承受？

雋音沮喪、放棄、不求，營造出來的反倒是舒緩的氣氛，讓兩人可以較自然放鬆的交談。

「剛才聲音是妳唱的嗎？」少了欲求之心，雋音用平實客觀的口氣問笛妹：「很神奇呢。」

「聲音？」笛妹一時不解。

「金剛經唱誦時，妳跟進去的聲音呀。」雋音跟她描述：八個女音，加上她。她以五度押韻滾動語音跟唱。他的眼睛閃動光芒：渴智、讚嘆、共鳴。

笛妹凝視雋音，眼神泛出新的一抹憂傷。

此時山風突變，先在遠處推動首波樹濤，慢慢湧動至整片山林：樟樹、相思、肖楠、九穹、綠竹、菅芒，逐一加入齊唱。梵唱本在，樹濤相伴，竹幹相互傾軋聲若擊節。

一闕即興即逝的自然交響曲。雋音和笛妹聽痴了。

雋音聽到極低音：沉風為氣、山豁為管，雄渾寬大，於升G音高附近流動，響動整個山谷。

他無法自抑，以升D音五度跟進，追隨山豁沉音流動起伏。

笛妹也無法抑制自己，墊入B音，填實三和弦。

兩人原本跟隨梵唱，形成三和弦。停歇後山風鳴響前來招伴，媒合另外兩音。冥冥中似有天意，招募兩人回歸靈魂本位。

他們合唱將近一分鐘，直至氣旋漸過，樹濤歇止，最後他們的聲音才停。

「好過癮！」雋音停下來，諸事儘忘，笑著看笛妹。他的眼神率真、清朗，有如嬰兒般，陶醉在遊戲的單純喜悅之中。

笛妹心事重重，低頭閉過雋音視線一下下，重又回看他。她的靈魂掙扎著，山風招募的奧義，她看得比雋音透徹。有許多事情她想看看，處理一下。

她很果斷的跟雋音說：「遊樂區那邊有事，我得快點回去了。」

說到遊樂區，多少喚回雋音腦中儲存的事物。很直接的，他問笛妹：「對了，我一直想問妳，妳在那裡做的是什麼？是馬匹看護嗎？為什麼要洗馬呢？」

「嗯……，」她沈思了一下，說：「馬匹看護，我想想看，要怎麼說呢？」

只見她鎖眉思索，好像思考什麼深奧的問題。

「很難嗎？」雋音覺得有些好玩。

「我的工作比較複雜。」笛妹說：「除了馬匹看護，我還必需唱歌、演戲……。工作性質是流動的，即興的。我們家族擅長即興活動，唱歌、演戲都是這樣，不是固定的。」

「好有趣。」雋音說：「所以『魔音屋』裡頭有即興表演。所謂的『魔音』是類似的東西嗎？」

「蠻接近的。」笛妹說。

「我爸爸生前，最後，是不是對『魔音』很有興趣，常到遊樂區？」他把嚴明清日曆手冊上，潦草填滿『水勢滿』一事跟笛妹說了。

「還有，妳知道SIII是什麼嗎？」不知道是順著就講了，或者感知到笛

妹跟父親應該有某種神秘的連結，他不自禁把父親以血字留下的符碼說出來。

「你上次是否到過遊樂區裏頭？」笛妹並未直接回答他問題。

「對啊。」雋音說：「本來想到裡面找妳，找不到人，我就在園區亂晃。最後，有碰到一個，嗯，應該是你的親戚吧，頭髮顏色褪掉，類似枯草。」他不知道怎麼形容那位不友善的『矮人』，說了覺得對笛妹不禮貌，索性以『親戚』代替。

「我的『喲默從』。」笛妹發了個陌生的語音，聽像三字連音，其實是三個字尾音都拉很長，聽似不歇，再順勢將新音穿插進去。唸音的同時，她眼睛垂閉，神情靜穆，身體也微微下彎。

「長輩嗎？」雋音問。

「對。」笛妹瞪大眼睛看著雋音，等待他的進一步詢問。

「喔。」雋音只是點頭，彷彿『喲默從』三音再稀鬆平常不過，根本無需細問。

雋音的狀態觸動了笛妹，她的眼睛閃爍著光芒。她跟雋音失聯已久，根本不了解雋音所學。雋音目前研究的是『世界音樂』，鑽研愈多，愈往聲音核心走，隱然趨近太初的聲音狀態。彼時世界尚未分殊異化，基督教所說的『巴別塔』狀態不為人知，也不為人們所追求。雋音希望探究到就是類似的最初原音。

他浸淫其中所建構出的抽象世界與現實並不吻合，雖置身於現實，常常不經意而忘記所在位置，反而以抽象世界為據。

他現在跟笛妹互動的狀態就是如此。笛妹發出三個怪音『喲默從』，原本她以為雋音聽不懂，沒想到雋音接收到她的整體訊息，包括表情跟肢體，跨越純粹語音的藩籬。

笛妹因而被觸動，雋音和她的溝通毫無障礙，放眼四周，幾乎沒人給她這種感受。

「那，你看到我『宗瓮某』從哪裡走出來嗎？」笛妹問。她已經變音了，不知道雋音察覺否？

「有啊。」雋音仍然無事般，稀鬆平常給答覆了。「從一間茅草屋，上頭寫著『魔音屋』。」他說。

「對了。就是那裡。」笛妹聲音變得悠遠，「魔音屋，對的。」

「怎樣嘛？」雋音問。

「沒啊……。」她欲言又止。停了半晌，才跟雋音說：「嚴校長常常會來看戲。」

「看戲？」雋音很驚訝：「那裡演戲喔？我本來以為是什麼展示場。」

「沒啦，一個小劇場。」笛妹解釋：「演些戲，給小朋友看。」

「喔。」雋音覺得很好奇，給小朋友看的戲，父親為何那麼有興趣。「妳也演嗎？」他問。

「找個假日來看看吧。」笛妹咬咬嘴脣，下定了什麼決心似的。「我也有演。」她跟雋音說。

8

跟笛妹分開後雋音悵然若失。還好她留下薄弱的連結，要雋音去看『魔音屋』的表演，稍稍緩解他的失望。

雋音往靜庵方向繼續走，唱誦聲愈來愈大，山霧慢慢闔開。不久，他來到靜庵。

他並未馬上進入，先在外面歇候。靜庵有一堵小門牆，不及人高，象徵意義重於實際功能。牆垣以簡單的石塊堆砌，留了門形，上有一小型的馬背燕尾脊頂，書寫『空無』二字。

雋音坐在一塊巨石上頭，旁邊有棵老樟樹，濃密的枝桠裡頭有一群

綠繡眼嬉鬧著。他略懂鳥語，知道它們將飛走，便以哨音道別。鳥群以綿密啁啾回應，旋即一飛而散。

他看著『空無』，從小就懂這兩個字，到現在仍然無法完全深入奧義。

他嘗試靜心，小菜圃上植滿時令菜蔬，青嫩的菜葉飽含水露，上頭蝶蜂飛舞。唱誦已盡尾聲，他深呼吸，專心去聽《金剛經》結尾。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他的心慢慢平靜下來，想到孩提時，母親總是花好多時間誦經。他當然不明所以，完全不懂經義，唯獨對貌似單調的誦經有所感，常常聽得入神。

他最早知道父母有衝突，也是從那時開始。父親對他有一套嚴格的訓練計劃，但要看到他發呆似聽著佛經，就會叫他不要浪費時間，快去練琴讀譜。碰到這種事，母親會護著他，要父親尊重雋音的選擇。

「可以啊。」父親總會問他：「雋音，你喜歡音樂，喜歡練琴嗎？」

雋音當然會點頭，音樂是他的最大興趣。當時他不懂的是，他喜歡的是更廣義的音樂。誦經或唱誦，其實也是音樂的一種。更近原初的音樂質性。

這都已經是悠遠往事。雋音最終決定自己的前途時也是選擇音樂，取向與父親的期待大致疊合。母親對他的選擇完全尊重，母子的關係卻開始疏遠。他上大學沒多久母親就申請退休，決定出家。雋音知道這個決定後完全沒辦法接受，無法理解媽媽為何要切斷母子關係。再者，父親何辜？母親對他就是不滿意，為什麼？什麼緣故讓她非離開不可？

他接到晴天霹靂的通知時整個人都傻掉，很擔心父親受不了這個打

擊。父親表現得很堅強，說他「早有準備」，要他放心，好好求學。

他還記得父親的話：「不用替我擔心，我有做不完的事。採集音樂一輩子，總結論述遲遲未做。你接受西方嚴格的訓練，我們可以互為活水，相互挹注。或許，人類對音樂的了解，會因為我們而有所突破呢。」

父親如此幫他，他的整個心都跟著父親。小時候，他是比較倚仗母親的。父親對他太過嚴格，母親則是很慈祥的人。他的音樂訓練從很小就開始，父親在山上教書時，假日回家就會盯他練琴，給他很多功課，再交代媽媽監督他練琴。

不知道什麼原因，母親後來卻不那麼贊成雋音學音樂。事情始於父親擔任校長開始。雋音記得母親最常跟爸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希望雋音以後跟你一樣。」

他還記得考大學時他決定選擇音樂系，違拗母親的建議，母親的臉龐並非失望，而是流露出深重的擔憂。他考上首善之區第一流的藝術學府，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願望，但是母親卻沒有給他很多祝福。負笈異鄉，他的內心帶著無限惆悵。

更令人不解的是雋音一上大學，她就辦妥退休手續。更決絕的事還在後頭，確定退休沒多久她馬上就遁入空門。消息還延遲了個把月，等一切塵埃落定以後才跟雋音說……。

這些往事實是在沈重又難過，雋音坐在廟前靜靜的沈思著，直到一聲水晶般晶瑩剔透的鈴響『鏗』敲響，他才回過神來。

唱誦結束。雋音站起來，緩緩步入靜庵。

9

唱誦結束，眾尼分別離開大廳。清蓮今天負責菜圃，走出庵廟時碰

到雋音。她是一位福態的老尼，心寬體胖，看到雋音時咧嘴開懷大笑，說：「稍等一下，我去找清荷。」

清荷旋即步出。山風吹拂，她身上的的袈裟泛起陣陣布浪。母親已非塵世之身，雋音一時間不知如何跟她應對，笨拙的愣住。

「何時回來？」她比著樟樹下的石頭，雋音剛才坐聽唱誦那裡。「那邊坐吧。」她說。

「昨天。」雋音答，邊說，覺得才二天，好像就經歷了不少事情。

「回來幫爸爸過百日。」沈靜片刻後，他接著又說。他的口氣隱約露出怨懟，抱怨清荷沒來一起追悼父親。

清荷仰頭眺望天上，流雲陣陣飄逝，變幻莫測，太陽光從雲隙灑落，穿射樟樹葉縫，光色琉璃。雋音觀察到母親右手撥點串珠的頻率，好像加速起來。她的心應該起了波紋，必須耗費心力去平復自己。雋音看到她原本就清瘦的手指頭，看起來又更瘦了，指骨貌廓嶙峋可見，他的心中不覺陣痛、發出喟嘆！

「打算待多久？」清荷問。

「還不知道呢……。」雋音答。本來想說，目前有一線索突兀降臨，尚不知如何處理，與敏超商量之中。不過他忍了下來，靜庵境如其名，清新脫俗，就算他跟清荷確為母子，置身此地，塵世緣分也要剝淨了似。凡塵俗事均屬外物，乾脆就不說了吧。

「回程機票還沒買。」最後，他才諾諾吐出這句話。

「事情如果處理完了，不如早點回維也納吧。」清荷說：「先把學業完成……。」她露出複雜的眼神，憂慮多於關懷。

「再看看吧。」雋音半按捺住心中的不滿，難道母親都不想替父親雪冤？他略略憤怒的說：「媽，想請問妳一件事？」

「什麼？」

「妳覺得兇手該殺嗎？」最後，他還是壓抑不了。惡話既已出口，

索性用更激烈的口氣繼續說：「或是，妳覺得這都是輪迴因果，是爸爸應得的，我們就算了。」

清荷臉色大變，雋音無法明確解讀。是慌張嗎？或是焦慮？卻又有恐懼、無助的成份在裡頭。甚至，雋音看到『逃避』的影子，想要避開這一切，視而不見，像鴛鴦把自己的頭埋進沙子之中。

「妳看！」他悲憤至極，甚至攻擊母親，說：「妳根本就不想追究，把一切推給『空無』、『命定』、『因果』。藉這些空泛的概念，逃避掉人間的責任。更好笑的是，妳又不敢明說。」他愈發激動，聲音愈來愈大，半吼叫：「我真的搞不懂，為什麼妳對爸爸的感情那麼薄弱！」

「雋音。」清荷沈默了很久，好不容易叫了兒子的名字，看似想要解釋一些，話語卻又嘎然而止。她清瘦的臉龐，流露出無比複雜的情緒，不知如何言語。

「抱歉。」她吸一口氣，用誠摯的語氣說，「抱歉，雋音……，抱歉。」

清荷閉起眼睛，阻斷淚水。

雋音的心軟了下來。母親的無言中蘊含著極大的悲傷，他意識到了。她為什麼不講呢？尚年幼時，母親固然不需跟他討論這些複雜的事情，但是如今他已經成年，何不把事情明說，讓他懂得雙親之間的糾葛，不要讓盲目的怨懟滋生。

心思慮著，接下便是一陣疲弱。長途搭機加上時差，本來就容易讓人耗弱，回家又馬上接到紙條，祭掃、到愛慈育幼院、遊樂場、靜庵，雋音累了。山風鑽進他年輕的身子，他竟然感到寒顫，被放逐的孤絕感膨脹蔓生。母親無意紅塵已成定局，母子塵緣已盡。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來，潛意識期待『清荷』還俗嗎？先降位一階，成為林素梅，再降位一階，重拾母子關係。他是在做一個不可能的白日夢吧！

「我回去了。」雋音心灰意冷，最後，才迸出一句蒼白的話語。

「嗯。」清荷決斷地點了點頭。「我想，你維也納那裡的學業還是要先完成啦。」她說得有些氣虛。她曾經不贊成雋音學音樂；她一走了之，把人間俗事全部丟給雋音處理……。她有資格反對雋音的說法嗎？

「快中午了，」最後，她勉強說：「要不要留下來，吃齋飯呢？」

「喔，」雋音答：「不用了。」

說完，他站起來就要走。正要跨出腳步，突然想到，忘了問笛妹的事情。

「對了。」他再望向清荷，於這未及令人準備的剎那，他看到清荷臉龐淌下兩行淚水。「媽。」雋音終於按捺不了百日來壓抑的情感，眼淚不禁也潰堤流下。

悲傷的片刻，卻隱伏著複雜難解的狀況。兩人都不知如何寬解對方。

「外頭風大啦。」清蓮一直蹲在菜園疏理菜苗，她知道一點點清荷的事，雋音攻擊生身父母時，她偷偷嘆了無數口氣。她只能持平沈靜的唸佛號。既已出家，她有自己劃定的界限，只能站在遠處看紅塵。她不會問清荷太多，靜庵中，誰不帶著自己的故事？人間，誰沒故事呢？

「外頭風大啦。」她走到兩人身邊，緩緩說：「雋音，到裡頭坐坐，喝杯茶再走。」

10

他們一起走到靜庵大廳，唱誦甫結束，金剛經經文還像在裡頭迴盪。雋音覺得自己看到一個鳥瞰似的情境：一隻蒼鷹從穹蒼俯瞰，八個女尼端正站立，虔敬的唱誦出：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同時，山路上，一位矮小，靈魂殊異的女孩，追蹤著唱誦之音。她找到了素梅老師，也就是比丘尼清荷的聲音。她跟入，用最和諧的五度音高，無字義，以原始樸質、即時心意的押韻音跟隨清荷唱誦。

同時，一位男子，神情憂愁，聽到這個聲音，抓攬到共鳴的湧動，他無法自抑，走近，跟進矮女之音……。

雋音和清荷走到庵堂側廂，平常不開放外用的一間禪房。這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清荷跟雋音說：「這裡平常不會有人來。坐一下吧，喝杯茶。」

「我去泡就好。」清蓮跟師妹說：「雋音難得來。妳們聊久一點。」

「謝謝。」雋音趕忙跟清蓮道謝。她不笑也笑的容顏，大大寬解了雋音適才緊繃的情緒。

「沒事。」清蓮跟雋音說：「這間禪房很特別，你看，就一張桌子，其他什麼都沒有。」

「嗯。」雋音環視這個房間，真的是這樣，就一間鋪了實木地板的房間，擺放一張桌子而已。

他有點不解，清蓮講述這間房，似乎埋藏有什麼深意。

他用困惑的眼神看著清蓮。

「我去泡茶喔。」清蓮並不回應，轉身往後面炊房走去。

「師姐幫了我很多忙。」清荷說，衷心感恩狀。

「媽，今天早上……。」武裝稍卸，雋音一不小心說出了媽這字。對他來說，『媽』已經是一個複雜的字，複雜的概念了。他會很小心，

大部分時間都避用。當下，他的腦筋被適才浮出的畫面衝盪，很想趕快把那個情境描述給清荷聽，就沒有考慮那麼周詳。

他敘述笛妹跟隨《金剛經》唱誦做五度和聲的事情。

「笛妹。」聽完雋音的描述，清荷深吸一口氣，問說：「你確定是她嗎？」

「雖然沒親眼看到她唱，那聲音一定是她的。當時，就只有她一個人從靜庵走過來。」雋音不知道清荷會質疑。「而且，百日祭我到爸那裡時，就聽到她在唱歌。她的聲音，本質上沒什麼改變，只是更寬闊、自由、已經變為成年人的聲音。我不會認錯。」雋音愈說愈興奮，「而且，我們後來還跟山風合唱，跟小學時一樣……。」

「笛妹……。」清荷沈吟一下，緩緩地說：「她是來靜庵找我沒錯。她偶而會來。她有她的際遇和心境吧……。」

「她有說什麼嗎？」雋音渴切的問。他估量著，應該昨天他去遊樂場後笛妹就來，一定跟清荷說了些什麼。

「喔，沒說什麼啊。」清荷說：「她昨天傍晚就來了。就跟我聊聊。談天說地。沒說什麼。」

「有提到我嗎？」雋音問：「我昨天去了水勢湍，敏超跟我說她在那邊的遊樂場工作。」

「喔。你去找她？」清荷說：「她沒提什麼呢。她來的時候天色已晚，我留她住一夜。我們並沒談很多。早上她說得趕回工作，匆匆忙忙就離開。我因為準備唱誦，她何時離開我並不是很清楚。」

講完，她看著雋音，審慎地說：「你不會想找她吧？」

「我很想找她呢。」雋音說。但他隨即改口：「也不是說想找她……。」

雋音的臉漲紅了，結結巴巴跟清荷說他在父親日曆手冊上看到的記事：好像在最後一兩個月，父親很密集去水勢湍。

「我想要問笛妹，爸會去那裡做什麼？」

「嗯。」清荷點點頭，若有所思。

「不知為何，笛妹家人好像不喜歡我跟她接觸。」雋音很懊惱。

「她真的都沒跟妳說什麼嗎？」他問。

「沒有吧……。」清荷說：「他們……，嗯，我們畢竟沒有他們的遭遇，不了解他們的真正感受……。他們應該不想跟外人接觸吧。」

清荷說得遲疑不暢，雋音覺得似有難言之隱。

「是有什麼事嗎？」雋音問：「妳好像不太想說。」

「喔，我有嗎？」清荷答，「我沒有什麼不想說啊，只是，他們的事我真的不懂，不知道能說什麼。」

「爸那麼密集去那裡，到底為什麼呢？」雋音不自覺有把心中疑惑說了一次。

「他的個性本來就……，」清荷頓住，遣詞用字般沉吟，半晌才說：「比較社會性一點……。喜歡四處看看吧。」

雋音覺得母親在繞圈子，要繞開這個話題。他感到困惑。

「我該走了。」最後，他跟清荷道別，「想說回來了，要讓妳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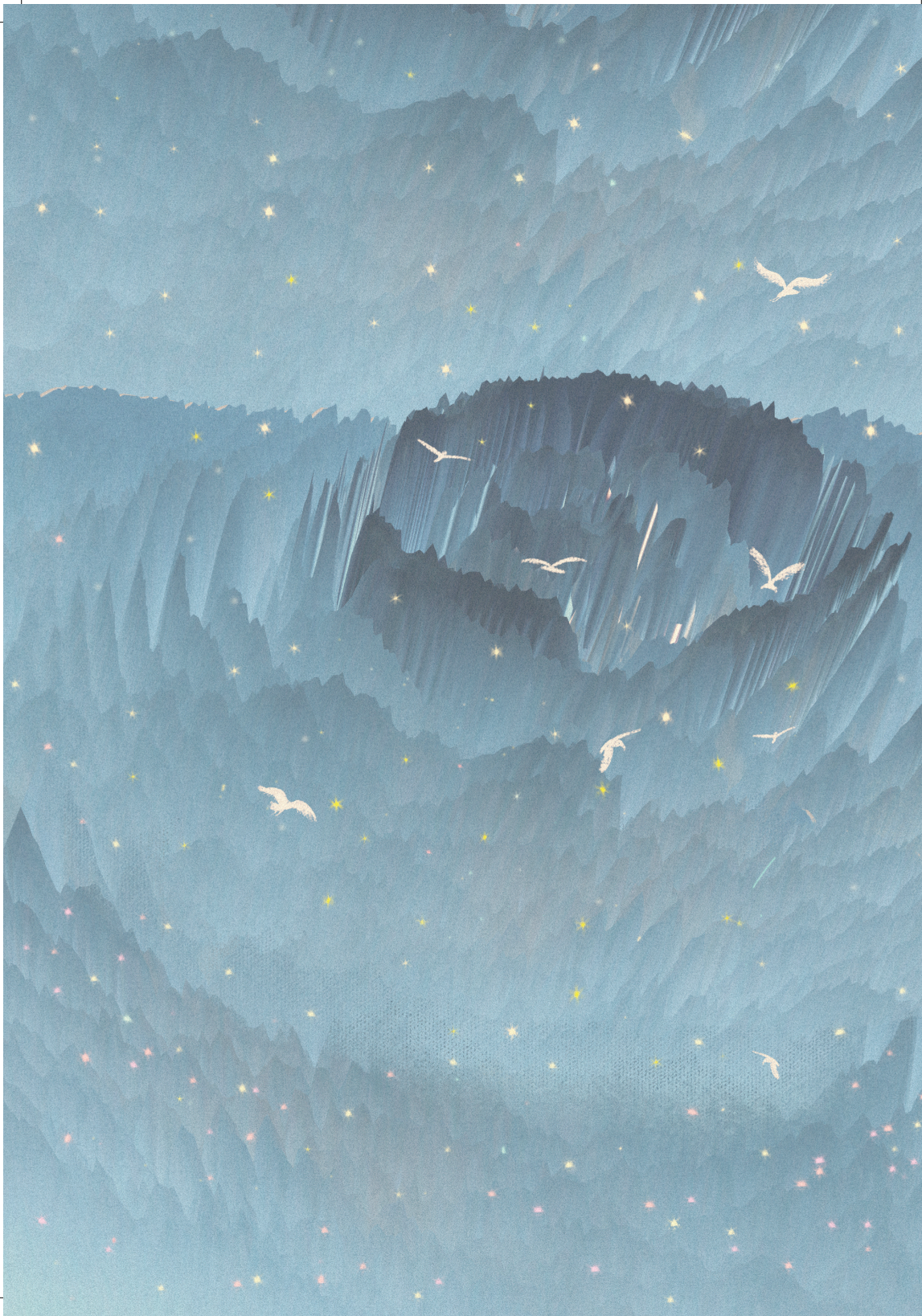
「嗯。」清荷淡淡的應了聲。

「喔，對了。」雋音本來已經要往外走，突然想起什麼要說什麼似的，看了看清荷一下。

「怎麼？」清荷問。

「沒事。」雋音本來想告訴她紙條、育幼院、大鞋子等事。最後，他選擇不提。

「沒事。」轉身離開時，他又重複說了一次。



第五章

1

離開靜庵，敏超的心實在無法輕鬆。送她出來的人是清蓮，本來要去替他沖茶水，熱騰騰的茶骨水還沒送到他那裡，他已經離開禪房走了。

清蓮追出來，在門口趕上他。

「雋音，要回去了？」清蓮大聲喚他，「等我一下。」

「咦？」雋音看她提了個大水壺，氣喘吁吁的趕來，以為特定送茶水給他喝，很不好意思。

「對啦，對啦。」清蓮說：「特別給你喝一杯，順便到山腰添一些進去。」她把大水壺放在地上，取下覆在壺口的杯子，倒了一杯熱茶到裏頭。「喝喝看，連茶骨都丟下去煮，粗俗但是健康。」

他們一起朝山下走。清蓮問雋音維也納的事情，建築、風土、人、市場、交通、語言等。雋音說常會懷念臺灣食物，當地食物較單調。

清蓮哈哈大笑，回他：「找間廟靈修一個月，再回到那裡，你就會覺得什麼食物都好吃了。」

他們一起走到山腰。清蓮爽朗大度，沿路問東問西，稍微把雋音從沈溺的狀態拉出來。

來到山腰小平台，雋音幫清蓮把新的一壺茶水換上。「剛上山時，我喝了一杯呢。本來以為沒什麼人會來，怎麼現在茶水快沒了。」

清蓮說：「喔，上山的路很多條呢。有許多運動的人。」

「喔。」雋音答。

「雋音啊。」臨走前，清蓮看著他，誠摯的說：「這陣子如果有空，就盡量到山上看看清荷。」

「怎樣嗎？」雋音有些不解，總覺得她在預示什麼事情。

「沒什麼啦。」她說：「是說，你每次去維也納，不都很久回來一趟嗎？」

「嗯，嗯。」雋音嚙嚙以應。

兩人相辭離開。雋音有些茫然，尋仇雪恨之心似被削弱。山上有其空靈、靜庵有其空無，他的心自然被濾淨了一些。他想：母親之言或許不差。留在臺灣，憑我一人之力能夠做什麼呢？

「乾脆回維也納算了。」他想：「把研究計劃完成，就算無法建構龐大學術體系，至少採集可貴的音樂資產，也算貢獻。」

念頭稍稍轉向，剛才對母親的怨懟也就淡薄了一些。這時，他感覺到背袋裡頭手機的震動。

「敏超吧？」他猜。目前，會用手機跟他聯絡的人不多，尤其現在，最有可能的應該就是敏超。

「雋音。」電話另端果然傳來敏超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悸動，強壓抑住情緒。

「怎樣？」雋音的腎上腺素加劇分泌出來。育幼院發現的大鞋影像，進入到他的腦海之中。莫非敏超那邊有什麼進展？他說先按兵不動，再想想看下一個步驟，怕草率就跟警局聯絡，也許裡頭有洪慶雄的線民而走漏消息，他們會串供或滅證。

難不成他做了什麼處理？

「電話上不容易說清楚。」敏超說，「你在哪？我去找你再說。」

雋音告知所在處：人在靜庵附近，正往山下走。腳踏車停在山徑入口，一戶農家老厝旁邊，現在要到那裡騎車返家。

「你去找師母嗎？」敏超似乎有點訝異。

「對啊。」敏超的口氣令雋音略略受傷，帶著「師母怎會見你的疑惑」，讓身為人子的雋音難於承受。

「怎樣？我媽交代過什麼嗎？」他用略略激動的語氣問。

「沒。」敏超答，「只是聽過傳聞，說師母要閉關。」從口氣去判斷，他是針對閉關一事說，沒有其他指涉。

「喔。」雋音稍微寬解。「你要過來是嗎？我就要回去了，你要不要到哪裡等我？」

「我過來好了。」敏超說：「我載你回去，途中剛好可以聊聊。」

「我的腳踏車呢？」

「我的車載得下啦。」敏超說。

敏超估計二十分鐘後可以到，要雋音留在農戶等他。

2

放下手機之後雋音匆匆趕路，碰到的都是下坡，約十多分鐘即來到農舍。

這間養蜂戶的小房子從小他就時常經過，跟媽媽上庵寺一定會路過。記得有一對憨厚的夫妻住在裡頭，他們在入山不遠一片龍眼樹林下擺置不少蜂房，兼採收山裡野菜販賣。以前，看到雋音經過，他們會從大玻璃缸揀選出一小塊凝結的蜂糖給雋音吃。

「不知他們現在怎樣了？」雋音半是無聊，半是好奇，便走到房子門前探看。門檻邊鋪了一塊綠色塑膠布，上頭擺放不少蘿蔔乾，雋音看不懂，還以為是山豬或某種野獸的彎牙，覺得有些悚然。

「要買東西嗎？」正往屋裡窺探，有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屋內傳出。

雋音很不好意思，好似做賊被抓個正著。這下要走開或站定都不怎麼恰當，只好硬著頭皮等候裡頭進一步動靜。

一位老者出現，頭髮剃得很短，像硬毛刷，全白。從昏暗的老式土角屋出來，突然碰到外頭光線，他的眼睛一時間無法適應，眼皮不止的顫跳。但他還是一直瞪著雋音看，等了一會眼皮才終於安定下來。

「你要買東西嗎？」他說：「今天的菜都賣完了，要的話明天才有。」

他打量著雋音，從舉止神態看根本不像來買菜的。

「你不就那個……，」老人想到了：「素梅的兒子。」

「對啊。」

確定是雋音之後，老人先是舒了一口大氣，接著露出憤怒的表情，說：「說到那個慶雄仔，實在不像話啦。那種事情，怎做得下？」

「呼。」雋音吁了一口大氣，淚水忍不住流下來。一股鬱積已久，完全不知找誰傾訴的鬱悶頃刻間被挖掘出來。自從嚴明清過世以來，他幾乎沒跟外人談過，可以講的人除了敏超之外就是警察。他也從來沒想要跟誰談，現在算在非預期狀況下，突然有人站在跟他相同立場，隨意迸出來的話，也足以讓他心情激盪。

「你這趟，不就回來拜你爸百日。」老人或是個直腸子，或者年邁視茫，完全無視雋音翻湧的情緒，直接就問。

「對啊。」雋音回答，他很驚訝，老者怎會知道？非親非故之人，那麼惦念父親的狀況？

「你怎知我爸百日了？」他問。

「就你母親告訴我的呀。」

老者敘述，昨天大清晨他如常早早起床，趁露水未乾嫩筍破土時土痕較清晰可辨，趕忙要去筍園掘筍。天尚未明，看到山路上有手電筒亮光擺動。原本他很驚惶，在山裡做事一輩子，罕見清晨有人走動，而且帶著電筒。心驚惶便注意細看，待電光移進眼前才看到，好像是山上下來的尼姑，穿袈裟和布鞋。

他本來要問來者何人，山上尼姑就幾個，雖然不是最熟，大家也互相認識。

想確認是否為她們中之一人，大清早趕路是何緣由？

「阿春伯。」他還來不及開口，來者先問候。他馬上認出是雋音母親素梅，從小時候就在這裡進出，哪認不出來？

「這麼早？」老者說他很納悶，問：「妳是幾點從廟出發？」

「四點多就出門了。」

「有什麼事？是要趕時辰嗎？」老者說他馬上想到這方面去。

「我也很會猜呢。」他跟雋音說，有些炫耀的味道：「你媽跟我說，沒錯，是你爸百日，她趕時辰要去拜。」

「喔！」老者一席話，有如當頭棒喝雷鳴，完全推翻雋音原先所想。「所以，昨天，我爸百日，我媽有去看他？」

「對啊。嗯……」老者想到什麼似的，頓了一下，問：「你們沒有一起去？」

對話至此，雋音猛然警覺起來，私人事情哪需要跟旁人講那麼多？他緊急剎車，答：「我的飛機配不上時間，嗯，配不上時辰，最後，我是自己去的。」

「飛機配不上時辰？」率直的老者有自己的邏輯，露出不解的表情，說：「那，不會早一天回來？」

要怎麼解釋？家裡的事情複雜難解，連他都搞不懂了，外人豈能了解。雋音很想藉故溜走，或者乾脆撒個謊離開。偏偏他說不出口，說謊，對他算世上最難的事了。

還好，進退兩難之間，遠方出現一個車子的小縮影。敏超來了！

「那台車是來接我的。」他趕忙跟老者說，順勢岔開話題。

「你剛才去找你母嗎？」老者臨別一問。

「嗯。」雋音說。

「她說要閉關呢。」老者說：「應該快了吧。」

「嗯。」雋音隨口一答。他知道什麼呢？別人知道的比自己還多。母親二字，於他已經連『頭銜』都稱不上了。

他感到一陣悲涼。

3

頹然坐上敏超車子，雋音心情有些低落。

「怎麼了？」敏超問：「師母有說什麼嗎？或者……？」

他不敢問太多，心裡略有忌憚。他不太知道師母怎麼看他，在嚴老師的喪禮上，他連正眼都不敢瞧她一下。畢竟，『護樹聯盟』是他籌組，嚴老師經他們簇擁而擔任會長。

嚴老師遭遇這種災厄，是否他要負間接責任？這個壓力一直存在他腦中，不過他是實際的人，有想法、感觸，不喜歡口頭說說即罷，定要有所行動。

跟雋音一起發現那雙鞋子時他也很雀躍，兩人反應相同：「趕快送交警方，找到主人，追出元凶。」

他的興奮之情一下子就被問號掩蓋：鞋主是兇手嗎？引他們尋鞋何由？欲投案？既要遺留重大證物，何不乾脆自己出面？

送雋音到水勢涵之後，他隨即密約警局裏頭一個潛藏的同志B警，想要和他討論下一步驟。電話接通後，發現對方竟然也在找他，說嚴明清命案即可有重大突破。在警局談不太適合，兩人相約在公園見面，私下談論。

「我們有可能找到兇嫌了。」一見面，B警劈頭跟他說。

「怎麼回事？」敏超很訝異。事情原本焦灼沒有進展，怎麼雋音一回來突然好像有爆炸性突破。莫非，兇嫌刻意挑選雋音回來要將事情公

諸於世？

「兇嫌在哪？」敏超急切地問，他想到那雙大鞋，真的是兇嫌的嗎？

B警看了敏超一眼，撇撇嘴，搖頭歎氣說：「死了。」

「啥？」完全想像不到的答案，敏超不禁愣住。

「對啊。」B警看著敏超，若有所思。

「謀殺嗎？」敏超想到的是滅口。

「我覺得有可能……。」B警說，「即將展開調查、約談。依現有的資料，還不足以定罪，不過，洪慶雄似乎就是幕後主謀。」

B警透露案情：數天前清晨，臨近S縣某偏僻農徑上，有農夫報案，看到一具屍體和一台撞爛的摩托車。

警方迅到縣場採證記錄，循車牌上線調查，發現死者是一年約四十歲男子，名叫褚欽立。他本來是一名職業軍人，士官退役後定居S縣擔任保全警衛。年前他跟公司辭掉工作，之後狀況便不清楚，推測極可能賦閒至今。

依據現場狀況，路上沒有剎車痕跡。摩托車可能直接撞擊電桿，死者被彈飛拋到路上，頭顱落地。頭部是致命傷，身上也有多處骨折。

老農鍾永橋最先發現死者，受到極度驚嚇。

「我怕那不是人！」他說：「那麼長！手腳捲縮起來，像一隻兇牙（白額高腳蛛）哩！」

褚欽立血液裡頭有濃稠的酒精反應，檢測值高達每公升0.8毫克。警察調閱錄影帶時也發現，他的確是從兼售酒品的快炒店出來，跨上摩托車離開。

警方覺得疑惑，他為何騎車到失事地點？那裡非常偏僻，與縣道交叉處有一叢蔓草，路況晦暗不明，就連當地人都不一定知道那裡有小路。何況，褚欽立住家與失事地點位處兩端，他完全沒有理由騎到這

裡。

警方調閱錄影帶發現，當夜有一輛淺黑色轎車跟在他後頭。由於一出市區就沒有監視器，無法確定轎車是否一路跟著。為了釐清案情，警方依據黑車車牌聯絡到車主，希望他能提供有用的資料。

車主住在N縣，名為田幸強。接到警方電話時，他的答話口氣顯得有些慌亂，似乎很怕捲入其中。警方原本希望他可以提供行車記錄器，他說車上沒裝。問他是否記得當天情形，譬如褚欽立騎車是否有醉酒傾向，或任何異常狀態時，也一併推說不知道。

他的態度反而令警方起疑。為此，警方二訪快炒店。第一次訪問時，老闆很明確表示：褚欽立並非單獨前來。有一平頭男子，身穿黑色皮夾克跟他同桌，兩人叫了好幾瓶酒。

「波麗士大人，你要相信我啦，我絕對不會記錯！為什麼呢？」快炒店老闆阿龍指著他店裡的桌子說：「我走的是懷舊路線啦，沒看我用的是矮凳和矮桌，模仿古早路邊小攤販？你說那個人進來，靠！多我兩個頭不打緊，坐上我的椅凳，小腿縮起來，好比兩根柱子杵在那邊，根本不知道怎麼擺？看得我替他難過，要叫他站也不是，叫他坐也很彆扭。啊啊，反正印象很深，絕對不會忘記啦。」

「至於他旁邊那個人，為什麼印象也很深呢？就是比較來的嘛，一高一矮，差那麼多！兩人離開時他還搶著付錢，那個巨人就站在他旁邊。哎，反正他們是兩人一起來啦，沒錯。」

田幸強的態度令人起疑。一般狀況下，警方找尋肇事車前後方車主作證時，大家都會快速提供證詞或行車記錄影音。推說不知道過度想要撇清關係的人，多半跟案件有所牽連。

警方把田幸強存在監理所的檔案照片秀給阿龍看。

「嗯！不就是他嗎？那天跟他一起喝酒的。」阿龍斬釘截鐵說：「上次你叫我描述他長相，我哪會說？我若有那種能力，早就去做名

嘴，當節目主持人了。吼，現在你拿照片，我就百分之百可以跟你說，就是這個人，當天就他跟巨人一起來的。我印象中，菜是他叫的、酒也是他點的、話，也幾乎都是他說的。那個巨人呢，好像很鬱卒，沒什麼話，悶悶的喝著酒。」

阿龍的話完全扭轉警察的辦案方向，原本只希望田幸強以目擊者身份，提供褚欽立騎車的蛛絲馬跡。他若說得稀鬆平常，或許警方覺得是條死線就不會再去注意。

偏偏他很慌亂，亟欲撇清關係，難免會引起警方注意。

二訪阿龍後，警方又調看了一次快炒店的錄影帶。果然，田幸強跟褚欽立先後離開，阿龍記憶完全無誤。這下，他的嫌疑變大了。雖然不能直接證實褚欽立車禍與他有關，單就他隱瞞與兩人一起吃飯一事，就頗起人疑竇了。

4

B警敘述果然引發敏超強烈的好奇心，不過也僅止於對『巨人』褚欽立而已。若要說與嚴校長命案相關，似乎還有點薄弱。

「聽到這裡，大家的疑問都會跟你一樣。」B警領首，表示敏超的疑問完全合理，「沒人會認為找到某個高個子，就可以說他是殺害嚴校長的兇手。」他說的時候，表情很嚴肅。

敏超的心跑得很遠：跑到樟崎路、愛慈育幼院、跑到S縣。他好像看到一個高大的身軀在這些地方移動，手長腳長，像一隻白額高腳蛛，騎著一輛後來撞爛的摩托車。

B警不知道敏超在想什麼，還以為他誤認警方過度聯想，找到一個死因未明的高個子，就硬要把兩個案件相關聯。

「你一定覺得我太草率，對不？」B警說：「一個巨人，好，就算

被謀殺死，也不能隨便說他跟其的案件相關。」

B警講得拗口，覺得自己像在繞口令。他露出懊惱的神情。

「我知道，我知道。」敏超很不好意思，趕忙解釋說：「喂，拜託，兄弟。我們認識那麼久，我對你很了解好不好？你一定看到相關的蛛絲馬跡，要不然不會這麼說。」他拍拍B警的肩膀，表示他完全了解。「你可不像貴局同仁，雖然很認真辦案，卻都發現不到任何東西。」他順便把N縣警局現在偵辦嚴校長命案的進度暗諷一下。

「好啦，好啦。別話中帶刺啦。」B警趕忙把談話拉回來。「褚欽立的車禍案到我剛才說的進度時，N縣警局還完全未涉入。雖說田幸強設籍在我們這裡，S縣調閱車籍資料，以電話訪談他，基本上我們並不會涉入。」

「嗯，了解。」

「我們之所以涉入，是因為S縣覺得田幸強應該隱瞞一些事情，想要訪談他，需要他的背景資料，所以照會我們。」

說到這裡，B警又頓了一下，若有深意的說：「好巧不巧，受理的人剛好是我。」

聽到這裡，敏超也意識到：關鍵點到了。他了解B警，是一有性情、有正義感的人。他平常總默默支持草根性社會運動，私底下提供合理的協助，但是一切必須在合法的範圍內。

現在，他選擇私底下密會敏超，一定遇到相當敏感的問題。從他講話的口氣可以知道，陷入膠著的命案應該遇到突破性的進展。

「我調查了田幸強背景，工作狀況，你猜怎樣？」

「怎樣？」敏超急起來了，抱怨說：「兄弟，不要吊我胃口好嗎？我撐到胃痛了。」

「他，竟然是副議長的親信！」B警一字一字慢慢唸出來。

「親信？」敏超想了一下，問：「等等，等等。這是怎麼說，是

什麼親信？」就他所知，洪慶雄有綿密的社會網絡，包括農會、金融、以及一些人頭掛名的地下行業，諸如當舖、夜店等。他長年在N縣跑新聞，對在其中活動的人多少了解，並沒聽過田幸強這號人物。

「檯面上的人物，不一定是親信。」B警說：「你知道賽鴿這檔事嗎？」

「賽鴿？」敏超搖搖頭，表示不清楚。

「對，賽鴿。」B警說：「賽鴿，其實也就是賭鴿，一個龐大的競賽類賭博活動，輸贏動輒百萬、千萬。」

「你是說，洪慶雄也參與這項活動？」

「沒錯。」B警說：「他很熱衷賽鴿，應該說他初出道時是從賽鴿開始，算是他的『起家厝』。」

「咦，新聞跑這麼久了，我怎麼都不知道？」敏超很訝異，雖然耳聞洪慶雄靠賭起家，完全不知道靠的是賽鴿，還以為依靠傳統的天九牌或骰子、麻將等。

「可能他當做本業在經營，很低調，想保有他的本源吧。」講到這裡，B警搖手說：「今天，我們倒不是要研究洪慶雄的發跡史。回到田幸強吧，他就是幫洪慶雄負責養鴿的人，所有跟賽鴿相關的事情，都是他在處理。據我們私底下了解，他們私底下還經營賽鴿簽賭。光靠自家鴿子的獎金和簽賭佣金，洪慶雄一年就有千萬收入。」

「所以……？」說到這裡，敏超其實可以掌握B警的意思了。沒錯，這真的是有力的連結：一個並不那麼常見的『巨人』，跟洪慶雄的親信見面後，竟然在暗夜騎車自撞，命喪偏遠地段。

他沒有先說出自己的推測，靜靜等著B警自己告訴他。

「掌握到田幸強的背景之後，我很自然會想到嚴校長的命案。我們不是一直在找留下大腳印那個『巨人』嗎？我們不是一向懷疑，幕後的指使者就是洪慶雄嗎？」B警口氣高亢起來，說：「現在，洪慶雄的親



信田幸強跑到S縣去，跟一個罕見的高個褚欽立見面。兩人一起吃飯、飲酒。之後，褚欽立酒醉騎車離去，後面一輛車持續尾隨，而開車的人就是田幸強。兩人一路前後相隨，直到沒有監視器可以採證的地方。」

講到這裡，可能太激動了，B警的氣有些不順。他停了一下，嚥嚥口水，接著又說：「然後，褚欽立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偏遠地方自撞死亡。他在世孤家寡人一個，沒人認屍。」

「酒駕自撞、無人認屍，碰到這種狀況常常會結案了事。」B警看了看敏超，詢問他說：「這件案子如果就此結案，不會很怪嗎？知道這些細節後，我覺得一切好像都是幕後精密設計過，要讓褚欽立的車禍隱沒於S縣，將他巨大的身軀埋藏起來。」

「很有可能。」敏超覺得B的推測有其道理，他思考著：依照這個脈絡，那雙鞋子在什麼時間，什麼動機之下，會被那位『巨人』埋到育幼院的樹下？他的個性謹慎，目前還無法確認那位『巨人』就是褚欽立。

敏超乾脆也把他的發現跟B警說了！

5

「我也在找你，你知道吧？」B警談話告一段落之後，敏超跟他說。

「咦，有嗎？我不是很清楚呢。」B警作勢拿起手機查看。

「不用看，不用看。很巧的是，正當我要打電話時，你就先來電了。」敏超望向公園那棵苦楝樹，一時之間頗有基督教徒『聖靈充滿』的感受。苦楝樹的樹皮刻滿交錯的樹紋，看似隨機，實則亂中有序，充滿奧義。一切，彷彿即將水落石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啊，也許嚴校長默默護佑著一切吧。」他若有所感。

「什麼？」B警抓不到敏超的話。

「是這樣的。嗯……。」敏超想要找到話頭，從哪裡開始說起呢？他覺得一切，似乎得從雋音回國說起。「昨天，你們大概不是非常清楚，嚴校長遇害已滿百日，他兒子雋音專程從維也納回國，要去祭拜父親……。」

敏超把雋音看到紙條，兩人前往愛慈育幼院，在杉木根看到一雙大鞋的經過跟B警說了。

「最直接，最叫人震撼的是，袋子裡頭有一張紙條，書寫：『主謀者洪慶雄』。」說畢，敏超看著B警，想要知道他的反應。

「這不就結了！」B警衝動起來，血潮瞬間衝上頸項、耳根、臉部。「但是，等等，等等。」他雙掌前推，做了個暫緩的手勢，說：「給我一分鐘想想，這兩條線怎麼兜起來？剛聽到的直覺是：這下洪慶雄完蛋了。但是，真的是那樣嗎？讓我消化一下。」

「我也需要呢。」敏超說。

兩人兀自站立著，各想各的。這時，苦楝樹上飛來一小群綠繡眼，嬌小渾圓的身體，在枝桠上穿梭跳躍，發出銀鈴般的聲響。

「吁。」敏超吐了一口長氣，某次拜訪嚴明清的情景不請自來。

那次，他們坐在雨簷下喝茶，有一群綠繡眼在屋外樟樹枝桠間穿梭，發出銀鈴般悅耳的聲音。他對聲音並不特別敏感，對茶香倒有特殊的品鑑天份，舌尖啜賞著沈香的清新韻味。

突然，一陣柔風吹到樟樹樹梢，再翩然掃拭雨簷上那串風鈴。

「鏗鏘。鏘鏘。」風鈴發出清脆的聲音。

樹梢那群綠繡眼好像聽到了，熱烈回應那串風鈴。頓時兩種聲音上下交織，揉成立體的音響。

敏超記得他說：「哇，那群小鳥好像在跟風鈴對話。」

「是啊。」嚴校長回他：「雋音都這樣說。自從我掛了那串風鈴之

後，綠繡眼常來。而且，牠們從風鈴中得到更多的訊息，啼叫間語言更加豐富。」

「聽起來很玄。」敏超說：「雋音的想像力真豐富！」

「可能不止想像力。」嚴校長若有深意說：「雋音也許擁有更寬闊的認知能力……，關於這點，我也很好奇，是我在研究的。」

嚴明清比了比風鈴，跟敏超說：「你知道這只風鈴吧？」

敏超知道，太特別了。六隻音管，除長短不同外，一端都雕了人頭。嚴校長有次與一群田野工作者到南太平洋一個偏僻的群島，當地一位民俗工作者送他的。

「嗯，聽校長說過。」敏超答。

「對。我跟你說過。」嚴校長頷首，說：「我當它就是一件單純的發音器，雋音卻聽到另外的東西。」

「什麼？」敏超的好奇心被召喚出來了，他也很好奇，雋音這個『怪胎』會怎麼看這只風鈴？從小，大家就都覺得雋音很怪，常常這邊看看，那邊聽聽，就說他聽到什麼蟲、草、樹、雲說話了。

『怪胎』！私底下小朋友這麼說他。當然了，他不敢說給嚴校長和師母知道。

「他說，這幾根管子，發出喜、怒、哀、憂、悅、樂不同音響。」

「咦？」敏超聽得傻眼。六根管子聲音當然不同，雋音是否『過度解釋』？

「我本來也這樣認為。」嚴校長說，露出讚嘆的表情，「可是風來時，雋音做了個實驗給我看，他把音管分別隔離，每次讓一支單獨觸敲中間鐵片，真的呢，聲音果然有情緒悲喜的性質。」

「這麼神奇？」敏超不敢相信。

「我也覺得很疑惑。」嚴校長說：「後來雋音拿給我看，管子的人臉雕刻，都開了五官七孔的洞。你看。」

嚴校長從雨簷解下風鈴，遞給敏超看。果然，六個人頭分別有喜、怒、哀、憂、悅、樂的不同表情，很巧妙用五官表現出來。

「雋音說，不同表情，實際上由五官七孔的不同開孔狀顯現出來。」

敏超還記得自己聽到那裡，已經有些暈頭迷失，快要招架不住。

「這些孔洞接、發天地氣韻，就會發出不同情性的聲音。」嚴校長進一步玄化他的說法，「萬物皆有音！」他搖搖頭說：「雋音說的。」

「原始民族，有那麼透徹世間的理解能力嗎？」說真的，敏超不相信南太平洋樸實人種那麼進化。

「原始民族？」敏超至今仍記得嚴校長的說法：「他們看到的世界，不是我們看到的。」

「喔！喔！」敏超知道校長是民俗人類學專家，不敢再造次回話。

綠繡眼跟風鈴當下連結在一起。

「校長家那串風鈴，現在一定也響個不停吧。」

他望著苦練樹上頭那群綠繡眼。風一陣陣柔柔吹送，有如沙灘湧動的淺浪，它們隨著風意來回穿梭跳躍。一陣子之後風勢狂亂一些，那群綠繡眼像丟擲向天的沙丸從樹上迸衝而出，化為空中的黑色身影全部飛散一空。

6

敏超和B警在公園內，各自思索了一陣子，把手中已有的線跡略微組織。無法串聯的部分也用推測方式嘗試連結。沙盤推演之後，他們約略確定了一些步驟。

他們最怕的是，B警若把田幸強的背景公開，提供給S縣警察，洪慶雄恐怕馬上會得到消息。或許警局裡的人，包括局長，根本無意洩露，

但是迫於副議長的淫威，想要守密可能有其難度。

「所以，那雙鞋子和紙條，要先暫時隱藏住，等洪慶雄出招了再打出王牌，看能不能讓他一刀斃命。」他們的結論是這樣。

兩人推演的步驟是，B警把田幸強的背景調查公佈，並且大膽推論：褚欽立身高駭人，又和洪慶雄的部屬相識，『極可能』就是嚴明清命案的巨人兇手。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會被殺人滅口。假設性推論先在警局裡頭出現，『照經驗』一定會傳到洪慶雄那裏。

為了逃避責任，田幸強當然會說他沒有殺褚欽立，維持褚欽立自撞的現有假設。而且，很難去駁斥這種說法，因為沒有任何目擊者或影帶可資佐證。

「所以，我們先暫時避開這個。」他們商量後得到這個結論。

他們決定，把重點聚焦在嚴校長的案子上頭，繞過褚欽立自撞、逼撞的爭論。

「如何聚焦？還有，我什麼時候要出面呢？」雋音問。

「我們一定要先讓輿論沸騰。」敏超說，「我會先發難，暗示洪慶雄是幕後主謀的可能性。這是非常合理的推測，不是嗎？」

「洪慶雄會怎麼說？」雋音想聽敏超的推論。

「我跟B警想到的是：他和田幸強一定會全盤否定：不管褚欽立或嚴校長的案子，都跟他們毫無瓜葛。他們當然要這樣堅持，讓自己全身而退，畢竟我們尚未秀出證據。當然啦，他會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

「所以，我該出面的時候就到了，是嗎？」雋音問。

「對。」敏超說：「他一定不知道，我們不但掌握到血印之鞋，而且還有一張手寫紙。」

「有一點，我搞不太懂。」雋音面露狐疑之色。「為什麼我不乾脆現在就出面？」

「我跟B警也討論過這個。」敏超說，「到目前為止，說真的，我

們還是無法證實褚欽立就是把鞋子埋在育幼院那個人。畢竟，血印之鞋尚未公諸於世，我們還沒拿去鑑識，是否合腳、有沒有指紋等。」

敏超停了一下，跟雋音說：「毫無疑問的，田幸強涉入，大大強化了這個可能性。不止我們，一般人也都會這樣認為吧。」他比了個無奈的手勢，說：「我跟B警甚至還在想，是不是有什麼管道，可以先拿到褚欽立的腳掌尺寸，或是筆跡之類的東西。如果跟我們拿到的相差太大，就先忍耐一下，伺機再動。」

雋音循著敏超的推論想了一下，約略弄懂他們的思考軌跡。他有些憤恨，說：「意思是，就算我出面，拿出鞋子和紙條，仍然有許多可能性，無法保證將洪慶雄繩之於法？」

因為憤怒，雋音的臉都漲紅了。

「雋音，我知道你很急。」敏超安慰他說：「你知道嗎？對我們來說，道德是毋須立法的，有如天律戒條，自存於世間。壞蛋呢？壞蛋跟我們不一樣，別說道德，連法律他們也不用。我跑新聞跑了一陣子了，愈跑愈悲觀。很極端去想，法律反而幫壞蛋劃定清楚的界標，供他們閃躲、操弄。」

「所以，世間無公理？」雋音很不能接受。

「你說呢？」敏超說：「我覺得是：有！但是要去爭取。」

7

一切依照講定的步驟走，敏超跟雋音見面談妥之後，B警馬上跟警局長官報告他『駭人的發現』。

「嗯，嗯，嗯……。」所長詹秋佐沈穩地坐著，全面性思考訊息公佈後可能引發的波瀾。碰到棘手的問題，他會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交替彈打桌面，頻率之快如蜂鳥振翅。

「你就循程序，跟S縣那邊說田幸強的背景資料吧。」思考了一下之後，他停止指頭動作，先跟B警下達指示。

「好。」B警答。

「只把資料客觀呈現即可。」他進一步說，「嚴明清的案子不歸他們管，不需要多說什麼？」

「但是……，」B警和敏超沙盤推演時，已經事先想到這招，於是回答所長說：「報告所長，也許我們這個案子，是造成S縣那個案子的原因。如果沒有跟他們說，只怕他們無法攻破田幸強心防。」

B警的話很道理，很有力量，一時間，所長不知道怎麼否決。他也知道，『巨人』一旦跟『洪慶雄部屬』沾邊，很自然會聯想到嚴明清命案。

「假設兩案有因果可能，我們就要聯合辦案了。」B警說，「我們，或他們查到的資料，應該要共同使用吧。」

「嗯，嗯。」詹秋佐又開始彈打桌面。他看了看B警，表情正直，充滿追求正義的渴求。「你說的很有道理。嗯，好吧，你就跟S縣的人說明你的發現。但是，要注意，不要過度推測。」

「是！」B警認為他的小攻勢奏效，難掩興奮之情。

「記住，要保護自己。」臨出去前，所長叮嚀這位年輕的下屬。

「福仔。」B警出去之後，詹秋佐解散了適才參加會議的所有人，只留小隊長郭楠炳下來。

郭楠炳人肥肚圓，乃得「福仔」諱號。他已在警界打滾近二十年，知道所長要交代什麼。

「老大，你放心啦。」他跟所長比了一個OK的手勢。「我會盯住他，莫讓他衝太快。」

「少年人衝動，就麻煩你囉。」詹秋佐說。他在B警身上看到自己年輕的影子。

詹秋佐估量了目前的狀況，褚欽立之死反而讓洪慶雄站到有利的位置，跟正直衝動的B警所想剛好相反。死人不會說話，他反倒希望死的這位巨人不是嚴明清命案那位巨人。『理想中真正的』那位巨人還好好地躲著，等他們去捕捉。

「哎！」他嘆了一口大氣。他也知道，這是不太可能的。世界上沒有那麼巧的事情，田幸強會認識一個高大的巨漢。依他的直覺，褚欽立應該就是『兇手』，而且無法再開口說話。洪慶雄，大可把所有罪狀全部推給他一個人。

8

詹秋佐的猜測完全正確……。

B警跟所長報告之後，隨即把田幸強的現有資訊提供給S縣，並且提醒他們，褚欽立或許是嚴明清命案的可能涉案人。

在這同時，敏超也不著痕跡把『獨家新聞』以『追求正義，為師復仇』的理由，在『第一時間』跟N縣所有新聞同業分享。

這是一條敏感性的大新聞，各電台、報社知悉後，都準備在最快時間，以號外、即時報導方式處理。正當大家忙得人仰馬翻之際，幾乎所有媒體公關室又在不久之後，馬上就接到『洪慶雄辦公室』的通知，謂：副議長將在下午五點召開記者會，釐清他跟嚴明清校長命案的關係……。

各媒體已經手忙腳亂，又要調派一組人馬去做現場採訪，實在是太傷腦筋。偏偏這是大新聞，一旦漏消息，等於在競爭日眾的媒體戰國時代斷肢自殘。一下間媒體亂成一團。

「敏超啊，你知道消息了嗎？」敏超已將新聞寫好，正在辦公室寫特稿。寫不到一半，總編輯親自打電話給他，問他是否知道洪慶雄將召

開記者會的訊息？

「我不知道啊！」他很訝異：「怎麼這麼快？」

據他所知，一般平面媒體的新聞當然尚未發佈，電子媒體的也還沒刊出。他才將消息『分享』出去，大家應該會有一段訪察時間。他因為有B警私下提供資訊，自認目前的進度應該是領先同業的，怎麼洪慶雄馬上就要開記者會了？

「不快怎麼行？」總編輯說：「說法百百種，先說先卡位，他想要站到制高點。」

「但是，這也未免太快了吧。他知道什麼嗎？應該還沒有任何訊息發佈吧。就算有，頂多用跑馬燈方式預告一下。」敏超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說：「我還在想，他最快要明天才有動作呢。」

「一定是警局裡面有內線。」總編輯說：「我們什麼都沒有，口袋空空如也，都有人願意幫我們了，何況他們。」

「也是啦。」敏超不能否認。「不過也實在快得離譜！他土包一個，好歹也要找軍師或法律顧問商量吧。照這時間去算，他們從得到消息到決定開記者會，應該不到一個小時，簡直是無縫接軌！」

「是啊！」總編輯也覺得不可思議。「怎樣，你還是去一趟吧？看看他怎麼『練肖話』。」

敏超是『義報』駐N縣的特派員。這是一份獨立新聞，理想主義濃烈，立場偏左，平常靠小額捐款經營，時常面臨斷炊危險。諾大一個N縣，就敏超一位記者，他不去參加記者會也不行。

總編輯之所以特別問他，是怕他不屑去參加洪慶雄的記者會。他跟洪慶雄本來就水火不容，舉凡不利洪的新聞，幾乎都匯聚到他這裡，儼然是『反洪慶雄總部』。

洪慶雄開記者會，自嚴明清命案發生至今，這是第一次。之前他發過幾次簡短聲明，都只是新聞稿而已。他敢開記者會，一定是要發佈可

供脫罪的說法，說穿了，就是『練肖話』。總編輯知道敏超的脾氣，很怕他不去。

「去啊，我會去。」沒想到敏超斬釘截鐵說自己會去。「看他怎麼掰。」

敏超沒跟總編輯提到血印之鞋和紙條，他得去聽聽洪慶雄怎麼說，再決定什麼時候把這個震撼彈拋出去。

9

趕去記者會現場之前，敏超突然想起來，應該跟雋音講一下洪慶雄要開記者會之事。

「真的嗎？」雋音已經回到家裡，聽到這個消息，震驚程度不在話下。

「你注意看一下新聞。」敏超說：「說不定會有直播。就算沒有，應該也會有即時新聞。」

說完，敏超趕忙騎摩托車趕到議會。記者會地點在議會新聞室。他有議會停車證，車子可以停到地下停車場。但他猜測，同業一定爭先搶位置，外頭也會亂成一團。

他的猜測完全正確，尚未來到議會，沿途已經碰到幾台SNG直播車。到了議會狀況更是混亂，大廳前拱形車道已經被幾部SNG車佔據，留下的一半車道雖然還能夠讓車輛穿行，但是得非常小心，車速放到最慢才不會被擦撞到。就這樣，車子一部卡住一部，許多人都塞在車陣中。

敏超沒有這個困擾，摩托車很容易找車位。停好車，他馬上快步走到新聞室，本來以為會搶到前面位置，哪知道前面座位已經被佔光，他的位置已經在中段。

記者會整整延遲了四十分鐘。看到一堆SNG車，敏超趕緊撥電話給雋音，叫他開電視看，應該可以看到直播。

許多記者利用空檔跟新聞主播連線，詳述案子的來龍去脈。最新進展當然是：幾天前，S縣發生一件死亡車禍。本來，警方以為是單純的自撞案件，進一步調查竟然發現，死者身形高大，出事前與N縣副議長洪慶雄的員工田幸強曾經見面。這難免令人產生聯想，是否與護樹聯盟榮譽會長嚴明清的命案相關……。

記者會實在延宕太久，等待時候，一些原本來不及的人也全部蜂擁而入。洪慶雄終於出現時，新聞室已經擠得水洩不通，一看到他露臉，鎂光燈閃個不停，好像大明星出現，久候的粉絲爭先恐後搶鏡一般。

敏超審視洪慶雄，想在他的臉上看到驚慌、恐懼，或者虛矯、粉飾等。他並沒有看到這些，看到的是他一貫疲憊、委頓的臉，不怎麼健康，猶如冷掉的紅龜粿，仍因發酵而膨脹，卻已經癟塌。

正當鎂光燈閃個不停，他卻停下來，並未往中間主位走過去，等待著什麼的模樣。

「你們可以出來了。」大家等他進一步動作時，他卻往裡頭招手。

「怎麼回事？」

「搞什麼神秘？」

「叫誰啊？」

「找人背書？」

「找替死鬼？」

記者席湧現騷動，大家猜測著。

「哼！還用猜？」敏超不屑哼了聲：「一定是田幸強。不知道套好什麼招了？」

這時，側邊門先有一個人影閃現。大家瞪大眼睛看，是一個相貌英挺的人，穿著筆挺的西裝，布料手工都很精緻高級，一看就是名牌。白

襯衫上一條鐵灰白斜紋領帶筆直貼著，非常雅致。

好帥的人！記者席滿是驚豔的讚嘆，尤其女記者。大家都認出來了，他是享譽全國的名律師洪景森，全國最大律師事務所『導律』的負責人，平常極少出面，一旦現身，通常替企業家和大明星打官司，承接案件幾乎全部勝訴。

「洪慶雄怎麼聘得到他？」

「他為何會接這個案？」

「幾乎穩敗的案子，難道他能一手遮天？」

「一定是得到天價酬勞！」

「哼，衣冠禽獸！」敏超根本不認識他，倒常看到他出現在螢光幕，通常不是什麼大案，八卦、誹謗類案件不少。一看到是他，穿得人模人樣，敏超忍不住咒罵。

他走到洪慶雄身邊，站定，樣態非常輕鬆自在。兩人並立，形成強烈對比。洪慶雄穿著隨便，黑色長褲、紅白綠寬紋polo衫，看起來像夜市貨。不認識他的人，可能會以為是街市大叔，糖尿病或腎臟病纏身什麼的。

「別看他這樣。」敏超旁邊，坐著『+周刊』記者，帶實習妹妹跑新聞，小聲跟她說：「他的手錶是名牌陀飛輪腕錶，一支要價1500萬呢。」

兩人互相禮讓那樣，都謙請對方走到主位。客套後，當然還是洪慶雄坐過去，洪景森坐到旁邊。

「田幸強呢？」敏超不免疑惑，今天的主角就算不是他，至少也是配角，怎麼沒看到他過來。

跟他有相同疑問的人很多。比較敏銳，有經驗的記者卻也看出來了，他們的桌上擺了四支麥克風，應該不止兩人會出現。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大家好……。」開場白是洪慶雄說的。他的聲音非常沙啞，聲帶似乎長期受到菸、酒、檳榔侵蝕，已經不堪使用。

「今天這個記者會，想要說明的東西很多。」簡短開場後，他轉頭看著洪景森，接著說：「大家都知道，我不會講話。接下來要說的事情比較複雜一點，我就委請我的律師，洪景森大律師，替我說明。他完全了解整個事情的過程，甚至比我還了解。以後，關於嚴明清校長的案件，我就不再發言，全權交給洪大律師。」

洪景森接過麥克風，氣定神閒，台風穩健，好像資深的主持人，一切都在掌握中一般。

「今天，大家會到這裡，想必都是關切嚴校長的案子。」洪景森說：「我的委託人，洪副議長，自從嚴案發生，就一直承受莫大壓力。如果問：世界上，誰最希望案子早日偵破？我敢說，那人一定是副議長莫屬。」

「幹。說什麼瘋話！」敏超火冒三丈，忍不住啐了一聲。他的激烈反應引起一陣小騷動。坐在中段的人，很多都回頭觀看他一眼。

敏超有些後悔，怪自己太衝動。他很怕雋音現在正看直播，聽到這種不要臉的話，真是情何以堪！

洪景森果然不是省油的燈，場面雖然有些騷動，他本人完全不受影響，靜待騷動平息後，不慌不忙繼續往下說。

「幾天前，副議長一位員工，田幸強……。」

田幸強三個字一出，現場群情譁然，來採訪的人都已經知道他和S縣『巨人』的關係疑點重重，亟待釐清。狀況混沌未明之際，洪慶雄就主動出擊，真不知道他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洪景森對於台下喧鬧看似習以為常，他索性把雙手交叉，麥克風任其垂下，平靜等待這些聲音結束。

聲音一下下就靜默下來，所有人都注視著他，生恐漏掉接下來的話語或畫面。

「好。」他趕緊收束自己鬆散下來的樣貌，拿起麥克風又說：「田幸強，三天前主動求見副議長，說他有件事情要報告。議長很忙，原本沒空見他……。」

洪景森停下來，似乎想到什麼事情，用徵詢的口氣問大家：「應該，大家都知道田幸強吧？需要我說嗎？」

記者席又是一片喧嘩，『需要』跟『不需要』的聲音彼此交雜。

「喔。」洪景森左右環視一圈後，說：「看來，需要我說明一下的朋友還是不少。好，我就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吧。」

說完，他頓了一下，轉頭看了洪慶雄一下，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副議長除了從政外，也是一個愛鴿人士。踏入政界之前，還曾經擔任亞洲賽鴿協會理事。嗯……，時間寶貴，我長話短說。目前，副議長公務繁忙，賽鴿的相關事宜，就都交給田幸強代為處理。」

「田幸強的身世和背景比較特殊，嗯……，這方面，等一下，我再請他自己說明好了。」

說到這裡，洪景森故意停下來，作勢對著側門探了探頭。

敏超突然覺得自己的胃緊縮起來，一個不好的預感突襲了他，甚至到了令他冒冷汗的地步。洪景森提到田幸強會出來對自己的背景做說時，他就已經感到慌亂。

『田幸強的身世和背景比較特殊。』怎麼個特殊法呢？看似輕描淡寫，附帶一提那樣，卻蘊藏著無限的爆炸能量。敵方開闢的新戰場，他們完全料想不到，如墜五里霧，他們搞不好已在裡頭佈置好陷阱和武器了。

正當敏超忖想的當下，所有採訪者的視線都被側門出現的人影給吸引住。他們往那裡瞧過去，出現的是兩個人影：一個年輕人，看似三十多歲，攙扶著一位老婦。年輕人穿著黑色緊身T恤，身材壯碩精實，猶如輕量級健美選手，用緊身衣裹住壯碩的肌肉。光頭造型又是黑色衣服，給人黑道老大保鏢的聯想。

老婦人看起來像是原住民，挽髻，滿頭白髮，但是充滿野性，不願伏貼被束綁起來，率性自由竄揚。她可能很老了，行動不太方便，田幸強攙著她出現後，連洪景森和洪慶雄也都起身去幫忙，三個人一起把她護送到座椅上，表現出敬老尊賢的樣子。

田幸強出現也就罷了，不知何故冒出這位清癯的老婦人，大家全呆晌住了。驚訝後，直播記者一個個開始跟主播連線，敘述這裡的場景：有一位神秘的老婦人被帶出來，不知有何用意……云云。

攝影機全部對焦到她臉上，一群攝影記者原本就跪在前面搶位置，現在更動用連拍，瘋狂獵取特寫鏡頭，希望一舉拍攝到經年難見的新聞照。

敏超的心更加複雜、慌亂。不知為何，愛慈育幼院浮上他的腦海：愛慈緊鄰原住民部落，老婦人很明顯是原住民，『巨人』把鞋子放在那裡……。

這些殘片好像有些未知的關聯，是這樣嗎？什麼關聯呢？

他的心更亂了。

11

雋音接到敏超的電話後，趕忙打開電視。電視已經很久沒用，雋音擔心會斷訊。還好，訊號完全正常，並未被斷線，畫面出現時他才想起來，似乎聽父親說過都是用帳號代繳。

他很少看電視，加上久居國外，正躊躇要選什麼頻道，沒想到打開就已經是洪慶雄記者會現場。

雋音的心臟加速跳動。連線記者講了一下話後，因為洪慶雄還沒露面，就先把畫面切回新聞播報的攝影棚。跟所有現場等待的人一樣，雋音枯坐在電視前面將近半小時，記者會才終於開始。

雋音的感受跟敏超幾乎是一樣的，當田幸強跟老婦人出現時，他原本已經慌亂的心更加混亂。甚至，不到一分鐘，他的整個心猶如捲入漩渦一般，就要被拉墜到無底的深淵之中。

他認出那個老婦人了，百分之百確定，就是愛慈育幼院的孀孀，以前小時候去，爸爸都要他叫她pancinauun。他還記得，她的右手有三根指頭被削掉，小時候他會盯著看，pancinauun並不避諱，跟他說：「在工廠被切斷的……。」

所以，洪慶雄找他們來，到底要做什麼？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看到田幸強和pancinauun坐定了，洪景森說：「各位一定很訝異，田先生旁邊這位老奶奶是誰？請大家耐心聽我們說下去，一切就自然明白。」

「大家一定都很期待田先生親口講話。不過……，」洪景森真的很像職業說書人，或者說是機靈的政客，每次說到關鍵的地方，他都一定會停一下，半是弔胃口，半是觀察底下的人反應。

「這幾天，跟田先生討論的過程中，他數度提到，他的口才不是很好，有的話要我代替他說。當然，最後他還是會有所說明。之前，一些事件的來龍去脈，就由我來講好了。」

說到這裡，洪景森右手伸進西裝左內側，從內襯口袋抽出一張紙，攤開，瞄了一眼後，接下去又說：「嗯，關於本縣樟崎路段的開發，在座各位都是新聞界精英，一定比我清楚。當然了，這件事到現在未有定論，縣府已經暫停原定開發，也許日後更加客觀的評估出現，開發案會

照計劃進行……。」

「吼……。」

「噓……。」

記者席響動喝倒彩的聲浪，還有開汽水的聲音。聲勢如此浩大，換作是平時，敏超一定很高興，繼續鼓譟。當下，他的反應卻出人意料，異常的冷靜。他知道洪景森這段話不過是暖場罷了，金天的重點既非開發案，也無關那排參天巨樟，根本就是嚴校長命案，剛才那段話雖然暗放冷箭，充其量無非潤喉鑲邊，不值得回應。

「副議長是N縣老住民，世代在此定居繁衍，親多友眾。本於人親土親之心，副議長及不少親友在樟崎路附近購地，初心本為長居鄉里，非常單純。後來縣府因為開發需要而進行都市變更，亦屬行政部門客觀考量，外界炒作為副議長居中介入，冒用人頭，不止對副議長構成傷害，原地主聲譽與權益也不免受損。開發案延遲後，副議長雖極力安撫，然而關係人繁浩，並非副議長可以完全掌握……。」

洪景森又習慣性停下來，這次卻慎重許多，眼睛掃描會場，表情嚴肅。「不知道各位是否記得，去年歲末，嚴校長命案發生前，樟崎路曾經發生一些事情？」

他就像是講台上的老師，或者益智競賽的主持人，說完問題等待搶答一樣，瞪大眼睛、揚起眉毛等待答案。

他也算得夠準，台下馬上亂成一團，群起「搶答」：

「有啊，有啊。」

「潑漆嗎？」

「沒啦，什麼才潑漆，灑貓血啦。」

「對啊，殺貓，還吊貓屍。」

「喔，對啊，對啊……。」

現場鬧哄哄，幾乎變成同業間的聊天會。敏超心裡好難過，尤其聽

到旁邊那位記者賣弄經歷，跟年輕的實習女記者誇炫採訪場景。

其實，那個新聞他也是第一個知道的，事情就發生在嚴校長遇害前幾天，清晨他還在睡覺，就接到校長電話，說推門外出時，就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最靠近他家的一棵樟樹上頭，有一隻貓被倒吊掛在樹上，旁邊幾棵樹的樹幹被潑灑許多紅色斑點，不知是否為貓血……。

當時他馬上叫校長報案。時值護樹行動取得初步勝利，砍樹開發案暫停。敏超身為聯盟要角並未出面報案，新聞也未以『獨家』方式處理。

想到前塵往事，思及嚴校長可能因此殞命，敏超實在百感交集。

「是的。貓血、貓屍！各位先進當時雖以新聞方式客觀處理，於當時脈絡中輿論均指向副議長。副議長當時並未多做辯解，不知道各位記得嗎？」

洪景森轉頭跟洪慶雄致意，好似舒緩他之冤屈，並對他投以『副議長，您辛苦了』的眼神。看在眾人眼裡，不覺對其演技歎為觀止。

「之後，就是嚴校長的命案了。」洪景森臉上擺出『天理難容』的憤怒。「副議長當時人在國外，接到消息時相當震驚。當時他不住思考，樟崎路購地地主他都認識，雖然不乏脾氣暴躁之人，思前想後，還沒人會衝動到那地步。何況，他認識的親友中，根本沒有身高過人的『巨人』。」

洪景森停下來，手中資料換頁，說：「當時副議長發了一封信，時過境遷，容我再稍微複述。他說：若有朋友因替本人出力，一時不慎鑄成大錯，也懇請能向警方自首，接受司法之公正審判，避免一錯再錯。」

「咳。咳。」洪景森咳了兩下，面色凝重，說：「副議長最擔心的事情，三天前，很不幸的，證實是真的了。」

他轉頭看著田幸強，無限抱憾說：「田先生三天前，可能是碰到

……，嗯，今天大家知道那件事情吧……，S縣那個車禍。他知道事情已經掩蓋不住了，才終於跟副議長坦白：看到副議長蒙受不白之冤，心情鬱悶，他實在氣不過。他出身育幼院，國中後即輟學鬼混，數度進入感化院，若非副議長長期照顧他，恩同再造，恐怕今天已經命喪黑道火拼中。」

「所以，人是他殺的？」

「S縣車禍也是他製造的假車禍？」

講到這裡，大家又開始鼓譟。時間緊迫，雖然洪景森唱作俱佳，演技高超，大家已經開始不耐煩。

「又不是來聽你個人秀。」有人大喊：「叫田幸強自己說好嗎？」

「OK，沒問題。」洪景森樂得順水推舟，說：「我已經把背景、脈絡交代清楚，接下來，就要請田先生去說明事件的經過了。」

「田先生，請。」洪景森右手一伸，擺出請的動作，好似風度翩翩的主持人。

「喔，真是一隻狡猾的狐狸。」結束他的演講之後，許多人心中慨嘆著，洪景森能夠躋身為國內名律師，實在不是浪得虛位。他剛才所講，看似在做背景陳述，內裡已經不著痕跡幫洪慶雄做脫罪，把他拉到事件之外！

「實在厲害！」敏超旁邊那位老記者不時跟女實習詮釋洪景森的手法。

「委託他的費用一定是天價吧！」女實習吐了吐舌頭。

「妳知道洪慶雄的財力多恐怖嗎？」老記者說，一邊擺出誇張的表情，好比參加鬼臉比賽，整個臉扭皺成一片，好似擰掉水份的毛巾尚未攤平時那樣。



第六章

1

田幸強接替洪景森之後，不知道是怯場或口拙，現場的講述很混亂，時序和資料跳來跳去。當下大家的感覺都差不多，資料雖然給了許多，一時之間完全無法消化或者理出頭緒。

反倒在事後，某週刊透過議會公關室找到洪慶雄，安排一個田幸強的獨家訪談。雖然沒什麼新的資料，經過巧手整理和潤飾，倒也勾勒出完整的一套說辭：

我和褚欽立都出身自愛慈育幼院，他是原住民，父不詳，我們都相信他父親是外國人，要不他不會長那麼高。但他不確定生父國籍。他母親年輕就因肝病去世，據說是陪酒的後遺症。關於這點，我們並不清楚，也許pancinauun知道。

pancinauun是布農族語，嬌嬌的意思。育幼院大家都叫她pancinauun，連我們院長田約翰神父也這樣叫她。

至於我，父母都不詳。我被丟在育幼院門前。院裡頭不少小孩都這樣，我們都是深夜被丟在育幼院門前，哭聲驚醒神父和pancinauun，他們幫我們撿進去。要不，我們可能會被露水凍死，也可能被野獾或山貓咬死。我們院裡頭跟隨神父姓田的，都跟我一樣，父母不詳。

育幼院並不能養我們一輩子。國中後我到平地，也不可能再回育幼院了，我變一個小流氓。我進出感化院跟監獄許多次，在裡頭，我會碰到幾個育幼院的朋友，我們都覺得對不起神父，他其實就是我們的父

親，知道我們變壞，他一定非常傷心。

褚欽立跟我們不一樣。別看他很高大，他很害羞。他太高了，被當怪胎，連在育幼院都被笑，何況出社會。他後來進了士校。他國中就去讀，當時就很高。後來他一直長，長太高了，超過195吧，不合格。但他說剛好。太高了，最後幾乎都在伙房幫忙。他很不快樂。

他一直很不快樂。退役後找事不容易，他去當保全警衛。工作好像很輕鬆單純，卻常被指指點點，連小孩都像看馬戲團動物那樣看他。

半年前，他辭職了，來找我。他想回育幼院看看，我們找了幾個院生一起回去，兩台車，其中一台我開。

育幼院早就荒廢。雜草都長出來了，再不久房子也會壞掉。褚欽立心情好像很差，他很懷念神父。神父幾年前過世，我們有去送他。神父火化樹葬，埋在平地。我們約好以後找時間再去看他。

我們還去找pancinaun。pancinaun還記得我們，褚欽立她最熟，因為高，個性內向，小時候小孩會笑他。她記得不少褚欽立年幼的事。她說褚欽立玩鞦韆和翹翹板都很辛苦，腿太長了，要縮起來。她說，神父猜他爸爸是荷蘭人，

荷蘭有一種人手大腳大，褚欽立的手腳跟他們很像。

載他們回來之後，我們就散了。褚欽立是騎摩托車來的，騎上去看起來很怪，就大人騎娃娃車那樣。他說他那時沒職業，在找。我問他想做什麼。

「自己一個人的工作。」他說：「不要讓人看來看去。」

「誒，」我想了一下，問他：「你想不想來我這裡做？我需要一個人幫忙養鴿子。」

他很有興趣，擔心自己不會。我告訴他，只要負責飼養跟清潔就好，其他像訓練或調配食物的，都是別人的事。

他約在五個月前來。也沒有租房子，就住在我們鴿場的雜物室。

我平常幾乎每天都會去鴿場，那陣子，老闆心情不好，說嚴校長對他有成見，事事反對他。我的脾氣不好，跟老闆說：要不要教訓他？

老闆當然不答應。老闆現在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說他做事要光明正大，聽我說要學討債公司那樣，灑血什麼的，還惡狠狠罵我一頓。

我比較衝動，那陣子到鴿場就常罵，罵那群環保人士……。我的脾氣就是不好。

褚欽立看我這樣，有一天突然跟我說，他可以替我做這件事。我實在也是衝動啦，就問他：「你有辦法？」

我們商量了一陣，他說他敢殺動物，也許隨便抓隻什麼的……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生氣，也覺得噁心。怎麼說？他告訴我，以前當菜鳥剛入伙房時，長官喜歡吃狗肉，還會叫他們殺狗……

好，對不起！講這些東西。律師幫我預備時，本來叫我不要說，很……。

褚欽立就去做了。也就是校長遇害前。他告訴我，為了避監視器，他走田埂。大家都知道吧，以前我們這裡不是有一片菸草田嗎？有一間燻煙葉的菸樓。

他說他走那裡，煙草田沒有契作後已經荒廢了，他摸黑，繞了一大圈，到嚴校長家門前，那幾棵大樟樹。

完事後，我們其實很不安，那天晚上都睡不好。隔天，果然事情鬧到警局去了。好像，警察有問老闆，到底跟他有沒有關聯。

老闆還找我去問話。我之前說過要給校長教訓……。

老闆很生氣，說：「看，警察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一般人，不也就這樣想？」

老闆很生氣，我連氣都不敢吭一聲，何況說實情？

我只好裝無辜，說：「開發案牽涉到的人那麼多，應該有人很不爽，想給他教訓吧。」

當時我想：完蛋了。怎麼說呢？因為，我根本還沒正式把僱用褚欽立的事情跟老闆說。當時他那麼生氣，我只好把事情暫時緩下來，等一陣子再說。

老闆召見後，我趕緊跑去找褚欽立，想要跟他說好，事情裝做不知道。

2

到了鴿場，我發現他臉色非常難看。

「怎麼了？」我問他。

「我看報紙才知道，你說的那位『校長』，嚴明清。」他聲音顫抖的說：「竟然是我小學五年級的老師呢。」

我努力回想，當時，在部落的小學，是否真有這樣一位老師？但我想不起來。大家都知道，當時，在我們部落這種偏僻的學校，老師來來去去，一個學期，甚至有可能要換幾個老師。褚欽立說他整整教了他兩年，應該是在校很久的老師。可能我當時年紀很小，完全沒有印象。

褚欽立說他絕對不會記錯，因為後來老師很有名，變成一個民俗學者，還會到部落採集音樂。

褚欽立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對於認識的人非常忠誠，知道自己竟然跟以前教過他的老師潑貓血的……，他心情極度低落。接下來連好幾天，我去找他，他都渾身酒味，幾次餵鴿子的時間到酒都沒醒，還在睡覺。

他讓我非常困擾，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聘他的事情我都還沒跟老闆提過，他就已經有這種表現，若真的聘進來，常常會借酒澆愁，那我要如何處理？

嚴校長出事前一天，早上，我剛去到鴿場，褚欽立很認真跟我講，

他想去跟校長道歉。

「別傻了。」我說，「潑血固然很傷人，畢竟只在發洩情緒，事情過後就好了。你如果真的去了，萬一他不原諒你，那我豈不完蛋？」

「我會擔下來！」他說。

「你怎麼擔？」我問他：「你有不是吃錯藥，哪可能無緣無故去潑血？說到最後，還不是扯到我們這裡。」

就從那刻開始，褚欽立愈來愈奇怪。

他的酒愈喝愈兇，我甚至覺得他出現幻覺。傍晚我又去鴿場巡視時，他已經爛醉入泥，癱臥在地上。

我實在很怕老闆來。老闆不定期會來看一下。於是，我想要叫醒他，要睡，好歹到他的床上躺。

他就像說夢話一樣，開始吵鬧，說什麼他「知道了，知道了。」

「你們根本要借刀殺人。」

「我都看到了……。」

「我要跟校長說……。」

從那刻開始，他整個人就好像變了。

結果，隔天晚上，就發生了那件事……。而且，還有『大腳印』留在現場！

看到新聞後，我完全嚇傻了，嚇壞了。

我趕到鴿場，他的東西還在，卻找不到人。我也慌了，六神無主。打他手機也沒接，根本不知道他跑哪裡。

當時副議長在國外，還親自打電話給我，要再跟我確定，我確實完全沒有參與。我那時真的很心慌，根本不知道褚欽立跑哪去了？當時我還在想，他的個子那麼高，那麼顯眼，會不會不久就被抓到了呢？

就這樣，心情七上八下，整整過了好多天，打他電話他也都沒接，終於在大約一個星期過後，接到一通他的電話，跟我說他是在『愛慈育

幼院』打的。

「什麼？你跑那裡去？」我算算，已經過了將近一個禮拜，他都待在那裡嗎？那邊已經廢棄不堪了，不過，如果他找得到食物，也不是不可能。

「對啊。」他說：「我睡在以前的大通鋪，隨便窩。」

他還告訴我，他碰到pancinaun。pancinaun雖然年紀大了，還是可以走路，有時候，會一個人從部落走出來，慢慢晃到育幼院，在附近走走，再晃回部落去。

「山上夜晚那麼冷，你都怎麼渡過的？」我問他：「你應該有到部落買一些補給品吧？」

「有啊。」

當時，我很想問他：為何要殺掉嚴校長？他本來說要去道歉，為何會變成一樁命案呢？

可是，從他的答話中，我感覺到一絲絲的不對勁。就是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精神非常恍惚那樣。

「你是不是喝很多酒？」我問他。

「嗯，」他跟我說：「我必須一直喝酒，要不我會睡不著，一直被纏擾。」

那時聽他這麼說，我原本以為是他犯下大錯，腦中一直被校長的影子纏擾住。那其實就沒什麼好問的，我也就沒有開口。

「你打算在那裏待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說：「至少再一陣子吧。我想靜一靜。」

他這麼說，我也就不便再講什麼。我其實已經打定主意，就趕快上山去找他，問清楚當夜狀況到底是怎樣：他的腳印為什麼踩血留著？跟校長有衝突嗎？不是去找校長道歉，最後怎會成為血案？

3

掛完電話，我馬上就開車到山上。奇怪的是，到那裡時，育幼院裡頭已經沒人。我跨越蔓草走到以前我們合睡的大通鋪，雖然木頭製的床鋪還在，上面也是亂七八糟一片，蓋滿白沙，老實說，我根本看不到有人睡在那裡的痕跡。

我覺得很奇怪，褚欽立總不會騙我吧？帶著疑惑的心情，我乾脆到部落，想要一探究竟。

這個部落我算熟。小學前我都住在育幼院，讀的就是部落小學，同學也不乏部落小孩。

我先到雜貨店去問。雜貨店的老闆本來是一個雲南老兵，以前還當過村幹事，娶部落女孩當老婆，最後就定居下來，專營雜貨買賣。舊地重遊，我只看到一個年輕的外地女子在賣東西。原來是我同學段天岳的妻子，也就是老兵媳婦。聽他說，段伯伯已經駕鶴歸西。她呢，自然也認不得褚欽立。

「很高呢，」我跟她說：「一百九十幾公分。」

她想想，好像有呢。但是，是一個禮拜前。

「現在到部落的人變多，許多人經營民宿。」她不是很有把握，說：「好像有點印象，不是非常確定。」

在雜貨店無法得到明確信息，我想到pancinauun。如果褚欽立給我的消息是真的，他們倆應該見過面。他的話聽不出欺騙的成份。他好像也不是會編故事的人。

事情實在有點離奇，我懷著困惑的心情來到pancinauun家。她家離溪邊很近，快到的時候，遠遠聽到她在唱歌。很熟悉的旋律，她以前常常就會哼唱的布農族古調，在育幼院時幾乎每天都會唱。

我正想跟她介紹自己，她卻早就認出我來了。pancinauun的記憶力

很好，還記得我的右額頭有一道疤痕，一直到右眉，小時候調皮，爬樹時掉下來，被樹枝畫到的。

「前幾天，褚欽立也提到你。」pancinauun說。

「所以，褚欽立在部落。」聽她這麼說，我不覺興奮起來，這趟沒有白跑。

「走了吧。」她說：「他生病了。我幫他唸了驅邪治病歌。不知道有沒有效果？影響他的靈很強，我一個人力量小。以前都是大家一起唱，現在，大家都找祖靈去了。我變孤單了，能力也變小。」

「什麼？」pancinauun的話很玄，我聽了如墜霧中¹。

「他來看我，說他到山上走走。他要處理一些事情。他到育幼院去了一趟。」pancinauun解釋說，「他告訴我：田幸強陷害我。我必須處理一些事情。」²

我更驚訝了，記得他說要去校長那裡前，就曾經跟我說過，什麼『他看見了』，『你們要借刀殺人』等等。

「他到底說什麼？」我趕緊問pancinauun，不懂他為何說我陷害他。

「他說他聽到聲音。像風。像雲。像海浪。像地鳴。他的頭很痛。他聽到：你要再回去那裡。沿著原來的路。你將踏過黑暗的田野。經過後你會拿起矮凳。捶打敵人。是的。他就是一個敵人。你會捶打他。」pancinauun把他的話重複說一次給我聽。

這些話，在記者會現場，pancinauun已經說過了。她雖然年邁，記憶力還是非常豐富的。

1 編者註：記者會現場，聽到這裡，大家也都很驚奇困惑。有人說「推理劇」怎麼變「奇幻劇」。有人乾脆說是「推理奇幻劇」。

2 編者按：記者會現場，講到這裡時，田幸強就把麥克風交給布農pancinauun。接下去我們記載的內容，則是比對兩人說法，加以整合。

聽到這些話，我整個人呆了。我問pancinaun：「他是中邪嗎？還是他酒喝太多了？他一直在喝酒。」

「喝酒？這我不清楚。」她回答：「我只知道他中邪了。有一種曾經在這裏活動過，但是我們都沒見過的邪靈重回人間，蠱惑了他，他在兩個世界中，也在兩個世界外，他自己都搞混了。」

「妳怎麼知道？」我問她。我心中難免疑惑，會不會是pancinaun年紀太大，是她活在兩個世界中，把一切搞得亂七八糟？

「我的bai是巫師呢。她跟我說過許多故事。」pancinaun這樣告訴我，跟她在記者會現場強調的一模一樣：「bai告訴我，我的血液裡面流動的東西，跟她是一樣的。但是我的族人四散了，邪靈也四散了。世界已經不一樣。不再需要巫師。褚欽立來找我，我的血卻沸騰開來。我知道他出問題了，我真的知道。這就是我bai說的，我的血液裡面流動的東西，跟她是一樣的。他一出現，我腦中沈睡的的歌曲就自動跑出來，我開始唱驅邪治病歌。可是，我一面唱，一面恐慌起來，沒有人加入我，替我和聲，我的歌非常孤單。非常孤單傳到溪邊。溪水的波紋。藏在石頭下的蛙卵。即將降雨的雲。人們乾枯的淚水。瞬間就吞沒了它。我那無力的旋律。」³

pancinaun告訴褚欽立，她的能力不足以幫他，他得小心。然後，褚欽立就走了。

「回育幼院嗎？」我問她，「他告訴我，他住在育幼院裡頭，也在那裡碰到妳。」

「他已經分不清楚現在、過去、今生、來世了。」pancinaun跟我解釋：「他現在不是用身體在生活，用的是已經混亂掉的意識。他可能

3 編者按：記者會現場，布農pancinaun也即席吟唱該布農古調，並喟嘆其孤獨感，頗類唐詩「古調雖自愛，今人不多談」。

會隨著自己的意識流浪。」

聽完pancinaun的話後，我一時也束手無策。但是我並未放棄，仍在部落尋找了一段時間。雖然我對pancinaun的話充滿懷疑，但是我還是跑到記憶中，童年時期曾經跟褚欽立一起去過的地方看看。我去的地方還不少，山澗邊一個凹洞、杉木林的大樹洞、古道邊的石板屋。我在裡頭都發現高粱酒酒瓶，都是近期的。我懷疑就是褚欽立留的，但是無法確定。也有可能是別人留的啊。

最後，實在找不到他，我只好回家了。

那時，嚴校長命案還是鬧得沸沸揚揚。『環保人士遇害』、『國寶級文史工作者殞命』……，諸如此類報導每天都有。我老闆受到很大的壓力，我雖躲在暗處，身心也是備受煎熬。可以說，三個月來，我都活得戰戰兢兢的。

嚴校長命案雖然跟我毫無關係，pancinaun的話讓我愈來愈沒把握。我想：如果褚欽立真的心智混亂了，是否有可能做出自己也不知道的事？

想到pancinaun引述他說的話，我就全身毛骨悚然：

一直有聲音。像風。像海浪。像地鳴。

我要回去那裡。沿著原來的路。踏過黑暗的田野。

拿起矮凳！捶打敵人！。

是的！你必須捶打他！！

這是什麼啊？pancinaun不可能造假，這些東西湊在一起，跟命案的劇情好像就互相吻合。

每天，我都希望褚欽立打電話給我，一直沒有訊息。

4

一個禮拜前，養鴿場電話響了。我拿起來聽，是褚欽立，告訴我他現在就在N縣。

「處理一些事情？」他說。

「你在哪？」我趕忙問：「我去找你。」

「我受不了了。」他用狂暴的口氣說：「我已經把所有事情都講出去。」

「等等。」我慌了，問他：「你跟誰？講什麼事？」

「我到老師家，也到記者那裡，把事情掀出來。」

「掀什麼事？」我問他。

「我把你們要我潑血，吊貓的事情告訴記者。並且跟他們說，你跟洪慶雄根本就是幕後主謀。」他愈講愈激動。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我跟他說：「找個地方我們談談。」

褚欽立跟我說，他就要離開N縣，準備回到S縣去了。他說，這幾個月來他到處閑晃亂逛，甚至還回到以前服役的營區去。他的長官早已調職，以前他去的地方，每個都變了。

「我回到S縣，我住的地方，東西整理一下。」他說：「然後，我考慮去投案。」

投案？聽到他這麼說，我很訝異，問他：「所以，你的意思是，嚴校長是你殺的？」

「田幸強，你少在那邊裝無辜了。哼！」我的話，他以冷笑回應。

「喂，兄弟。」我當時也氣起來了，大聲回嗆他說：「你不要愈講愈過分喔！我一時衝動，叫你去殺貓灑貓血，事後其實很懊悔。雖然嚴明清沒教過我，知道他曾經是我們那邊的老師，還教過你，我心中也是蠻後悔的。尤其看到你那樣。」



講一講，我激動起來，幾個月的壓力一下子暴衝。我跟他說：「你亂咬人，亂編劇情，說成我和副議長是什麼主謀，我不能接受！我田幸強雖然走過歹路，但我沒壞到殺人！你怎麼會認為我是主謀？你是怎麼了？」

可能我話說得重，也可能他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他竟在電話另頭哭起來。

「你現在到底在哪？我去找你！」想到這個高個兒在哭，我實在是又慌又亂。

「明天好不好？」最後，他跟我說。

我們約在S縣的一家快炒店，有賣酒。褚欽立說他必須喝酒。

「好吧。」我想，就先去見他，見機行事，再看看要怎麼辦？

隔天，我準時赴約。快炒店在S縣的大鎮圓環邊，很難停車，我人生地不熟的，一時間找不到停車位，停到很遠。

褚欽立已經到了，我遠遠就看到他的摩托車。他坐在店內等我，尚未叫菜。

「我不會叫菜。」他告訴我：「你叫。」

「你不是來過？」我問：「菜應該你叫吧，你比較熟。」

「我幾乎不會在店裡吃東西。」他告訴我：「我不喜歡被當動物看。我要不是外帶，就是買超商的速食品。」

說完，他眼神飄動，似乎在觀看周遭。

「怕有人看他嗎？」我心想：「他實在也很可憐！」

也不能怪別人，快炒店的桌子很矮，椅子也很小，他坐著，好像巨人到小人國。太顯眼太特出，任誰都會偷看一眼。

「你也真會選呢！」我說：「也不挑間桌椅大一點的。」

他說他根本不知道裏頭的擺設，以前走過時會聽到酒拳的吼叫聲。

「我需要酒，每天都要喝得茫茫，要不無法度日。」他懊惱的說。

「到底是怎樣啦？」我問他：「怎麼無緣無故……。」

我們開始吃飯，喝酒。我因為要開車，喝得極少，只有淺淺沾一下。褚欽立就猛喝了，一瓶300毫升，濃度58%的高粱，幾乎他一人喝掉。我本來想阻止他豪飲，後來想想：我有車，他若爛醉如泥，我也可以載他回去。想想，就讓他喝了。

他愈喝愈不對勁，開始胡言亂語，說的話跟pancinauun說的好像：「我不知道為什麼，去老師家灑完貓血回來，我的頭愈來愈痛了。我聽到聲音，像風、像地鳴、像海浪……。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聲音，你聽過海浪說話嗎？風也會說話？，地也發出聲音。叫我沿著原路回去……，」

「我真的回去了。也是選擇深夜，經過廢置的菸田。經過菸樓。聲音愈大，很奇怪，我知道只有腦袋有聲音，外面是安靜的。腦袋的聲音叫我拿起板凳，捶擊敵人。」

褚欽立愈講愈玄，他的人也完全變了。他的眼睛睜大，注視著快炒店外面。圓環車子間歇來去，根本不知道他在看哪？但他好像看得到東西，看到我看不到的。

「我進去了，我越過矮牆，對我非常簡單。我腦內的聲音一直重複『你要拿起板凳捶打敵人。你必須捶打他...捶打他...！！』。」

我覺得他已經醉了，神智不清，但仍然繼續灌高粱。

「田幸強。我根本覺得，有人在操作我。我很確定，有人在操作我。我愈變愈小，小到像是一個矮人。我看到一張黑檀矮凳，我已經變成我腦中的聲音了，我變成海浪、地鳴。我看到敵人。敵人很高大，撲過來要打我，我必須仰看敵人，要置我於死地。我慌了，敵人俯身要捉我時，我趕忙抓起矮凳捶打。敵人倒了。我默默站在那邊看，那不是老師嗎？血從腦門湧動出來。老師的手在動，很慢像刻字。」

說真的，褚欽立言之鑿鑿，我聽得渾身起雞皮疙瘩，覺得他發瘋，

或者像pancinaun說的，中邪了。他說話時，眼睛看東西的模樣，簡直就像他描述的真實東西在眼前發生那樣。真的很邪門。如果當時店裡面沒人的話，我真的會嚇死，搞不好跑掉了。還好，店裡頭大家都醉了，划拳聲音開始響起，愈來愈嗨。

「喂。褚欽立啊，」我趕忙想喚醒他：「你醉了，別再喝了。我送你回去。」我大力推他，期待能把他拉回現實來。

「田幸強，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這根本是你和你的老闆搞的。你們請人做法，把我迷惑了。」他說：「在你的養鴿場，我就開始看到那個畫面，聽到那個聲音。你們一定對我用蠱了，對吧？」

聽完這些話，三個多月來困擾我的東西才算有影子。我搞不清楚的是，那，褚欽立到底有沒有『捶打』嚴校長呢？聽起來，他在失去心智的狀況下胡亂幻想，會不會在他的幻想裡，他已經做了那件事，而他根本不知道？聽說，夢遊的人會有類似狀況。

褚欽立是否就是那樣？

說完，他的頭已經快要趴了。

「你在這邊等我一下。」我跟他說：「我去付錢。你就趴著休息。等會我去開車過來，再載你回家。」

於是，我趕忙去買單。車子有點遠，我急著過去開過來。才要開始繞圓環，已經看到他騎著摩托車上路，而且方向似乎不對。由於我不是當地人，並不確定他是否騎錯，或者另有捷徑。但我實在擔心他，畢竟喝了一整瓶高粱，所以我就一路尾隨他。

我們一路到了鎮外，路變小，路燈的間距愈拉愈寬，光線昏暗。跟著跟著，他突然就不見了。

沒能再跟到他的車燈之後，我馬上轉頭回去找。我怕他是迴轉了，為了追他，我的車速飆得還蠻快的，當下也沒時間細想，沒去注意到什麼叉路。回頭追了一陣子，又回到鎮上了。

我找了一個地方停下車子，打算叩他，手機沒電了，我也不知道他家住在哪裡，只好先回家。

隔天，警察就打電話找我，要我提供目擊資料，調閱的監視器上看到我的車一路跟在後頭。

我當時很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們告訴我褚欽立自撞身亡。我聽到就想，完蛋了……怎麼辦……

當天，我就去跟老闆『自首』，把事情前因後果跟他報告……

之後，大家就都知道了。

5

記者會尚未開完，敏超已隱約有個感覺：「完了！」

他匆匆趕回辦公室，胡亂把新聞稿發回報社。也不跟總編聯絡，逕自驅車趕到雋音那裡。新聞寫得有點草率，他覺得無妨。記者會人山人海，檯面上看得到的新聞很多，不差他這一筆。

他不知道雋音的感覺怎樣，他自己覺得不祥。也許雋音無法探知事情的整體面貌，畢竟他是研究室裡頭的音樂學者，不像他們跑新聞在外面混。敏超覺得不對勁的原因是：他們自己估量的狀況完全偏離對方呈現的狀況。目前看起來，雙方『想像』出來的狀況都缺少最關鍵的陳述：褚欽立的親口陳述。

他和雋音原本以為，掌握到那張紙條和血印鞋，即擁有褚欽立本人的物證。問題是，對方現在竟然以褚欽立神智不清加以反攻。最具殺傷力的是布農老婦

pancinauun的證詞。她看起來完全不像串供說謊的人。她的出現，幾可確認田幸強關於褚欽立神智不清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目前，敏超看不到對方的破綻。最壞的狀況是，田幸強所說全部屬實。次差狀況是，潑灑貓血的主謀是洪慶雄。

不管主謀是田幸強或洪慶雄，他們都成功避開謀殺嚴校長的罪愆，可能的罪行僅是潑灑貓血，企圖恐嚇的小罪。

褚欽立已經死亡，看來，殺害嚴校長，最後極可能歸指於他『意識不清』，『自認受蠱』而犯行，終至不了了之。

想到這裡，敏超有了『天地不仁』的感喟，心中五味雜陳。

沿路胡思亂想，車子一下間來到樟崎路。綠色蔭傘在上，天空已經染上落日餘暉，無數柔和的暈光穿射葉隙，灑下千萬如雨光柱。車行其間如入幻境。

「咦，怎麼有警車？」快到雋音家時，他看到縣警車停在路邊，旁邊幾棵大樟樹，照田幸強之說，就是褚欽立潑灑貓血的位置。貓血早經清理，清洗刮拭的地方痕跡仍在，大樟樹若未被砍將永遠留存，有如烙印。

「難道是B警？」下車後，他覺得警車車號有點眼熟。

門未關，敏超直接走進客廳。沙發上，雋音連同B警和偵察隊小隊長「福仔」郭楠炳端坐著。

「你來了。」B警看到他，馬上就問。他的眼神閃爍出一抹焦慮，敏超看得懂。

「對啊。」他深呼一口氣，回應他的焦慮。

「是這樣啦。」福仔接話說，「這次警方算輸了，竟然讓別人先開了記者會。」

四人皆搖頭浩歎，頗有前景艱難、任人宰割的無奈。

「田幸強說褚欽立幾天前來找過你們，嗯……。」福仔略略頓了會，似有深意看一下敏超，補充說：「他說：『我到老師家，也到記者那裡，把事情掀出來』。老師家，沒問題，我們來了。」

福仔停下來，情緒泛湧出來，有些激動，對著四圍空間說：「校長，對不起喔！原諒我們為虎作倀！」

福仔即興的性情之說，把雋音久抑的情緒整個掀開，他再也無法壓抑的啜泣起來。

敏超和B警也忍耐不住，眼睛泛淚。敏超往外凝視，夕陽光輝將近，晦暗悄悄僭位，黑暗即將來臨。『天地不仁』的想法又一次進入他的腦海。

「對不起。失控了。」福仔覺得自己率先失態了，愧對職責。他心裡有些懊惱，趕忙把狀態拉回來。

「本來，我們就猜記者是你。」他對敏超說。

「應該也只有我吧。哈。」敏超苦笑了一聲。

「對。」福仔說：「嚴先生剛才也說了……，嗯，所以，你不知道狀況，已經把褚欽立留給你的紙條丟棄。但是，埋在愛慈育幼院的鞋子，目前在你那裡。是吧？」

「對啊。」敏超已經準備好，下車時順便拎過來了。「在這裡。」

他把愛慈育幼院杉樹根挖到的黑塑膠袋呈給福仔。

「所以，裡頭有？」福仔問。

「一雙鞋底殘留血痕的膠鞋，還有一張紙條。」

「嗯，嗯。」福仔說：「連同剛才，嚴先生交給我們的，信箱裡頭那張紙條『愛慈育幼院，杉樹根』。」

他掀開塑膠袋，約略過目一眼。表情毫無得到重要證物的喜悅，反而流露一股無奈、氣餒的消沈感。

四人都知道為什麼，彼此相照不宣：原本，可用來作為洪慶雄犯罪的證物，現在只能用來證明褚欽立犯罪。

「事情怎會在一下間逆轉？」B警和福仔離開之後，雋音百思不解。這中間必定存在什麼隱而未彰的東西，才會讓事件輪廓若隱若現吧？

「雋音……。」敏超知道他的心情，期待跟『現狀』（敏超也不願承認是「事實」）有些差距，身為苦主，實在很難接受。

「雋音，再等幾天看看吧。」敏超只能這樣寬慰他。「小隊長跟B警我都算熟，兩人都是正直的人，如果有什麼新發現，他們一定會去偵辦的。」

講歸講，敏超心裡隱隱約約覺得，這是不可能的願望。照目前的態勢去看，案子大概就是定了：田幸強可能會以『教唆恐嚇』之類的罪名被起訴。至於校長命案，也許僅能推論是褚欽立所為。至於是有人唆使，或他『受蠱』、『心智失常』而犯案？按現有跡証，實在難以判斷。布農pancinaun的證詞，無疑支持了田幸強『心智失常』的說法。

「謊話，一定有破綻！」敏超想起偵探小說中常看到的一句話。

「哎！」他嘆了一口長氣。目前，他不太能找到什麼破綻。就算他那麼討厭洪慶雄、洪景森，覺得他們提早出手召開的記者會，顯然經過細密的推算和安排，連布農pancinaun都找來了……。

他也只能不甘不願的承認，或許，他們說的『幾乎』都是事實。



第七章

1

一切狀況，跟敏超所想果然相差無幾。嚴明清命案開始時轟動全國，經三個月膠著後，因褚欽立車禍再添波瀾。原本，全國均想當然耳，認定洪慶雄就是幕後主謀，只要緝獲殺人者，必能逼得口供將他定罪。任誰都沒料到，嫌犯褚欽立戲劇性浮現時，已成一具冰冷大體，留下永遠再難偵破的疑點。而在現有的跡証拼湊下，嚴明清一案，真的就如敏超預測般，也許只能起訴田幸強……。

二個禮拜轉眼又過，雋音心灰意冷。世事多變化，人情蒼涼！洪慶雄記者會後一個禮拜，他到超商買東西，竟然發現田幸強還接受周刊採訪，無理又似有理，帶點玄奇的說辭竟然在人間發酵，造成周刊大賣。

他也買了一本回家細讀，嘗試在似乎無可找出破綻的說辭裏面尋找破綻。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他本來就不是什麼推理迷，社會經驗也不複雜，如果敏超、B警、郭楠炳、詹秋佐都無法在這個說法中找到破綻，他又如何可能呢？

兩個禮拜來，雋音幾乎沒跟半個人接觸，只有打理日常所需外出時，蜻蜓點水般跟人短暫交接。敏超自己也意氣消沈，嚴明清之死本來就深深纏擾他，認為拉校長加入聯盟以助長聲勢，是直接造成慘案的原因。如今，『現狀』果然證實他猜測屬實。嚴明清，幾乎可以斷定命喪褚欽立之手。雖然洪勝雄『逍遙法外』，全身而退，褚欽立畢竟因田幸強而牽扯進來，根源仍然溯至護樹聯盟。

敏超為行動派之人，心情低落之際會想起雋音，掛念他的狀況。他

打了兩次電話給雋音，之後，他只能勉勵自己：人生在世而有所作為，方為承繼恩師遺願的最佳辦法。他的眼睛又開始向外界掃描，希望發覺諸多角落中被忽略的正義，再度奮起。

樟崎路嚴宅，就只剩雋音一人。他在一日之間失了動力，失了方向，世界彷彿拋棄他。

「回維也納去吧，把學業完成。」他想起母親的話，這句話的質量愈來愈重。本來，他就想完成學業。誰也沒想到，回家後，信箱裏頭竟然藏了一封無名信箋，引他到愛慈育幼院，經歷許多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那幾天，他心中的天平，完全偏向『代父尋仇』那端。現在，那端的砝碼悉被移除，照理說他應該要傾回另一端，回到維也納去了。

沒有！他的心現在有所眷戀，他無法完全忘記笛妹。

「笛妹。」獨處這幾天，他常常坐在庭院，失神喚著她的名字。外頭樟樹枝桠，不時有鳥兒飛過來，尤其是那群綠繡眼。平常，雋音最喜歡逗弄的就是綠繡眼，它們的聲音清脆有如銀鈴，他很喜歡聽，也就略懂它們的語意。他常常仿效它們的聲音與它們對談，十之八九可以交流。

現在，他的心已極度消沈，完全慵懶，眼睛空茫注視著樟樹葉縫，跳動的綠繡眼他視而不見，連鳥啼也聽而不聞。

記者會後，轉眼二週已過。雋音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他的身心完全空洞。星期五下午，他又癱躺在涼椅上，獨自坐著。風吹來，樟崎路成排樟樹循著風的腳蹤一路晃動過來。

風一路晃動，晃來到雋音這裡。先在雨簷趑轉了一圈，後，風穿透風鈴的孔洞，吹嘯出喜、怒、哀、憂、盼、樂六音。六音交纏，雋音獨取哀音為伴。他自怨自艾，頗為苦澀。

「天地之大，為何獨取一音？」風並非不解淒苦之心，卻仍然責求雋音。

「是誰？」雋音悚然一驚，不知道誰對他講話。聽聲音似是嘯風，細究應是神秘人語，幾乎與風密融。

「笛妹嗎？」他反射性想到笛妹。世上，應該只有她擁有這個能力，能與天地對話互融。「笛妹，妳隱於風中而來？來安慰我嗎？」雋音忘神傾聽。

「雋音。」風呼喚他，風繼續吹動，穿行樟崎路成排樟樹而來。風吹拂雋音臉頰，在雨簷迴轉數圈，悠悠穿過人形風鈴的孔洞，吹吟出喜、怒、哀、憂、盼、樂六音。六音交纏，雋音獨取悅音為伴，他心念紛亂，無可遏抑的傾慕湧動著。

「雋音。來看笛妹吧。」風回應他的渴慕。「也許，笛妹即將永遠離去。」

2

「笛妹即將永遠離去？」雋音被這個聲音困住。

聲音存在時，他單純的感覺與應對；離開聲音之後，開始有疑問發生：這是通知嗎，離別的通知？是笛妹送來的，或是心電感應之類？

遊樂區進入他的腦海，兩個禮拜以來，一直浸在褚欽立的事情中，忘記笛妹曾經邀請他去『魔音屋』空間看戲。溯其本源，他因為父親日曆手冊中，屢次標記『水勢涌』而前往遊樂區探看。如今，父親遭殺害一事幾已落定，他的動力減損不少，幾近於零。

因為這樣，忘了遊樂區存在一事嗎？

「也許，笛妹即將永遠離去。」

「也許我該再去遊樂區一次。」他想。這次去，不再為了父親，而是因為嘯風起，帶來風語。這次，雋音為笛妹而去。

週六午後，園區滿滿都是人潮。雋音站在『魔音屋』排隊的人龍中

等待進場。這個節目這麼熱門，他感到非常訝異。

他的前面是一對活潑的姐弟，姊姊大約國小四、五年級，頭上綁了兩根辮子，好像要散掉了，髮絲蓬鬆飛舞。看起來很可愛。

弟弟很小，幼稚園中班或小班，傻愣愣的，一直搖姊姊的手，問她：「姊姊，妳說馬會講話。會唱歌。好想看噢。」

「對啊。」姊姊說，「我同學說，人也會講馬話。跟馬唱歌。」

「噢？」姐弟對話勾起雋音的好奇。他好奇的是馬話，他沒研究過，不知道馬語是什麼。

「笛妹也參加嗎？爸是來研究這個？」他覺得困惑。

嚴明清不希望他花太多時間去研究其他物種的聲音。他常引用孔夫子的話來告誡雋音：「孔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你呀，未知人，焉知物？先好好把人的音樂弄懂再說吧。」

雋音不認為父親會有興趣來聽馬語。

他們站在人龍中後段，入場後只能坐在後座。其實這不過是一簡易的大房間，很難稱得上是什麼表演場所。比較特別的是上頭，以乾掉的稻草稈鋪成屋頂，交叉纏疊，密密麻麻，幾乎可以擋住所有的陽光。不過，綿密的結構中畢竟還是遺留了些縫、孔，陽光穿射後經過重重障礙，最後只剩下光點。關燈後，屋頂有如星斗圖，光亮不一的星子在上面閃爍。

「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人聲嘈雜鼎沸之際，一個蒼老的聲音出現，透過麥克風傳遍全場。

燈光聚射到場中央。『滴蹣滴蹣』，馬蹄聲響，一匹矮小的褐色馬慢慢跑出來，站立在鎂光燈的光圈中。鞠躬禮、右腳禮、左腳禮……。

現場小孩笑成一團。

一個矮人出來搶戲。『昧，啊啊啊啊』，他拿了一支矮麥克風，嘴巴對著，學馬的聲音。嘶叫幾聲後，他把麥克風放到馬嘴前。『昧，啊

啊啊啊』，他又嘶叫一聲，對褐馬比了個『請』的手勢。

「喔。演講？」馬說，邊翹起兩支前腳把麥克風扶正，邊抱怨矮人：「也不把麥克風擺好。」

就緒後，馬咳了一聲，清理喉嚨。「『麥克試驗』，『麥克試驗』」，它耍了一下寶。

現場當然又是一陣笑聲。

大笑結束後，它開始講話：「未來，會有一個地方有魔法，去到那裡，人變成馬，馬變成人。現在，我們先把那個地方搬到這裡，變成魔音屋。小朋友，你相信嗎？」

「相信！」

「不信！」

小孩聲音此起彼落。

「不信的小朋友舉手。」褐馬說，邊環視房間一圈。

約一半。

「你，可以請你出場嗎？」褐馬舉起右蹄，指向最後一排。「這位小朋友右手晃動不停，可以請你出來嘛？」

很巧，就是排在雋音前面那位小弟弟，他們毗鄰而坐。

小孩很高興，邊走邊跳，跳到場中央，站在褐馬旁邊。他的個性外向，不怕生，盯著褐馬看，不時去摸它的馬毛。

「不禮貌！」褐馬甩動尾巴輕輕拂打他，「怎麼可以隨便摸我老人家呢？」

於眾小孩的大笑聲中，矮人在旁耍寶點頭，『昧，啊啊啊啊』、『昧，啊啊啊啊』說個不停。

『昧，啊啊啊啊』。小孩回話，卻成馬嘶。

「喔，你說對不起喔？」褐馬替他翻譯。完了後問他：「那，你相信了嗎？相信我老阿公說的，在魔音屋中，人變馬。你現在，已經變成

馬了。」

活潑的小孩猛烈搖頭，用小孩特有的活力，似乎在吼叫什麼。他的聲音，依舊是不停歇的馬嘶：『昧，啊啊啊啊』、『昧，啊啊啊啊』。

「哈哈！」褐馬頭晃動三下，大笑三聲，說：「謝謝這位小朋友。散場後，請你記得領取一份紀念品。」

小孩好像又在回答什麼，只要嘴巴一動，馬上又變成馬嘶：『昧，啊啊啊啊』、『昧，啊啊啊啊』。講了一堆之後，他心滿意足跳回觀眾席。

同時，燈光打到屋子一側，有五位矮人成列站著。其中一人舉手、代表敬禮。

「笛妹。」雋音心中一陣波動，他看到笛妹，站在最後。

「等下，我們六人六馬，要帶各位去郊遊喔。」戲碼更換，褐馬宣布休息五分鐘。

3

「你有講話嗎？」小孩跑回到座位，爸爸問他。

「我有講話啊。」小孩說，「怎樣？」

「你變成講馬話。」姊姊瞪大眼睛看著他說：「昧，啊啊啊啊！」

「我沒講馬話！」小孩大聲吼，他應該不喜歡馬嘶聲，不喜歡自己變成一匹馬，有些在鬧彆扭。

他們的對話在觀眾席傳開。

「那個小男生說他沒學馬叫呢！」

「我本來以為他們是串好的。」

「哎呦，好邪門。」

「變魔術嗎？」

「還是什麼幻術？」

人馬表演時，雋音一直在聽聲音，劇情對他沒有吸引力。他好奇的是，馬如何講人話？人如何講馬話？

應該說：人話、馬話，其實都是人講出來的。但是，看不到有人在說話。透過中間聚焦的鎂光燈，可以模模糊糊看到站立在後面的人，笛妹他們，應該什麼動作也沒做。

「是腹語嗎？」他專注的審視，使用腹語術時，縱令嘴巴不動，仍可看到腹部胸腔的吐納，施用者也常常打開嘴巴，咬牙去擋住舌頭動作，不讓人看見。

舉凡這些，雋音均無法觀察到！

「站在那裡，你會覺得怪怪的嗎？」雋音找了個空擋，偷偷問旁邊的小孩。「聽不到自己說話聲，或什麼？」

「我聽到回音。」小孩講很大聲，很興奮：「嗡嗡嗡嗡嗡嗡的。」

「還回音咧！」姊姊說：「你以為你在山谷？」

「有啦！」自己的話不被採信，小孩又是一陣脾氣。

「所以，這裡被分隔成兩個空間？」雋音想，「我們聽到的聲音被放送出來，表演者的聲音被密封住，在另一個空間中。」

他愈想愈有道理，回憶剛才畫面，馬其實只有動作，嘴巴連動都沒動，遑論講話。

「誰放送出聲音？」他很好奇。希望在下個節目看出些端倪。

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他似乎看到父親坐在觀眾席一隅，跟他一樣，也在皺眉思考。

「爸爸一定也很困惑，想要找到答案。」雋音知道嚴明清是一個渴望智者，喜歡思考。也許，這是他為什麼他不止一次到水勢湍急的原因吧。

第二個節目開始，燈光也是先關掉，房間恢復成完全的昏暗，屋頂光點又慢慢入目，燦爛美麗，有如靜夜的曠野穹蒼。

一片空寂中，蟲唧聲出現。雋音側耳傾聽，音源應該在屋內，卻又跟正常蟲唧或施放配音不同，找不到發聲點。他努力尋找，尚未尋獲時，屋側慢慢出現微光，六匹矮馬並列，上面各自騎乘一人。六人依序騎馬繞場，馬蹄漸漸淹沒蟲唧。

馬行中，風嘯出現。馬鬃逆飛，風力看似很大，六馬必須勉力前行。接著，樹濤響起，巨葉翻騰、蘆草摩挲、竹幹傾嘎。

風嘯持續約一分鐘，音效並非固定，持續變化，直到變弱變遠，馬鬃也慢慢服貼。

六馬續行，馬蹄聲變得清脆，撞擊到大塊板石一般。接著，又像踩踏到礫石地面，馬蹄聲竟有些濕濡感。

六人依序扼韁，馬昂首鳴吐：「呼嚕，呼嚕，呼嚕」聲不斷，鼻孔噴氣也惟妙惟肖。

這時，水聲忽隱忽現，時而傾洩如瀑布，時而若滑繞溪石。六馬好像渴了，紛紛低頭飲水，抬頭時還會搖頭，甩動水珠。

至此，空靈再現，無聲似有聲，風柔和的吹。

六馬仰首逆接拂面山風，閉眼探觸山靈之氣。蟲唧再現，間有山鳥在遠方鳴啼，無盡處天空傳來鷹嘯。

從表演開始，雋音未看到任何一人發出聲音。茅屋全無音響設備，也無布景，就是一片黑暗。所謂的場景，全部依照聲音意境任人幻想。

「氣流！」雋音突然感受到氣流。「難道是推動房屋裡頭的氣流來製造音效？」

瞬間產生這個靈感之後，他閉起眼睛，仿效馬兒臨風的模樣。

4

閉眼探觸山靈之氣，他來到一片河谷，兩邊是尖聳的峭壁，遠處一

片瀑布自山巔傾瀉，推動水勢，穿越無數溪石來到他面前。

正自感受氣流時，聲音響起。他睜開眼睛，說話的還是第一位矮人，最老那一位。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們已經來到魔音屋另一空間了。歡迎每個人都來經歷。等下，表演結束後，各位可以來騎馬，我們的迷你馬，來自異次元國度。只要您花六十元，就可以騎在異次元馬背上，繞場一周。您將可以體驗完全不一樣的空間，保證值回票價。」

說完，他率領騎在馬背上的其餘六個人，連同六匹馬，全部低頭跟觀眾謝謝。

「原來是要推銷騎馬。」

「對啊，要不他們怎麼賺錢？」

「用幻術騙人，跟江湖術士一樣噢。」

「騎過馬，一定又會推銷紀念品。」

觀眾席耳語不斷。家長們多有『原來如此』的了悟。

「我想騎。」

「我也想。」

「我想去異次元空間。」

至於純真，富於想像力的小孩，就完全沒有這種困惑，大家都想去體會所謂的『異次元空間』。

「麻煩大家安靜五分鐘。」帶頭矮人，顯然完全習慣這種反應，觀眾席波動他視若無睹，兩隻短小的手臂上舉，制止喧嘩。

他呈顯出一種威儀，看起來很特別。他的衣著也很特別，遠看像一件獸皮衣，頗有北地印第安人禦寒穿的皮衣風貌，卻又更加樸實一點。皮衣衣袖寬鬆，兩手揚抬起來時，整個衣袖癱落下來，手臂裸露，雋音看到他的手臂上似有紋字。當時鎂光燈打在他的身上，看起來還蠻明顯的，只是雋音坐太遠，無法一窺圖樣。他的手臂看似傷痕累累，嵌刻在

他雄渾的肌肉上。單以雙手樣態去看，他應該有一些深刻的人生經歷。

「麻煩大家安靜五分鐘。」他重複說了一次，接著用感謝的口吻說：「謝謝今天這麼多貴賓來到『魔音屋』，最後，我們想合唱一首歌，跟大家表達謝意。」

「魔音之歌嘛？」鄰座小弟弟問姊姊。

「我也不知道。」

唱歌？聽到他們要唱歌，引發雋音的高度興趣。本來，他還在感受氣流，思考所謂異次元空間中，到底要用什麼方式去湧動氣流，歌聲就已經悄然開始。

一個極其低的低音，似地鳴風嘯，又像巨獸沈吟。再聽，也像蒙古複音歌者引發泛音的基調低音。甚至，也可以說是西藏梵唱前的低音喻頌。

或者，這是天地的共有音？一個母音？本源都是一樣的。

大家也都在追索音源。六人六馬兀自站立不動，看來聲音不是他們發送。雋音更仔細去探看：六人，連同六馬，雖然眼睛未閉，實則未曾端詳任何實物，他們的意識似在虛空中。

雋音頓悟了什麼：或說他被感召、召喚了。他學習馬、人，雙眼直視前面，卻視而不見，不使用感官。揚棄感官，彷彿會被帶到另一扇門，門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靈魂不以相同方式而為靈魂，不借助感官出入，靈魂自為靈魂。

他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氣流，基調低音的本體。

他用意念進入，靈體與基調低音融合，參與其中。他覺得自己抖動著，像一片勁風中的旌旗，在曠大的『異次元空間』搏動。

草屋中，非常突兀的出現「咻、咻、咻」的氣動音，基調仍在，原本圓潤的音卻被削出毛邊，鋒利的毛邊。

『啪！』

『嘩嘖剝落！』

氣動頻率益加綿密，電線短路，走火的聲音四維八方亂響，草屋中爆出無數星點火花，好像原本鑲在屋頂的繁星殞落地面。

「啊！」

「怎麼了？」

「爸媽！」

「好恐怖！」……

觀眾席尖叫驚呼聲四起。

雋音如遭電擊，意念、靈體本已進入，卻被強勢逆送而回，重擊他的腦波。他的意識層迸散一片七彩炫光。

他倏然止住音鳴意念，緊急剎車般。

電光火石間，茅草屋一片光亮，比白晝的白光還亮，密實的屋頂被掀翻了般，滿天星斗瞬時被白灼侵占。

六人六馬依舊肅然矗立，意識自虛空凌遊歸返，眼睛回神。

為首老者眼神威武嚴峻，掃射四周。其他五人氣勢互異，也各自掃射四周。很快的，他們感受到異質音源的發生點，眼神聚焦到雋音。

雋音回望他們，充滿不解。

笛妹一看到是雋音，臉上顯現出複雜的表情，驚慌、擔心、喜悅、盼望等，她眼神原本嚴峻，轉為擔憂後便把頭低下來，不再看雋音。

「大家別慌。」老者大致掌握狀況之後，便將眼神從雋音身上移走，先安撫所有人。

他揮動右手，白晝似亮光漸漸熄滅，黑暗微微遞換進來。一下子之後，大家就熟悉了這樣的光度，屋頂星斗似的光點又閃動出來。

「我們的『音響煙火秀』好不好看呢？」老者臨場應變，把雋音潛入氣流引發的氣動跟爆炸取了個秀名。

觀眾席響起如雷掌聲。大家鬆了一口氣，到現在才明瞭，原來氣動、爆裂、光灼、黝暗，是一場『音光大秀』，也就是『矮人之歌』的最大亮點！

「嚴雋音。」老者講話時，雋音聽到有人叫他。是笛妹，特殊的氣流湧動進入他的耳膜。「嚴雋音。你走吧。」

觀眾掌聲不歇，還有人喊『安可』！

「謝謝大家。」老者看了笛妹一眼，接著挪移眼神，往雋音那邊也瞥了一下。「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我們每次節目都不一樣，歡迎大家明天繼續來觀賞。不要忘了，接下來還有更精彩的活動。」

他頓了一下，掃瞄全場一圈。目光到了雋音那裡停住，咬了咬嘴唇，好像有什麼決定那樣，對雋音微微頷首。然後，才又對全場大聲說：「小朋友，你們還記得精彩的活動是什麼嗎？」

「騎馬。」「異次元騎馬。」

全場小孩大聲回應。

「對！」老者說：「馬上就有。請大家到下面排隊，只要騎上迷你馬，就可以進入異次元，體驗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謝謝大家。」老人率領另外五人，五匹馬，連同他自己以及褐馬，一起跟大家鞠躬致謝。

活動結束，有的出場，有的則往房間中間走去，準備騎馬。房間的燈光全亮，丁勇的聲音響起，提醒大家小心步伐。

「騎馬的來賓請排隊！」丁勇大聲吆喝，引導先到的人。

不知為什麼，當下丁勇的聲音聽起來很溫暖，雋音很不習慣。從小至今，但要想到丁勇，他就產生懼怕逃離的感覺。雋音很納悶，丁勇對他有成見嗎？

雋音的座位在最後，等待大家散去時，他向場中間探望，尋找笛妹

蹤影。她跟其他幾個矮人已經站好，等待騎馬的觀眾。雋音找到她時才發現，她其實正望著他。

「嚴雋音，你走吧。」兩人眼神相接時，她用平靜而感傷的語氣跟雋音說：「你走吧。別……。」

「嚴雋音。」笛妹的話還沒講完，帶頭老人威武的聲音將之覆蓋，一股沈厚的氣流灌入雋音耳膜。「你可以留下來嗎？」

他們的聲音不知道如何傳達，雋音雖於混沌中感受到氣流，也曾經進入過那個神秘的區域，此刻卻不知如何回話。

「嗯。」他乾脆用實音去回應。

「十分鐘後，側門。」老人說：「請你到那邊等我一下。」

「好。」第二次應答，敏銳的他已經感受到些許箇中奧秘。回話時，他身邊的氣流快速竄動起來，有一股吸力把波動吸走了似。或者，把他面前那片空氣整個挪移過去。

雋音走出觀眾區時，騎馬活動已經開始。矮人們牽著馬韁，依序帶領馬匹繞場，笛妹排在最後。雋音停下來等她。馬一匹一匹經過，騎乘之人各個表情豐富，想必正在『異次元世界』品味悠游，樂在其中。

雋音不知道笛妹是否看到他，經過時，她專注看著前方，完全無視他的存在。她牽了一隻白馬，上頭坐了一位小妹妹，很膽怯害怕，吵著要媽媽。笛妹想盡辦法安撫卻徒勞無功。

5

雋音在側門等候等了約十分鐘，滿臉威儀的老者緩步走來。他跟雋音點了點頭，雖然姿態仍高，表情已經稍微和緩。

「跟我走吧。」打開門鎖後，他跟雋音說：「現在太陽依然很大，我們到靠山壁旁邊，我知道一個地方，太陽曬不到，比較涼爽。」

「嗯。」雋音默從，跟在他身邊往百駝峰走過去。跟上次一樣，老者身形矮小，步頻正常，雋音仍然覺得跟不上他。

從『魔音屋』走出來後，他已在這群矮人身上感覺到不可思議的力量，也逐漸明瞭父親多次前來的原因。

「這邊。」臨近山壁時，老者指著一條狹窄的縫隙，說：「我們得穿過這條窄縫進去。」

「我可以嗎？」雋音本來想提出疑問，意念甫出隨即打住。矮人擁有神秘的力量，或許不受限於感官感知的形體空間。

果然，老人穿入後，他稍稍側身便可入內。裏頭什麼都沒有，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小的山洞，很神奇的存在山壁裏頭，憑藉一條小縫與外界連接。

「我平常睡在這裡。」老者說：「坐。隨便找個地方坐。」

雋音看到一塊隆凸的石塊，就坐在上面，背部剛好倚著山壁。這過程不及數秒，老人在這時刻卻皺著眉頭，非常深刻的觀察他。他吐出一口又長又重的沉氣，毫不掩飾他心中的喟嘆。雋音也完全感知到。

「到今天，我才真正了解笛妹的心。」雋音坐定後，老者直視他的眼睛，緩緩地說：「換作是我，可能跟她感受完全相同。」

「對不起，我完全不懂您在說什麼？」雋音問他：「請問，您是笛妹的什麼人？」

「喔。」老者並不直接回答，反問：「那你覺得我是笛妹的誰呢？當我出現在異次元時，你覺得我是什麼呢？你會有一個直覺吧，可以告訴我，你直觀中的我，到底是什麼？」

他似乎給了雋音無限寬廣的回答空間，也似乎對於雋音的回答早已預知。他的篤定鼓舞著雋音。

雋音如實回答所想：「感覺你是一個族群的長老，跟笛妹不是親人，擁有神秘的力量，是這個族群的領導者。笛妹他們全部要遵從你的

……嗯……帶領……安排。」

雋音毫不保留，腦中想到的一股腦說出來。最後他頓了一下，為的是找到更精準的用詞。本來他想說『命令』，又覺得不是直觀中的印象。矮人們為老者馬首是瞻，卻是衷心服從，毫無受迫之感。回答這個問題時，雋音已不再用「您」稱呼老者，他覺得這樣更自然。

總之，他試著把自己真正的直觀，真正的感覺說出來，不再有什麼障礙。

「幾乎全對。」聽了雋音的話，老者露出和煦的笑容，這是雋音跟笛妹家族接觸以來，第一次接收到的笑容。

「只有一樣不對。」他跟雋音說：「我不是我們這個族群的領導。我，怎麼說我呢？應該這麼說吧，我是我們這個族群的『憂患傳承者』，我族命運極其憂患，傳承危如一縷游絲，隨時會斷……。」

他看了雋音一下，若有所思問：「我一直說：我們這個族群，你會不會覺得怪？」

雋音愣住了，這之前，他並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族群，要怎麼定義，怎麼歸類呢？

「基於禮貌，你當然不會貿然說：不會啊，不怪啊，我們本來就是不同族群。」老者說：「好，現在我把問題繞回，問我自己。我的答案是：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我們是不同族群的人。」

聽到他的回答，雋音覺得很尷尬。他知道老者意思。完全沒錯，他什麼時候當他們是『同族』過？反過來說，他什麼時候當痢仔、黑皮、敏超、甚至洪慶雄是『他族』過？

老者看出他在自省，環顧洞穴，說：「沒關係，誰非『我族』？誰非『非我族』？你知道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離開出生地了。我到過你想像不到的地方，有過你無法想像的生活……。」

他的情緒似乎激盪起來，眼神跟靈魂飄向悠遠的時空。



停了一下，他接著說：「回到N縣，我自己一人住在這裡。一片睡墊、一個睡袋，我就活得安順……。」

「嗯。」雋音點頭稱是，他單純認為：『寂寞』是普世感受，理解老者並不難。

「是的，是的。」老者深吸一口氣，慎重地說：「找你來，因為我想跟你講一件事……。本來，我可以什麼都不講……。我還是再強調一次，今天，我才真正了解笛妹的心。了解到：為什麼，她小學就喜歡跟你在一起，依賴你？為什麼，她一直抗拒她的命運？尤其……，哎！」

雋音的心猛烈跳動起來。今天，他才聽到笛妹喜歡他的訊息。照老者所講，笛妹小學就對他有好感，依賴他。對此，他其實懵懂無知。他只知道兩人很好，常一起唱歌，玩聲音遊戲。

現在，她延續著童年的純純之愛嗎，或是她已經變了？雋音不懂，什麼是她一直抗拒她的命運。

「我也喜歡她……。上次又碰到，在河邊，……。」雋音說得支支吾吾，有些不好意思。這陣子，每當他想到在溪邊時對笛妹身體的遐想，還是會有羞愧感，可是，那又確實是愛情的起源，點燃他對笛妹的感受，情愛的感受。

「還有山谷的『追音』，是吧？」老者說，對他好似知之甚詳。

「追音？」雋音說：「好有趣的詞。什麼樣的形式叫『追音』？」他岔題一問。一聽到新穎的說法，涉及概念性意涵，他靈魂深處的學術性格就自然浮顯出來。

「追音，哈哈！」老者無預兆大笑出來，「你應該『早』就知道啊！嚴雋音，記得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嗎？你們一群小鬼夜探菸樓，當時，我們就在『追音』。」

雋音怎會忘記？人生幾多過去，深刻銘記者稀！那幕，他可是永遠忘不了的。

「我懂了！」

雋音腦中組構既往那段往事，那些聲音：低沈，喉間的震動音，上揚往高音，震頻愈來愈密，綿延纏繞，完全不止。

接著，另一個聲響染滲進來。新音接續舊音，染配滲透恰到好處，讓人以為是同音持續前進。接著，連兩輪，應該有十幾人的接力。傳接者似乎有一個目標，想要讓聲音聽起來是一人所為。

最後，聲音遽然停在一個音高上，開始打舌，轉折點應該是由一位唱假音的老女人所主導。

他把記憶複述出來，說給老者聽。老者原本露出讚嘆的神情，待聽到『唱假音的老女人』，看得出他心頭一陣激盪，淚水竟然毫不掩飾流瀉出來。

雋音全無預期，不知如何繼續。

「嗯。」老者強抑自己的情緒，說：「你讓我回憶起亡妻。是的，那時她很老了……。」

雋音又窘又抱歉，不知道自己傷了老人的心沒？他啞住了，完全講不出話來。

「沒錯。」老者迅即平復自己，肯定雋音，「你說的完全正確，當年，我們在教小笛妹『追音』，仿擬前者聲音，深入前者內心。我們在教笛妹如何與人對話。」

「教笛妹如何與人對話？」雋音無法理解，何以不用現有語言，要花費那麼大精神去教所謂的『追音』，借抽象模糊的聲音去溝通。

老者回他：「語言之源，在語言之前，也在語言之後。」

雋音知道老者在出一道習題，卻同時給了答案。他的血氣上沖，有些激動起來。老者雖然說的是『語言』，他聯想到的卻是音樂、聲音，甚至今天體悟到的『氣流』。

他彷彿看到一些未曾觸及的東西，走在漫長的甬道而終至瞄到一線

微光。

再一次，他又看到父親的身影。父親，他的啟蒙者，一個勉勵自學的思考者。父親是否也觸及這些東西了呢？所以，在他最後的手跡中，密集留下的都是『水勢滿』三個字。父親是一位渴智者，觸探到這些東西，他一定會想一探究竟。

6

「我，我們。我族。」看到雋音陷入呆晌，老人用重而緩慢的口吻說：「我們教笛妹追音，為的是她嫁到異地之後，可以迅速與夫家的族人溝通，相互理解。」

雋音又是一愣，老者用更嚴肅更認真的口氣跟雋音說：「這也是我找你來這裡，想要跟你說的事情。」

老者的訊息如驚天霹靂，雋音臉部緊縮，全身驚覺起來。怎麼，老者帶他來，給予他那麼多正面訊息之後，馬上來了個急轉彎。他能想到的可分為兩部分：第一，笛妹要結婚了！第二，她要嫁到一個使用不同語言的夫家。所以，是遠渡重洋了？

他完全無法處理內心的寞落，疑問佔據他的心。

「對。」關於他的兩個疑問，老者均以肯定回答。「本來，我們就要離開了。我。我們。嗯……我族。我們即將離開這裡。」老者再度環視這一穴洞天，難掩眷戀。「是的，嚴雋音，我們即將離開。尤其是我，要去的地方更加遙遠。」

笛妹同意後，一切已在進行。一如我族眾多祖先，離開時你們無所察覺，之後你們也不會想起……。一切將逝，或成傳說，或成奇幻。

今天，你展示一種力量，讓我親身經歷『我族』跟『你族』之間確有共有的本源……。雖然，它如此稀微……。古來，我族因這微渺連結

而動情投入者踵繼不歇，終至基因流失，即將滅絕……。

我覺得有必要跟你說明一切。」

老者娓娓敘說下去：一切，泰半發生於山谷追音之後……。

笛妹回到家族，堅決告訴眾人，她將背負矮族叛徒之名，離開矮族。換句話說，她將不履行矮族交負她的聖命。

「笛妹，妳知道這個決定的所有後果嗎？」我問她：「就妳個人而言：一時激情過後，妳將面臨巨大難測的孤獨，永遠沈淪在『他族』的眼光之中，失了『我族』的撫慰。另外，就『我族』而言，純粹的基因原已脆弱，聯結互配之環日益縮小，若再失掉妳這個環節，修補的工程和計劃得全面重來，就算終於補繕，岌岌可危之勢也將提早數代。妳，下得了這樣的決定嗎？」

嚴雋音，我知道你一定有一堆問號。今天我找你來，決定點雖然很短暫，決心可是無比堅強。請你耐心聽我說完，有什麼疑問，甚或行動，請你在聽完我這一整段話之後再說吧。

7

笛妹是一個非常明理、聰慧的女孩，我族這代的『聖女』之一，我原本寄望這段話，可以再度喚醒她心中的理性之音。

事與願違，她的心意甚堅。她告訴我，她原本非常掙扎，也知道我族需要她。不意，你們在山谷竟然可以與山風和鳴。你知道嗎？你憑天賦投入的「遊戲」，真的很巧，與我族擇偶的第一階段初測差不了多少：以『追音』探觸彼此的共鳴度。不止這樣，笛妹告訴我們：嚴雋音甚至有更高階的智識性能力，可以用『和音追唱』方式，直接逼近我族的二階測試。我們的二階測試需要更複雜的共鳴度，隨機變化，沒有形狀。我們並沒有所謂和聲的概念，追唱男女即興互配，交混結果必須

『協和』。

為何這麼複雜？這是一個悠遠的發展，有其根源，隨時間演進。因為……，因為，沒錯，我族即將滅絕……，你知道嗎？就像我們這裡的另一淒美族群，雲豹……。

對不起，我離題，說到雲豹去……。請你再耐心聽下去。關於雲豹……，再說吧。

是的，我族即將滅絕，散居世界各處，比吉普賽人，建國前的猶太人都還離散。為了盡可能延緩這個命運，我們想盡辦法……。這些，笛妹早都知道。山谷追音之後她堅決拋掉一切，我是無法想像的，笛妹不是這樣的人。

她的堅決信念令我們原本一籌莫展。萬萬沒想到，褚欽立事件就出現了。

＊

「褚欽立？」聽到這三個字，雋音整個人完全呆住。他搞不懂，褚欽立跟矮人們有什麼關係。

「嚇到嗎？」老者眼神爍出一股冷峻的光亮，「想不到褚欽立竟然會跟笛妹有關係。」

「我完全搞不懂你在說什麼？」雋音真的嚇到了，「等一下，等一下。」

他雙手一揮，阻止老者繼續說下去。冰涼之意襲捲他，就像一隻巨大的深海烏賊，在完全密封的黝暗房間，先以爪尖觸探人的身體，八爪佔據後，口器、眼睛、頭整個罩下來。

「等我一下。」雋音求饒似的說。

一下間，一些影像畫面全盤襲捲過來：嚴明清百日清晨，跪地施行

神秘祭拜的少女，她的歌聲；拒他於千里外的『噶默從』，還有他眼神露出的敵意；小溪裏頭刷洗馬背的笛妹、丁勇；以及最不尋常的山谷相遇……。對啊，笛妹去靜庵幹嘛？還有，母親為何總是欲言又止，卻掩蓋不了眼神裡頭的憂愁。

是的！雋音靈光閃爍，這些事情背後必然有一個他未曾觸及，不曾想過的因素，促動它們發生。

還有，還有父親日曆手冊中頻繁記載的『水勢涌』。

「難道，你的意思是說，褚欽立之所以會殺害我爸爸，跟笛妹有關。」

「你覺得可能嗎？」老者說：「嚴雋音，你有強大的質地與能量，我在世界上活這麼久，你族之人相識甚多，完全沒有碰過仍舊保有這種能力的人。過去笛妹就跟我說過，我根本不信。今天你在草屋裡，竟然可以感知我們的『意念流』……。」

蠻悲哀的啦，生命因何而起根本是亙古之謎，我們只能回溯，無法親臨。我一直有疑問，我族、你族，究竟演化自一源或本為二類？

嗯……，我指的是靈體。

你的存在，其實隱約給了答案……。」

「我離題了。」老者抒發心情後，試著把自己收束回來。「沒錯，你現在想到的，跟我所想也沒差多少，你現在一定是認為，笛妹不可能涉及你父親的命案，卻可能跟這件事情有所關聯。」

「沒錯。」雋音真的是這樣想，索性承認了算。

他的情緒完全亢進起來。很奇怪，冰冷、未知、恐懼的感覺過後，代之而起的是勇於迎接的鬥志。一切切發生的都太突兀了，完全超過他的預期。今天決定要到遊樂區，到所謂的『魔音屋』之前，他完全沒有想到會在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啟動這麼多後繼的情境。

老者就這樣帶他來到這個洞窟，告訴他這些之前完全想像不到的事

情。他心裡到底在盤算什麼？他知道的又是什麼？玄而未解的一切，會因為這樣就呼之欲出嗎？不太可能吧，雋音想。

「你知道嗎？」老者意識到雋音的焦灼，他看著雋音。這一刻雋音才發現，他的眼球並非單色，底色黑褐，卻發出淺淺的藍色虹影，非常特別。

「你知道我今年幾歲嗎？」他問雋音。

「我本來不覺得你老。」雋音說，「但是，提到菸樓『追音』的往事，你說那位最後發聲的……是夫人，我才知道……。」雋音說得很謹慎，剛才不知道狀況，一股腦把所有事情說出來，現在他小心許多。

「你忙嗎？」雋音的話又觸動了老者，他眼神望向壁窟的縫隙。外面光線仍然明亮，看起來已經不再那麼白灼，晚昏即將慢慢取代日晝。

「我沒事。」雋音回。他是真的沒事，日子空空洞洞，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故鄉已成傷心地，他是否該回維也納呢。

「我們到外面走一走。」老者說。

「溪邊嗎？」雋音問：「或者遊樂場？」

「都不是。」老者說，「可能要花一些時間。如果可以的話。」

老者流露出一股決絕的氣勢。

雋音表示沒問題。他很好奇，聽老者口氣，好像要花一些時間，要帶他走一段長路。



第八章

1

「爬一下坡吧。」

出去之後，他們沿著山壁走，來到溪床。老者繼續靠著山壁前行，不久之後，山壁的植物由苔蘚、蕨類，漸漸開始出現一些蘆芒之類的東西。接著，一條小山徑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滿佈黑色的碎裂頁岩狀碎石。

溪床氣流擾動，小山徑像是漏斗口，氣流到此迅速匯聚竄入，形成一股嘯風。

「笛妹初學駕控氣流時，我會帶她來這裡。」老者說：「先要體會真正的氣流，才會知道怎麼使用意念去導引氣流。不過，這些都是往事了。」

雋音無法理解這些話語的意涵，純粹回憶呢？或者他想引帶出什麼？

「走吧，我們上去看一下。」

老者往上走，雖然有些年紀了，人也長得不高，腿看起來短短的，走這個三十度陡坡對他卻毫無困難，如履平地。相較之下，雋音就走得很困難，氣喘吁吁。

他們走到一片小樹林，老者停下，問：「你懂植物嗎？」

雋音對植物並不熟，不過樹林裡最高大的樹種他卻認得，就是樟樹。從樹幹去看，這些樟樹應該也都有百年以上的樹齡了。

「沒錯。」老者說：「這些的確都是樟樹，跟樟崎路兩旁的一樣，

你一看就知道了。那，再仔細看一下，你還看到什麼？」

他聽從老者所言，眼睛又逡巡一次，大樟樹遮天的樹傘下植物繁多，實在難以辨認出細目來。比較特別的是十幾株約莫人高的樹，樹葉如羽狀針葉，頗像杉樹。

「那些，是小杉樹嗎？」雋音手指他又看到那些樹。

「跟杉樹有些不同喔。」老者提示他，「你再看得更仔細一點。」

雋音有點困惑，不知道老者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幹嘛帶他來這裡，好像要辨認樹種一樣。他依老者指示再細看了一眼，咦，針狀葉中間似乎有些白色條紋。

「沒錯。」老人竟開懷的笑了，說：「嚴雋音，你的聽覺之敏銳簡直無人可比，我族訓練聽覺力得耗時十年以上。感覺你好像不太需要訓練就可以進入我們追求的境地。但是，跟聽覺比較起來，你的眼睛可沒那麼靈敏了。」

老者走進樹林，停在特有的杉樹下。雋音跟近，仔細看，針狀葉表面呈深綠色，具光澤，葉背中脈兩側有二條寬約2公厘之白色帶紋，看起來很特別。

「這種杉，嗯……」老者撫按樹幹，語帶感情說：「跟我族一樣，曾經無礙成長，然而現在，已經瀕林滅絕。這片樹林裡的十幾棵杉木，是我種的，從你族某植物學家的育種植物園偷得。哈哈，你的表情很驚慌，不習慣偷竊行為吧。」

老者原本還要敘述下去，看到雋音的表情，不禁笑了出來。

「是的。」雋音漲紅了臉，說：「你本來就不可以去偷東西，尤其，如你所說，這些樹種是瀕絕植物。」

「我很贊同你的正義感，年輕的孩子。」老人撫鬚搖頭，露出不可置信卻了然的表情。「你聰明又單純，笛妹會愛上你，真的是有她的眼光。」

老人再次撫摸樹幹，好像慈父撫摸愛子般，接著說：「我之所以一時興起，把你帶到這裡，是突然想到：你、我，都是當事者。你族不是有一句話嗎，『當局者迷』。或許，我們需要一個，嗯……，不對，一種東西，嗯，一種生命體，可以幫我們帶出我們所處的位置，抽離開來，讓我們更清楚看到事件的全貌。」

老者說話一再卡住哽住，聽得出他想找到最精確的文字，可以表達他的真正意思。

「說了老半天，我還沒跟你說這種植物的名字呢。」老者說：「它的名字叫……，嗯，在我族的『語音』裡叫『蘇拉絮』，或者『絮拉蘇』，不過，你要叫它『拉蘇鬚』也無妨。嗯，可能超出你的理解範圍。」

「不會啊。」回答同時，雋音猛然想到山谷中笛妹跟他的對話，換長老叫『喻默從』，也可以叫『宗瓮某』。「不會啊，並未超出我的理解範圍啊，『宗瓮某』，或者『喻默從』，或者『蔥抹甕』。」雋音模仿笛妹，連帶彎腰鞠躬，表現出尊敬長者的樣勢。

說來奇怪，如此一講，他對『他族』的『語言』好像有了更加血肉的了解：『語音』如果不要過度定型，反而有利不同發音族群的了解。笛妹正是這樣被訓練著，求其嫁到異地後可以更快與人溝通嗎？

「哈哈。」老者領首稱奇，對雋音的反應高度讚賞。「嚴雋音，我們不能繼續相處下去，否則，我也會像笛妹一樣喜歡你囉。哈哈。」老者仰天大笑。

2

「好，言歸正傳。」老者把話題帶回，「這種植物，於你族語言中稱之為『穗花杉』。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為什麼叫穗花杉？因為它

的花形跟稻穗長得很像。過去……。」

老者話語突然哽住。接著身體抽動起來。雖然他極力壓抑，雋音仍可聽出他在啜泣。

「過去，本地，我族新娘結婚時，頭上都會佩戴穗花杉的穗花串。我太太跟我結婚時就是戴著穗花，從山徑那頭慢慢走過來。」老者眼望山徑末端，雋音跟著看過去，人不覺呆了。他似乎看到一位少女翩然走過來，笑盈盈，長得跟笛妹很像，明艷動人。

「所以，您夫人也是這裡人？」這個問題突然從雋音心裡湧上來。「她不用嫁到異地，不需要使用『追音』去測試共鳴度，也不需要使用『語音』去跟異地族人溝通。」

「嚴雋音，你真的很聰明。不過，我並不是本地人。我……」老者欲言又止。「好，你的問題很好。這個問題，正是我帶你來這裡，想跟你討論的問題。」他停了一下，又說：「我們再回到我偷的這幾棵穗花杉好了。」

「你知道，許多植物都可以用扦插繁殖吧？」他問。

「嗯。」這個粗淺的知識雋音還懂。

「好，」老者說：「那麼，上天幹嘛那麼麻煩，不讓植物無盡的扦插繁殖，卻要用複雜的開花、授粉、結果來繁殖植物呢？」

老者假設的狀況不難推想，雋音想到一大片山野林地，長出來全部一樣的植物。甚者，他想到他如果也可以複製，世界上將有無數的嚴雋音，後果是很詭異的。

「不錯。」他把所想說給老者聽。老者回他：「不僅如此，過多複製，沒有多樣性和變異性，勢必產生近親繁殖的狀況，終至產生畸形突變等惡果，不利長存。我祈禱我偷來這些穗花杉，不會有這樣的情形。你看。」

老者右手指向它們的枝桠，沿著樹梢畫過，十幾棵穗花杉形狀各

異。「我揀選了育苗區裡頭不同來源的扦插苗，把它們種在這裡。希望它們能夠適應這裡的風土，堅韌的活下來。如果他們可以在這裡繁殖，自成棲地，雖然僅僅一小點，也算我的貢獻吧。」老者說。

就一個平凡無奇的小樹林，雋音不知道老者要引申出什麼。

「我想……嗯，怎麼說呢？」老者考慮了一下，才又問雋音，「我想問你一下，如果我現在給你一把柴刀，叫你劈斷這十幾株樹，你會做嗎？」

「不會吧。」雋音很篤定地回答。

「這些樹需要生長在大樹蔭下，最好不要有人為干擾。你如果知道這裡已經有一群樹苗長成，你會公諸於世嗎？」

「不會吧……。」對於這個問題，雋音的回答似乎沒像前一個問題那麼肯定了。他還想到的是：需不需要讓有心呵護它，培植它的人知道，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參與。

「唉！」對於雋音的回答，老者應該不很滿意。但他抿了抿嘴，最後也接受了一般。「剛才，我說：希望我們挪開所處位置，借由別的生命體，也就是穗花杉，客觀探討問題。現在，你的想法約略浮現了。」

老人的容顏開始緊繃。「我想再請問你，你對你採集對象的態度呢？」

雋音一愣。但他旋即回神，問：「請問這樣的意思是？」

「我很好奇，你應該，嗯……，」老者欲言又止，好像顧慮著什麼。「嗯……，你應該從事的工作跟你父親差不多吧。」他注視著雋音，臉上的威儀和嚴肅出現再度。兩人因互動而產生的感覺，一下間又被拉開拉遠。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你問這個的意思是？」冰冷重又爬襲到雋音身上。

「在你研究、採集的過程中，可曾碰到不願意被研究、採集的對

象？」老者見雋音沒有直接的答案，索性跳到下一個問題。

「有……吧。」過往影像有如跑馬燈，開始在雋音的腦海迴轉：老邁的吉普賽女巫、馬達加斯加醫乩、巴丹島靈媒、南鯤鯓牽亡仔……。他不曾認真把所謂拒絕訪談的人做歸類，通常就放過吧。若把他們攏在一起呢？雋音發現，他都是為了他們的歌而去，當作人類瑰寶，希望採集後可以論述分析，溯返其源，發現更多人類的奧秘。然而，他們因為某種他未曾細究的理由，卻都嚴峻拒絕他的採探搜集。

他們的眼神共有悲傷、無言、無奈、自棄等情緒，這些質素，通常不會在他的心中停留太久，採集者心中欲意得到的，通常是所謂的『文化珍寶』，不是被採訪者的情緒、意願等。

寒意更加冷冽陰涼，雋音覺得他被老者牽引到未知的境域裡，即將觸探到某個秘密的核心。

他不敢直視老者的眼睛，也講不出什麼話來。現在，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這位『喲默從』主動說話，透露他亟欲探知的事情。

3

天色已近 昏，霞光在天際微露紋理，樹林感覺更加陰冷。

「走吧。」老者說：「這裡會愈來愈冷。我們爬到第一個駝峰的峰頂，那邊比較溫暖。」

雋音無法拒絕，只得跟著他走。這一路都是上坡，雋音在下面看過山形，他想像現在有兩個黑點，一矮一高，正沿著駝峰的底部往峰頂走上去。他不是規律運動的人，連在平地都覺得跟不上矮人，到了上坡更困難。而老者也對他視若無睹，逕自走自己的，一下間雋音就跟不上，幾個小拐彎過了後，連他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還好山路只有一條，他繼續前行便是。走了大約十分鐘，還是看不

到老者，他開始懷疑，老者是否知道某些小徑或密道，留他一人獨在山區。他的情緒開始萌生擴散，覺得老者也太扯了。或許他應該回頭，根本不要再管。不過，心中另外湧現一種聲音，告訴他：某個非常關鍵、核心的『東西』藏在老者心中，帶他來這裡，就是要說給他聽的。他不該半途而廢，衝動之下便離開。

想著想著，他又走到一個小彎，路的邊側有一塊筍狀尖石突立著，跟山壁夾擊小徑，只留下一縫通道，頗像許多山路都會有的『一線天』景觀。

細縫天光看來詭譎，像電視螢幕受干擾有雜訊般。雋音猜是晚昏霞光和雲影流動，原本不以為意，沒想到人穿行縫隙時身體似被微弱的細電流電到，微微抖動。

縫隙另邊景色仍在，質地倏忽變了，雋音覺得自己已非實體，似成畫素，虛化成電腦影像，天光雲影、花草鳥木、岩壁沙礫亦多虛化。

『幻術』！瞬間，他覺得自己已入陷阱！他警覺起來！

一但警覺起來，雋音的聽覺便首先啟動。他知道自己仍在，周遭卻被擬為幻境，迫使感官迷亂，從而感覺不到自己。他先讓自己靜下來，定住。

這招很管用，腳慢慢感覺實地，回饋入腦，原被迷惑幻化的存在感也逐漸實化回來。

到了這個時候，他已經很清楚知道，對方要用視覺迷惑他。於是他閉上眼睛，他的聽覺更加銳化，聽得到周遭氣流強烈滾動著，而且方向完全一致。借聽而看，他『看到』強力弱電流干擾周遭氣體，物體輪廓連帶遭到擾動，產生感人的線條。

「所以，根本不要管它們是虛是實，是幻是真。」他懂了，「它們都是真。」

有了這個結論後，他不再懼怕，考慮回走，退出幻術陷阱。

喇！猛地間他聽到強烈的氣動聲，混著蹄聲朝他奔竄過來！他只知道是野獸，至於是什麼野獸卻不清楚。他趕忙睜開眼睛。現場已被幻化，仍看不到幻境外奔跑的是什麼？

他的防衛本能反射性驅動，趕忙想找掩蔽或什麼東西來防衛自己。他看不到附近有什麼殘枝或石塊之類的，最好的辦法是找個地方躲藏，然而放眼幻境之中，根本沒有任何遮蔽物，唯一辦法只能閃回縫隙，躲在筍石之後。

正要回走，奔竄的野獸身影愈見清晰，原來是一隻身體碩大的山豬，兩隻大獠牙彎曲外突，往雋音攻過來。雋音眼見躲避不及，只好站定原處準備閃避，臨危應變。

危急時刻，突然間眼前幻影盡失，猶如泡沫破碎，景物回復清明。山豬不知是否也從幻影的恐慌中回神，看到雋音竟然繞彎奔竄他而過，鑽過縫隙疾奔而去。

「媽的！搞什麼！」強烈的憤怒襲擊雋音，超越恐懼，他已經站到理性的最邊緣，就要踏入狂亂之境，他只想趕快找到老者，與他拼個你死我活。他不知道老者在搞什麼，欲陷他於死地嗎？

老者從前方慢慢走向他。

「你在搞什麼？」一看到他的影子，雋音再也忍耐不住，對他大吼：「把我誘騙到這裡，就是為了製造陷阱，致我於死吧！你是什麼，巫師嗎？我完全懂了，我懂了！你，你就是殺害我爸爸的人對不對？」

他像失去理智般，狂吼著：「先是我爸爸，接著就是我吧！」

雖然混亂，雋音腦海仍在運轉：所以，田幸強記者會說褚欽立經歷幻境之苦，並非洪慶雄利用死人無法講話而胡謔亂編，根本就是眼前這位矮人長者施行幻術，混亂他的身心所造成。

「我完全沒有殺你的意思。」對於雋音的狂亂，老人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策略，只當兩人仍在平靜的對話。他說：「我也沒有殺

害令尊的念頭。」

「『我也沒有殺害令尊的念頭』！所以，你……。」雋音從他的話語中聽出，他根本就間接承認了，父親的死跟他有關係。

老者直視雋音，看來完全無懼雋音的挑釁。「適當的時候，人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他平靜地說。

「你是否承認自己是殺害我父親的兇手了？」雋音指著他問。「我是否應該現在就打電話給警察，請他們把你捉起來，接受法律制裁？」說這話時，雋音馬上想到敏超，他的手伸進口袋，想要拿起手機。

「嚴雋音。」老者說：「依照你族的法律，我或許只會被判非常輕，非常輕的罪名。」

「殺人是輕罪？」雋音輕蔑的說，「你要繼續施幻術，迷惑世人嗎？」

「年輕人。」看到雋音講話憤恨難抑，老者臉上露出悲憫的表情。他的表情那麼深刻，若經攝影家捕獲這決定的瞬間，必將是一幅感人的照片。

雋音是一個敏感的人，藝術家擁有的敏銳他與生俱足，面對老人強大的情緒，怎麼會感覺不到呢？在老人隱而不宣的話語中，他觸探到一種無言、無奈、複雜、悲傷。他想起大文豪亨利·詹姆士的一句話：「生命，總有連舒伯特也無言以對的時刻。」

雋音無法承受，糾葛難解的境遇已經纏擾他那麼久，身為人子，他得面對的卻是父親的死亡！如果這個結果的背後，蘊藏的是複雜難解的秘密，一如老者暗示般，他將何以承受。

「嚴雋音。」老人用慈祥的聲音將他喚回，「可以麻煩你再跟我走一下下嗎？到峰頂。」

雋音已經完全迷茫失措，他呆呆的跟在老人後面，再往峰頂走過去。約莫半小時之後，他們終於攀登過陡坡，來到一個小小的平台，一

塊凹凸不平的不毛之地，滿佈各式各樣的岩石、土塊、以及最強悍的不知名小草。

「坐吧。」老人走到平台邊緣，席地而坐。「登高俯視人間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他手指下面，夕陽已將烏沙溪蜿蜒的河水染紅，橫亙於河谷中，沁紅的河形若蛇若煙，虛幻遊蕩，向極目之地流去。

「你猜得到，我已經幾歲了嗎？」老者問雋音。

雋音以沈默回應。他不知道怎麼與老者對話，說什麼都不對，太難了。是啊，老者幾歲呢？他想。

「你可能不信，我是親身經歷過『奴隸年代』的孩子。」老者似在自語，似在回憶。「在那個年代，你族漫散出一種時代信仰，認為強者可以御用弱者。」

奴隸年代？雋音搞不懂什麼叫奴隸年代，歷史教科書似乎沒有教過這種年代。他聯想到的是非洲黑奴、南美印第安人，或者，太平洋諸島一些原住民。一些老照片浮上他的腦海，他的心擰攪起來，很痛。他看到役使奴隸的人露出自滿的笑容，跟他合照的奴隸個個眼神空虛。

他不知道老者要說什麼？他想到丁勇、笛妹、想到草屋裡頭的另外三位矮人、想到六匹迷你馬。他敏感纖細的神經高頻率震盪起來，他快要無法承受。

他想到弱勢者！邊緣人！他想到那間菸樓！

「遊樂場即將關門。」老者要雋音鳥瞰下面，「我的夥伴送走你族之人，以及你族之人的目光之後，會退回草屋中，各據一角，席地而坐，御音、御氣、若他們持續精煉我族遺澤，有一天他們會和我一樣，可以駕馭陰陽兩極而生電，擁有所謂的『幻術』。」

雋音聽癡了，席地而坐，御音御氣，生電。他想到笛妹現正坐於一隅，心念又是一陣複雜的刺痛。那令人動容的影像，他今生恐將無法親炙。這群矮人，『他族』，到底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們每天都會這麼做，把我們的身心，從你們的世界，你們的目光，拉回我們的世界。」老者說：「世界何其多，有涯、無涯……。」他又用悲哀深刻的眼神看雋音，緩緩地說：「今年，我已經一百九十六歲了。」

4

可能嗎？雋音看著他。現在，他又可以直視這位神秘的老者。

「是的。」意識到雋音的困惑，他說：「枯黃色的頭髮，是我族老化的徵象之一，一如你們的白髮。」

山風吹動他的頭髮，也吹動一叢孤立生長在山崖邊的菅芒。兩者飛揚的線條那麼相似，有如平行線。

「嚴雋音。」老人情緒突來，淚流滿面。「我很謙卑地懇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雋音傻住了。

「你知道嗎？穗花杉等瀕絕植物要復育繁衍，多樣性的授粉繁殖是必要的。」他忍住淚水，「我和我的妻子，你說的那個老女人，雖然我自遠方來，不知為何，我們並沒有子嗣。我們，非常非常孤獨。」

雋音再也無法承受這種深刻的痛，這次，換他流下熱淚。他完全無法控制自己了，這一切的一切，喔！他不知道自己怎麼去承受。

老人看到雋音的淚水，似乎放心、寬心下來。他顯現出一種最最動人的慈祥，跟雋音說：「很抱歉，嚴雋音，你跟笛妹……。」

「可以不要再說了嗎？」雋音求他。

「好。」老者說：「讓我把話說完。」

他壓下自己的情緒，說：「我太太死後，我背著她來到這裡。這片山谷，是我通過我族初階之『追音測試』後，跟她二試的地點。通常，



一階只會單選一人，頂多二人；二階屬於較理性、知識性的測試，剛才在洞穴中，我已經稍微跟你提過。」

說到這裡，老者無限惋惜看著雋音，欲言又止。

「我對這裡是很熟的。」他眷戀的看著四周。天色更暗，烏沙溪跟河谷、遠山疊巒逐漸融和，形體即將隱沒。天際，已有幾顆寒星綻露光芒。

「我太太死後，我背她到這裡，重走一次我倆追音的路線，那是多麼美好的歲月啊，那時，我才剛從大漠逃出，前輩就把我帶到這個島嶼。」

「大漠？」雋音又被帶到另一時空。今天，他失魂般來到遊樂園，本來單純想看看笛妹，沒想到才短短幾個小時，卻經歷到腦筋想都沒有想過的東西。這些東西未及消化，又被丟了一個新的東西來。

「是的，大漠。」老者幽幽的說：「大漠，黃沙滾滾，烈日、毒蠍、乾燥、唇裂。我們被烙印、編隊，採椰棗、駝水。每天都有靈魂升天，解除災厄痛苦。」

「役使你的是？」雋音無法想像。

「這個氏族，那個氏族。非洲人、阿拉伯人、歐洲人。無止境的戰爭，跟我完全沒有關係的戰爭。」老人的口氣中沒有憤怒，卻有深沈的悲哀。「我做過的事之多，侍奉的人之多，你永遠無法想像……，弱者的命運非強者可解。」

老人嘎然而止，眼神表情轉趨堅定。「嚴雋音，我並不是要帶你來這裡，跟你做個人歷史回顧的。之所以提到大漠，提到奴隸時代，因為我在那個時期被烙印過。」

烙印，是的，這才是我想要告訴你的。

你永遠無法想像我們的隊伍成員：癡人、畸形者、我、駱駝、騾。我們列隊在一間小屋前，一百多『位』人獸，地面黃沙滾灼，然而我的

腳底已經跟我的『同伴』，駱駝跟騾子一樣，長成硬蹄。

『換你』！拿著大鞭子那位你族之人使勁一揮，皮鞭稍如利刃掃過我的面頰。我往前一步，踏進那間房子。房子閃爍紅黃光焰，一個大火爐的爐嘴不時噴出火星，幾十支烙鐵插在爐嘴之中。

『過來』！一個人喚我到一根柱子，『背靠好』！他跟我下令，藍色的眼球反射爐焰，讓人看不出他靈魂的狀態。

『雙手舉高』！他對我說。

我被綁在一根柱子上頭，猶若耶穌，但是雙手向上併舉。

一位瘦骨嶙峋，臉如兀鷹的人見一切就緒，面無表情從火堆抽出兩支烙鐵，往我被捆綁在柱子的手上壓下去。

我聞到烤肉的焦香味。然後，我昏了過去！

從此，我的一生與兩字永相伴隨。」

聽到這裡，雋音心中的寒意又起。

他知道了！

他不用看！

他知道了！

是的，他不用看，他已看過，在魔音屋中老者手臂抬起，看來似有紋字，只是雋音當時坐太遠，看不清楚。現在，那些模糊的影像自動放大，逐漸清晰，好像幾條吃水太多而膨脹失色的大蚯蚓，被貼到他的手臂上。

「仍有微光，你還看得到吧。」老者高舉雙手，任袖口垂落。

左手是一個歪斜不整的字：S。右手則是一個：III。

「沒錯，SIII。」老者看著雋音說：「我的奴隸編號，也是你和警方遍尋不得的血字印。」

講這句話的時候，老者的音質倏地一變，尖銳刮人，刮過雋音的耳膜，接著深入他的五臟肺腑、再掃拭過他的肌膚。

天幕寒星陡增，夜色完全降臨。雋音感覺好冷。

5

「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兩人靜靜坐在崖邊，不發一語，許久後，老者先打破沈默。

「我不知道呢……。」雋音身心完全失準，怎樣都不對。

「我太太，應該在你們偷跑到菸樓的隔年就走了。」老者說，「我剛才也跟你講過，我背著她在這裡繞了一圈。」

停了一下，他說：「我把她埋在我們剛才去過那個樹林，大樟樹下。接著，我就去偷了穗花杉的樹苗，種在那裡，陪伴她。」

他側頭看著雋音，用央求的口氣跟他說：「再過幾天，我會自我了結生命，死在我太太旁邊。」

「你在說什麼？」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雋音又被告知一件駭事，他簡直快瘋了，也用幾近哀求的口氣跟他說：「你別這樣好不好，我們是否應該去警局，把一切釐清？」

「嚴雋音，你顯然不相信我的話。」老者說：「你不相信我犯的其實是竊盜罪……，而且，是『偷回被偷』的東西。」他嘆口大氣，「哎，這也算是竊盜吧。」

「你覺得我會相信你嗎？」雋音說：「莫將莫須有的罪名冠在我父親身上，他又偷了你的什麼東西？」

「嚴雋音，你知道剛才我為什麼要用幻境嗎？」老者說：「你以為我在迷惑你，要殺害你，其實不然。幻境是我族使用意念感知世界的另類方法。世界萬象，不僅眼、耳、口、鼻諸感官可知，意念，亦可感知。」

雋音適才進入的世界，虛像化的世界，似又回到他的腦海。

「不想再瞞你……，」老者掙扎著，很無奈說：「夜探菸樓後，你爸爸就開始追蹤我族！」

「你在說什麼！」雋音怒火中燒：「我爸，那時，他不是山上嗎？」他努力回想父親的過往行誼：老師、主任、校長，山下、山上互調，他待過的好多學校。一下問，他也不是很確定，當時父親到底在哪裡。

「喔，你搞混了是不？」老者說：「我倒是很清楚，當時他剛好調到樟崎國小當校長，有為的年輕校長，剛四十歲左右。」

你父親，怎麼說呢，嚴雋音，是我看過的人當中，最最聰明的人。」

「請不要誣衊亡者。」雋音腦中突兀出現這句話。

「你還是不相信我。」老者慨然長歎，說：「沒關係，我的願望是，至少在我走之前，可以親口跟你說這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反正，你們夜探菸樓後沒多久，有一天，他就找笛妹去了。」

「等一下。」雋音猛然一想，當年夜探菸樓，他根本不敢告訴父母，父親哪可能知道。

「只有你去嗎？」老者提醒雋音：「你們一群人，橫跨好幾個年級，隔天到校喧騰吹牛，說得全校盡人皆知啦。」

「有嗎？」雋音完全在狀況外，也沒有任何印象。

「有。」老者說，「除了你父親約見笛妹外，你媽媽還特別為這件事到菸樓，跟丁勇道歉。」

「他們怎麼從來沒跟我提過？」雋音不解。

「也許，你媽媽希望一切淡化吧。」老者似有無限感喟，說：「她一直希望，你族、我族皆為人，或者，皆為幻影吧……，我不知道。」

雋音的神經又被刺痛、撥動。他望著天幕。百駝山，以前從下面遠看，只見峰峰相連，要不是敏超跟他說，他真的不知道山形像一隻百峰

駱駝呢。年少時世事單純，他執著研究音樂，人生彷彿一切俱足。母親遁入空門，所推開的一扇門，卻把他帶到未知之境。

今天，在毫無預警的狀況下登上峰頂，下眺河床、上鄰穹蒼，一日間世界完全不同，好比在音樂廳、歌劇院，布幕拉開後，音樂、舞碼、劇碼開演，方才知曉舞台上演的一切是什麼。

「怎麼，連媽媽也扯進來了。這……。」悲涼、寂寞的感受，整個籠罩著他。

「對。」老者說，「講到這裡，就不得不提林老師。」

「夜探菸樓後，你們一群頑童開始在學校胡編亂謔。原本，菸樓和丁勇家就已經被巫毒化，這下更加變本加厲，各種幻想天馬行空，我聽丁勇說，最誇張的講到他会擄掠小孩，殺害後把內臟拿出來，放到爐火中烤熟後吞食。」

「就小孩啊。不懂事。」想到自己也是當中一員，雋音很羞愧。

「沒錯啦，小孩不懂事。」老者雖無意譴責，心裡確實憤憤不平，說：「但是不懂事的小孩絕對不會說，嚴雋音家人會把小孩抓來，殺害，吃掉。你無法否認，這牽涉到歧視。」

雋音無言以對。

「好啦，我們又離題了。」老者說：「講到這裡，我不禁要謝謝林素梅老師，她實在是一個活菩薩，聽到小孩在學校亂講，以訛傳訛，便要求嚴校長處理。為了不要把事件檯面化，傷及丁家，學校採疏通方式處理，老師私底下勸誡小孩不要再亂說亂傳，總算把這場風波跟喧鬧平息下來。」

那時，我們非常謝謝你父母跟老學校師。我跟丁勇說：『我族散居世界各地，通常不會受到這種待遇。我就是一個例子，懂事即感受到被排斥的痛苦。在部落中，我們一向被當作怪物、巫師、邊緣人之類的『異種』。遭逢戰亂，最先被挑出來做為囚奴者。總是非我家莫屬。』

開始時，我們對嚴校長是非常非常感激的。」

聽到這裡，雋音已經嗅到一絲不尋常的氣味。轉折即將開始，衍生出最後的悲劇。他望向天幕，痛苦至極。父靈何在，羈旅飄蕩乎？此情此景，身為人子，情何以堪？

「嚴雋音。」老人將他喚回，說：「你爸爸，真的非常非常聰明。他本來根本『看不上我們』。嗯，我這樣講，應該與事實不完全相符。讓我再說精確一點……。喔，應該這樣說，本來他並不覺得笛妹、丁勇、我等，具有『學術價值』……。」

「學術價值」！雋音覺得好刺耳，聽起來，人好像可一分为二：「有xx價值」跟「沒有xx價值」，這樣，是否說得太功利了，言過其實？他雖然那樣想，卻又說不出口，不知道如何辯解。

「你知道嗎，二十年前那晚，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日子，我族十多人從島嶼各處趕來丁家，共同為笛妹舉行『追音禮』，開她耳竅，帶她進入我族世界。怎麼也沒想到，追音竟被你們一群頑童窺探到，在學校模仿亂學。」

雋音本已完全記不清古早往事，經老者一講，朦朧印象慢慢暈生開來。似乎有那麼回事。

「某次，你爸爸在走廊一角碰到笛妹……。嗯，你還記得吧，六年級之前，

你跟笛妹原本不認識，事情發生在你們認識之前，你爸爸碰到她，就問：『妳們晚上常常在菸樓唱歌，妳可以唱給我聽聽看嗎？』」

「且慢，且慢。」雋音打斷他，說：「你說得活靈活現，好像你都看過……。」

「我沒看過。」老者搶話過來，說：「你父親可看過！」他站起來，終於按捺不住般，大聲回答：「我不是說我犯了竊盜罪嗎？我偷的，就是你父親的成套記錄，包括筆記和錄音。」

「錄音？」雋音不信，他對父親的資料瞭若指掌，沒看過所謂的『矮族錄音』。

「有！」老者斬釘截鐵說：「我也是找了一陣子，才終於找到。」他面有難色，對自己的行為有份恥感。

「可以給我看看嗎？」雋音說：「他寫了什麼？錄了什麼？」

「唉，說來令人感慨。你父親真的是一個非常勤勉的研究者，從他的資料去推估，大概你們探訪菸樓幾個月後，他就偷偷到菸樓錄音。」老者搖搖頭，無限惋惜般。「單單這些竊取得的資料，就幾乎涵蓋我族對小孩的整套教育，他的勤勉和功夫實在令人佩服。」

「停！真的要請你停一下。」雋音沒法再聽下去，打斷他的話，說：「請你拿出證據來，不要利用我父親無法親口說話，隨隨便便污蔑他。」

「嚴雋音。」老者看著他，良久良久。之後，好像下了什麼決心，跟他說：「好，我可以給你這些資料，我族的珍寶，你父親花了許多時間，許多個夜晚，躲在菸樓旁邊錄下的東西。但是，請你答應我，你不會將它們公諸於世，當做你取得學術地位的踏腳石。」他悲傷地看著雋音。

雋音一時間啞然無話，不知道怎麼回答。老者誤以為他猶豫不決，無法答應這個要求，臉上不覺浮上愠怒之色。「所以，你跟令尊，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在你們心中，所謂的學術，所謂的『文化瑰寶』，其重要性遠勝於一個即將滅絕的族群。」

雋音一愣，老者完全誤會他了。他之所以停頓一下，是對整個研究狀況的省思。從小開始，他就一直在父親的熏陶下，往學術領域前行。今天之前，他都沒有去想這種問題。

「不過，先讓我確定一下，確實有這些資料，要不……。」

「可以。」老者說，「你應該要知道的，我相信，你，你……。」他又嚥口不語。這同時，他從口袋掏出一支錄音筆，操作了一下。「聽聽看。」

他壓下按鍵。雋音先是聽到銹鐵相互傾刮互磨的聲音，吱吱嘎嘎。接著，一道清亮開闊的聲音出現。

雋音記起來了，某個傍晚，他和笛妹坐在鞦韆上，兩人各自蕩向天際遠方。徜徉在晚昏的雲彩及和風時，笛妹突然轉頭喚他，對他一笑，接著她就吸氣開口，唱出一道悠遠的旋律。很特殊的旋律，以幾個基本語音為單位，每組語音尾巴拖長，做即興的裝飾旋律清唱，聲音拉得很長很長，來回繞轉。當時他還是一個小孩，還不懂那是什麼，現在他可以馬上辨識出來，這跟西方音樂理論中所說的melisma，「單音節華彩唱法」很像，但是發展更細緻複雜和隨性。

「聽。」老者露出神往的表情。

另一個童音出現，乾淨、純粹，是雋音。他馬上抓住笛妹的即興旋律，憑本能跟她對唱：並行、交錯、和音。是的，童年的時候，雋音已經展現過人的天份。

雋音並未在沉緬在往昔時光中太久，他馬上就想到：為什麼會有這個錄音？

「你先聽下一個音檔好嗎？」老者說。

按鍵下去，首先出現的是一些風聲，接著是植物葉片互搏拍打的聲音，有些熟悉。雋音並未遲疑太久，幾乎馬上斷定是菸葉田中葉片迎風搖擺的摩挲聲。

菸樓！他腦中浮起久遠的畫面，一大片搖曳的菸葉，長得有如大象耳朵。菸樓的影廓矗立在一大片菸田中。裡頭傳出歌聲來。

這檔錄音的音質較模糊，風漩產生時，遠距離的歌聲還會被蓋住。

雖然如此，旋律的輪廓還是逃不過雋音銳利的耳朵：就是笛妹在鞦韆上領唱的歌。

「聽出來了嗎？」老者審視雋音：「你跟笛妹追音隨唱的歌曲，並不是笛妹的創作。那是我族的歌。我族歌曲跟你族最大的不同是，它們通常只提供幾個音高點，其他任憑歌唱者自由發揮創作。」

「嚴雋音，」老者說：「你父親老早就發現到，笛妹唱的歌跟他既往了解的歌曲系統完全不同。憑他的多年經驗，他嗅出了不同，他的腦筋開始轉動。」

「不可能！」雋音不肯接受，甚至不敢往下想。他已經意識到一些東西，他想到父母的齟齬……。他不敢往下繼續探究。「不可能。」他猶做困獸之鬥，「我爸爸跟我說過，他的資料會全部提供給我，豐富我的研究內容，讓我們可以經由無數不同的音樂，回溯到音樂的本源。但是，你說的這些東西我完全沒看過。家裡資料我那麼熟，為什麼我完全沒看過這些東西呢？」

「嚴雋音。嚴雋音。」老者雙掌交握，往自己的心府貼過去，作勢要他冷靜。「也許，令尊本想將那些東西交給你，但是，他終究有所顧忌。我不知道啦，也許他想跟時間賽跑，等待可以交給你的最恰當時間……。總之，他的計劃不久就被丁勇發現。」

被發現，怎麼被發現的？雋音還來不及問，老者自己接下去就說了。

「原本，你們一群小鬼夜探菸樓後，丁勇即特別注意周遭。一年半載過後，人總會鬆懈下來。」老者說：「不過，他可不是在菸田抓到你父親偷錄音，事實上，我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是笛妹跟她爸媽說了，說嚴校長對他的歌唱很有興趣。要到那時，我們才開始警覺起來。」

話說到這裡，兩人已在崖邊待了將近兩個小時。往下望，河床已經

完全沒入黑暗中，連山廓也模糊隱晦。倒是極遠處一條橫過溪床的橋樑上，不時看得到有車子穿越，車燈閃過橋柱孔隙，閃爍著光點。

「快要九點了。」老者說，「月亮即將越過駝峰。笛妹在下面，可以看到我們的影子。」

他突然被一陣柔情襲捲，跟雋音說：「我好盼望，盼望從你身上看到年輕的自己，站在山坡上，迎接受人的到來。嚴雋音，笛妹是那麼愛你！從小，她就愛你，當時，她還不知道她是誰？她尚不知道自己是瀕絕人種的後裔，她一直以為她是你族的一員。」

「當時，你們都沒跟她說嗎？」雋音很好奇。

「沒。」老者說：「十六歲之前，我們通常不跟他們說，以免他們因身形和基因這雙重特性，放大了躋身於你族中產生的孤獨感。也為這樣，令尊誇她是『歌唱天使』時，她從來不曾起疑，總是熱情把她會唱的歌唱開來。令尊因為這樣而搜集到的我族之歌，經我從他的資料中清算，大約有八十幾首，幾乎佔我們傳唱歌曲數的五分之四。」

老者言之鑿鑿，雋音聽得可是怵目驚心。「笛妹父親怎麼發現的？」他問。

「笛妹回家，多少會說學校的事吧。第一次說：『校長叫我唱歌給他聽』時，丁勇絲毫不以為意。第二次、第三次……，最後，丁勇就起疑了。他問笛妹唱的是什麼歌，我族的歌或你族的？笛妹當時仍然不知道她的血統，不知道我們為了生存必須付出的代價，躲藏、隱晦、孤獨。她以為歌就是歌，令尊說他喜歡聽『妳在家裡學的歌』，她很單純就唱給令尊聽了。」

想到笛妹或許是在父親的辦公室高歌，雋音有著錐心之痛。那間辦公室，他好熟，大辦公桌、ㄇ形棕色皮沙發、還有一個小型會議室。他彷彿看到父親把卡式小錄音機放在會議桌一角，按下錄音鍵，笑瞇瞇跟笛妹說：「來，開始唱吧。」欺瞞者跟被欺瞞者都是自己摯愛的人，難

怪他的內心五味雜陳，痛苦不堪。

「丁勇意識到事情不對，開始有遷居的念頭。」講到這裡，老者有些遲疑，他看了雋音一眼，語重心長說：「弱勢者、邊緣者的命運總是悲傷的，丁勇為什麼要遷居呢？因為他對笛妹的教育尚未完成。他知道令尊會利用暗夜到菸樓偷錄音，他看到了。他把菸樓的燈光全部關起來，也不生火，自己一人守在窗後頭監看。許多夜晚，令尊的身影映入他的眼簾，令他恐慌。這是計劃性的活動，可能涉及的卻是我族命運的改變。為此，他聯絡上我。」

「聯絡上你？」雋音有些困惑，「你們不是住一起嗎？」他說。

「喔，沒有。」老者說：「我族流散各地，而且必須流散。我族一旦聚集，必致滅絕。我們只會在特定日子聚集，你們碰到的就是一個特殊日子，我剛才已經跟你說過了，那晚，我們是為笛妹舉行『追音禮』而來。」

丁勇問我該怎麼辦，是否要遷居？

遷居是可以的，我們本來就常搬來搬去。這個地方，那個地方，對我們的差別不大，反正，不管搬到哪裡，我們都不會被認同，永遠在邊緣位置。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丁勇開始探尋可能的移居地點。菸樓的主人是他首先探詢的人，既然燒烤煙葉他有些熟稔了，他想往更南方遷移過去，那邊也有大片契作菸田，或許有機會。

出乎他意料的是，搶著要他的人還不少。抽煙的壞處一直被宣揚，菸草這個行業已近黃昏，幾乎沒人要做了。

這個時候，你母親主動來找他們。」

「我媽，什麼時候的事情？」雋音問。

「時日久遠，我其實也忘了確定日期。」老者聳聳肩，說：「要不是你父親的資料，我早就記不清楚了。你父親的前期錄音，大約是斷在

十八年前，我算了一下，就是笛妹六年級之時。你媽當時還是笛妹的導師，笛妹把遷居轉學的計劃說給導師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林老師馬上意識到不對勁……。唉，說到這裡，我實在覺得很為難，不知道還要不要說下去？應該是這樣說吧，當時令尊令堂的關係仍然非常融洽，令尊做的事情令堂一清二楚。」

「意思是說：我爸爸『偷』錄音之事，我媽完全清楚？」雋音難掩沮喪，口氣卻又有些憤怒。

「嚴雋音，你切勿氣憤起來。」老者跟雋音說，「你自己也是採集之人，保存『人類遺產』的心，你應該可以了解。問題是，對象如果沒有意願，甚至會影響到生存，是否該有所取捨？」

雋音不語。

「剛才那些話，正是林老師來找我們的時候，我們『拜託』她的。我族在世，生存非常不容易，瀕臨滅絕。我們只能努力在每一個『棲地』，先把稀少的族群延續下來，再嘗試跟遠距族群媒合聯姻。通常，我們躲在陰暗一隅，勉力自持，嘗試維持純正血統。我們絕少跟你族之人透露生存窘境。只有像林老師和你這樣，屬我們認為的善人，我們才會說。」

雋音再度無言。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善人？

「令堂帶著我們的請求回家。」老者慨嘆，「令尊應該無法認同吧，自此……。」

家裡的情形雋音自己知道。是這樣嗎？他一直不清楚父母感情因何慢慢決裂，母親甚至決意出家，難道事情源自笛妹家族？

「我想，我大概知道了……。」雋音覺得很悲涼，覺得其他事情也不用再多聽。但他想了想，還是有些事情不太懂，便問老者：「出事當天，你到過我家嗎？你說你犯的是『竊盜罪』，現在我了解了，你把我父親採集的東西偷走。如果是這樣，為何我爸爸會慘遭殺害，而且以血

字指明你犯案。」

「這就要從半年前說起了。」老者答。

7

「半年前，我告訴丁勇……。」老者遲疑了一下，跟雋音說：「年輕人，嚴雋音，下面我要說的事情，麻煩你幫我守著秘密。雖然我族生存，不能倚賴他人善心，我也不應該衝動，就把我族的事情跟你講。但是，今天你真的觸動了我！今天你在草屋展現的能量，讓我隱約看到，『或許』你我並非絕緣二族，也許我們共有相同的東西，人的東西，上帝的東西。」

老者的話令雋音動容，他想做的，父親想做的，不就是這個嗎？藉由採集多族音樂，碰觸變異萬象前的單一起源。果若心意如此，何故以悲劇收場？真是令人浩嘆唏噓。

「好吧，我把話再拉回。半年前，我告訴丁勇，歷經十年探尋，完全以我族傳承之方式，我航駕本島檜木刻成的『聖船』橫渡深海，把本族散居各地，適合跟笛妹配婚的十多名男子帶回。他們躲藏在一處秘地，追音測試時間到我就會把他們帶到這裡，在百駝山曲折多變的山谷中，準備與本地聖女笛妹進行初測。

丁勇當時人在島嶼極南，菸葉已經完全凋零，他也改行了。他買了六匹迷你馬，找到當地一家遊樂園，打著矮人矮馬的號召，倒也可以勉力生存。

很巧，水勢涌這邊開了一間新的遊樂園，我跟丁勇說，或許他可以來此一試。

初次面議時，老闆拒絕了他，說給人騎馬賺不了多少錢，他想要更具號召力的節目。我靈機一動，我族十多名異鄉男子歷經追音訓練，為

的不就是相互溝通認識，傳承文化。若我們可以合作，使用已有的能力和稟賦共做一個節目，又可以賺錢，何樂而不為。」

「異鄉男子？」雋音不無疑惑，「所以，我看到的人之中，除了笛妹家三人，還有你，另外兩人就是你從其他地方找來，跟笛妹進行追音測試的男子。」

「沒錯。」老者跟雋音說：「不瞞你啦，你看到的兩人，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雋音的心有些刺痛，他忍住，問：「所以，我爸爸看的是？」

「唉，真的很遺憾。」老者說：「丁勇離開這裡將近二十年，一回來，你父親就知道了。可能，他的學生滿天下吧，一群矮人在遊樂場做節目的消息，馬上就傳入他耳中。」

嚴校長看的是最最起頭的節目。我們的演出很即興，這是我族傳統。他進來看的時候我們一無所知，不知道他隱身於聽眾群之中。隔了沒多久，我才發現他開始追蹤我們那些成員的行蹤。

令尊真的是很聰明的人，他馬上知道他們來自世界不同地方。他的筆記還推測我們應該有七個不同來源。從他的紀錄中，我知道他使用的是語音辨識。」

雋音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不相信也沒關係。」老者說：「嚴校長真的很厲害，魔音屋的『異次元幻術表演』之後，我們不是有騎乘活動嗎？他也會去排隊騎迷你馬，而且，他每次都會避開丁家人，選其他人的坐騎。你知道吧，我們會牽馬繞場一週，讓來賓過過騎馬的癮。他一坐到馬背上，就會直接跟牽騎者聊天。」

不瞞你，我族學習語言速度是很快的，那群追音受測者來這邊沒多久，我已經教會他們講一些簡單的本地話。你父親就故意跟他們寒暄，把談話錄起來，回去後經由腔調的回推猜測他們可能的居住地。

開始時我們並未發現，幾天之後我和丁勇就知道了。除了無奈之外，說真的，我們能做的不多。我們總不能阻止他進場。」

聽到這裡，雋音對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大概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不明白的是，什麼樣的狀況會導致褚欽立下重手？為何父親會留下SIII的記號？

「嚴校長密集出現時，我本來還在觀察。過去，林老師一直在幫我們牽制令尊，這次丁勇回來卻發現她已出家。為此，笛妹還曾上山懇請林老師幫忙。笛妹甚至把事情鉅細靡遺跟林老師講了，希望她能出面阻止嚴校長把我們的狀態公諸於世。」

根據笛妹得到的訊息，嚴校長並未因令堂出面改變想法。他認定揭露我族的存在，將是人類歷史的重大突破，幾乎遍存於所有民族的『矮人傳說』將獲得證實。

接獲這個訊息之後我馬上決定：一定要在笛妹婚約確定前把嚴校長手頭的資料全數偷出來。只要沒了那些證據，我族數千年來已習慣隱身你族，相信他也不能把我們提揪出來信口論證。

我展開竊取的行動。」

聽到這裡，雋音的切身感湧生。老者就要入侵他家了，父親都把那些資料藏在什麼地方呢？這幾年他雖常居國外，每次回來仍都會翻閱父親資料，從來沒有看過什麼矮人的檔案。

「是在我家發現那些資料的嗎？」雋音好奇地問。

8

「我去你家找了十幾次。」老者說：「都利用你父親不在家的時候。當時，令尊身兼護樹聯盟主席，時常外出開會。我都利用他不在時

潛入你家。」

「我爸爸應該會鎖門吧！」雋音不無疑問，據他所知，家裡的門那兩道鎖都很容易開啟，連鎖匠都這麼說。老者雖有通天本事，總不會萬能全才到連開鎖也在行吧。

「嗯。」老者點點頭，說：「我的確不會開鎖。不過，你也知道，我會幻術。」

雋音想到傍晚的經歷，天光雲影、花草鳥木、岩壁沙礫、奔跑的山豬，全都虛化了。老者具有他無法理解的能力，可以用意念把氣流電化，萬象因此變質。

「所以，你根本不用到遊樂場賺錢，銀行金庫的保險箱再怎麼厚重，你都可以穿行，鈔票自由取用？」雋音說了個刻薄的話語。

「年輕人！莫讓仇恨蒙蔽你的腦筋。」老者反擊他，「擁有我族傳承的能力，我就可以統治世界嗎？我可以走到白宮，取得核彈密碼，號令天下嗎？不是的，嚴雋音，我族先賢發展出的能力，不管是官能或超官能，為的都是探索世界、了解世界。超能力不足以使我們成為超人。你知道嗎？目前殘存在世界的我族族人，其實都是滅族屠殺倖存者的後代。『矮靈祭』你知道吧？為什麼會有矮靈祭？正因我族先祖被屠殺滅絕成為冤魂，屠殺者害怕才會祭拜我們。」

我們並未擁有你想像般的能力，對世界的超官能理解不能化約為統御力。我希望你能了解這點。」

「對不起。」雋音知道自己說差了，馬上道歉。

「我很感動……。」老者好像被觸動到，情緒很明顯起了波動。「你畢竟有林老師的血統，笛妹常說你很善良，我們卻沒那麼樂觀，畢竟你跟令尊一樣，從事的是音樂採集工作。採集者都希望掘獲至寶吧。」

好，回到所謂的『幻術』。

其實，出事之前，我已經去過你家幾次。我也看到過褚欽立，那位

所謂的『巨人』。唉，現在想起來仍然覺得詭譎。

你知道嗎？因為找不到資料，出事前幾天，我大概晚上八點多就躲在你家附近，那天令尊並未外出，我潛進你家院子從外頭窺探，發現你父親走到你家那台舊鋼琴前面，掀開暗紅色琴罩，接著打開琴蓋。」

「咦？」老者一說，雋音好奇心也被撩撥起來。沒錯，家裡有兩台鋼琴，舊的那台是直立鋼琴，父親年輕時花了四個月薪水買的，小時候父親常讓他亂敲琴鍵玩耍。後來家境寬裕，買了一台小型平台鋼琴後，舊的那台就退役了，很少再使用，只有偶而父子玩雙鋼琴聯彈才會再彈奏它。

雋音心裡有一種蒼涼的感覺。老者可以說到這麼細，連琴罩是暗紅色也講得一清二楚，不太可能是編出來的。原來，那些資料藏在舊鋼琴的琴箱裡頭，難怪他毫無所覺。

「既然知道資料可能的隱藏處，我決定隔幾天就去拿。當時護樹聯盟已經成功攔下土地開發，階段性任務完成後並不再密集聚會，我想要『闖空門』的可能性變得很小。由於我們設想，你父親資料收集幾近完成，隨時可能與外界聯繫，或就發表……。」

「等等。」雋音有所不解，問：「你說的外界聯繫指的是什麼？」他想到數種可能，譬如跟本土田野工作者討論、聯繫國際性學術研究機構等。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他和國際間的研究者聯繫。」老者說：「千年前，我族離散飄零之後，後代子嗣發展殊異，泰半佯裝為你族邊緣人而躲於一隅。然而，某些支系或因離散地風土、或因本身性格孤僻，最後隱身叢林野地，你若在網路搜尋，不難看到許多相關傳聞、影片流傳。雖然那些臆測偏離我族狀況甚遠，仍然足以構成近身騷擾。果若我族之個別棲地一一被干擾而致滅絕，就像我們下午看到的穗花杉一樣，單一族群的滅絕恐將擴及蔓延，我族命運終將不保。」

雋音可以理解這個，他本身也是田野工作者，浩瀚田野採集史料中，已然消失不見的族群不在少數。造成少數民族消失的原因，究竟是血統交雜而致湮滅於浩瀚人海、或屬純粹族群滅絕已完全不可考。老者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決定要竊取資料，我決定速戰速決。」說到這裡，老者好像突然想到什麼，停頓了一下。

「我必須借岔開一下話題，講一講那天我出去時碰到的狀況。當天我出去又看到褚欽立的身影，在遠處巨樟樹隙間抽煙徘徊。我一出現，他忽地朝我走過來。當下我的警覺心起，就先原地不動靜觀其變。等他逼近時我才看到，他的眼神呆滯無神，視線似有焦距然而焦距處渙散。他走過我的時候我的所有防衛細胞全部警覺，正要做對應的處置……。你知道吧，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你父親的住處又已經發生被潑貓血等事件。我本來以為他是便衣刑警或是令尊的守衛什麼的。

我正警覺防衛著，他卻對我視若無睹，直直穿我而過。我回神過來時他已經走到你家圍離前，東張西望的。他的動作看起來很怪，全身極不協調。怎麼去形容？有如高大的長頸龍全身關節筋骨被打斷錯位，完全失去協調性。

當時我不懂，事後我才一直在思考他的狀況。嗯，再說得更準確一點，應該說令尊出事後，我把兩個時段的狀況交叉比對，大致推論出來，他的確『受蠱』了。尤其，又對照了那位田幸強的說法。」

「誰蠱惑了他？」雋音並不以為然，對於田幸強的類似說法，他曾認定純為推脫之詞，要不是布農老嫗代為背書，他還想以受害家屬身份出面控訴呢。

「這也是整個事件最玄疑難解的地方。」老者說：「先讓我把事情全部說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會把我的推論說給你聽。」

「好吧。」雋音答。

「我就長話短說。」老者說：「事發當天，我約十點左右出門，從我的洞穴往那邊，我步行大約一刻鐘可達。」

「一刻？」雋音心裡嘟囔著，照他估計，正常人步行約需二個小時左右。

「我到的時候，大概十點半多，嚴校長還沒睡覺，我看到他坐在桌上振筆疾書，不時播放錄音資料。那些聲音都是在『魔音屋』的錄音……。我仔細聽，他播放出的聲音，應該是坐在不同位置所錄……。令尊沒有你的天份，你擁有超越你族的聽覺能力，知道我族運用音波氣流的能力。自遠古，我族就持續修煉超官能的意念能力，打破形體藩籬，希望達到『無有』之境。

然則，令尊卻有極其聰慧的頭腦。他那陣子頻繁去水勢涵，每次擇定不同位置，除了錄製聲音外，我相信他也帶了調音器之類的儀器，用以偵測音波氣流。我們的集體即興創作，交混追音、即興合流，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效果。在窗外，我看到他不時重複播放那些音檔，勉力思考著。

大約等到十一點多，他終於熄燈入睡。我又等了一下下，確定屋內一片寂靜後席地運念，把我長年學習最強的意念力發散出來，盡力將周遭物件虛化，讓形體溶解。

約莫十五分鐘，我即潛入你家。當時，你父親桌上只擺放幾支錄音筆，跟我預期的資料數量相差甚遠。我先把錄音筆放進袋子，趕忙再到你家就舊鋼琴那裡，掀開琴罩，打開琴蓋。

我真不敢相信，你家的舊鋼琴琴箱，儼然成了一座小型書櫃，裡頭的東西還真不少，除了舊式錄音卡帶，竟然還有數量豐富的照片……。」

「照片？」雋音問：「有什麼照片啊？」

「真是佩服令尊，」老者搖頭浩歎：「笛妹小時候在校長室唱歌的特寫……，許多特寫。看到這些照片，直覺你父親可能運用人種學生物徵象在做研究呢……，不得不佩服他。不過，這些都是我的臆測。言歸正傳，我們說到哪裡了？噢，照片是吧？真的很多啦，看了後我實在是嘖嘖稱奇，不知道令尊到底是怎麼構策這些縝密的研究。連我們有時在菸樓的舞影，那麼久遠了，在那樣的暗夜中他都拍得到，對他實在是……，唉。對啦，還有，照片中竟然還有你和笛妹小時候在學校的照片。這些東西我都不敢拿給笛妹看，怕勾起她的傷感，畢竟，她的婚姻即將決定了……。」

「即將？」雋音問：「這麼快？」今天之前，他的心都還停留在靜庵山谷中。他覺得笛妹是鍾情於他的。那種濃郁的感受，怎麼可能二個禮拜就會完全改變呢？

「嚴雋音，我真的很抱歉……。」老者看出他的心事，用無奈的口氣跟他說：「褚欽立出現，讓她知道我所言不差？」

「咦？」雋音不解。

「今夜之前，如果我把剛才說的話一字不差照講，但是褚欽立跟田幸強尚未現身，你會相信嗎？是否你也會認為我為了脫罪，隨便找一個人做藉口來卸責？」

雋音沒回答。就算到了現在，他都還不知道老人所言是否屬實。他也毫不遲疑表達出來。

「人為何要脫罪？為何要卸責？」老者說：「為的是逃避後果吧！如果是我做的，後果會是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雋音無法回答……，或許他想到的，單純是法律審判，畢竟他不是私刑的擁護者。「終生監禁嗎？或絞刑，槍決？」他冷冷地說。

「我大概知道你所想……」老者嘴角微縮，皺眉思考了一會，「你

想的跟我並沒差太多。也許，我想的比你複雜一點。嗯，好像也不能這麼說，站在我的立場，應該說，我想的對我比較有利，比較順。可以這樣說嗎……我也不太有把握，我們再討論看看吧。」

「我們還能討論什麼？」老者總是丟給他一堆問號，雋音最想知道的是：父親遇害的真相為何，他請老者就直說了。

「好。」老者也很想快點說，「這樣比喻吧，黃昏時我不是給你一個幻境嗎？事件當晚，為了進入你家，我也同樣做了一個『幻境』，怕的是令尊可能驚醒，會『如實』看到我。在幻境中，他會被蠱惑，我比較有脫身機會。我把最大能量整個發散出去，所在地個別物件的陰陽兩極被萃取整合，形成極大的陰陽兩級……。」

看你的表情有點困惑，說得再簡單一點好了，你族古籍記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順序由源起而至衍生。我們學的則是逆向回溯，萃取萬象衍生物的內核，也就是陰陽兩極，統整回復至源起狀態。那個狀態，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兩儀狀態。因為我不是你族文化專家，並不知道我們可以達成的狀態，與兩儀是否完全一樣？

總之，復返原初的能量愈大，實物虛化的程度就愈高。大概這樣。」

老者觀察雋音，雖然仍有些困惑，顯然也有所領悟了。

「當時的『虛化』，或者你們喜歡說的『幻化』，大概就這樣。很不幸的是，令尊搜集的資料實在太多了，我的背袋整個鼓起來，轉身時不小心撞到那個矮凳……，你知道我說的矮凳是哪一個吧？抱歉，提到它。」提到那件凶器，對兩人來說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個凳子的質量非常重，撞地叩一聲，還蠻大聲的。你父親一定被驚嚇到，馬上從房間衝出來。當時，你家已經全部被我的能量籠罩，虛化於真境幻境的交界處。你父親看到我非常驚恐。縱使我的形體已經虛化，他仍然認得出來。幾個月來他密集到遊樂場看戲，我又是串場

者，他早已牢記了我的長相了吧。

喔，對了，說到這裡，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和所有出現在異次元的我族之人，令尊都用高畫素相機特寫我們的表情和徵象。我臂肘的烙印他一定最有興趣，我的痛苦烙印，他……。光我舉手時露出烙印的相片，他就拍了不下百張。可能他覺得那些東西類似『族徽』，可以從裡面找出我族的蛛絲馬跡吧。」

「唉！」聽到這裡，雋音再也難掩心中之痛，百張烙印照在他的腦中翻閱似輪動。「你一定很難過……。」他說。

「難過？會吧。」老者說：「不管怎樣，我先說下去。令尊在驚嚇狀態下，隨手抓起地上那個倒了的矮凳就胡亂劈打。我事先有過模擬，馬上跳開，繞到你家沙發後先避開，再貼著牆移動到門邊，搖開門栓，準備要離開。

當時，令尊仍在幻境的迷惑驚恐中，還是拿著矮凳到處揮打。

我推門一骨碌跑走，冷不防撞到一個東西。我嚇一跳，以為是你家院子的什麼擺飾，正要看清楚，那個東西竟然動起來了，盯著我看了一下。那個東西，正是我已碰過幾次的褚欽立。

看到我，他好像看到魑魍鬼魅，就像發狂似的疾衝到你家。哎，就像下午那隻山豬。我回頭看，客廳中，你父親正揮動矮凳往他身上猛砸，他也急了，用高大的身影硬撞你父親，再扣住他的手，連同矮凳向上一甩，正好打在嚴校長的額頭……。

我當時嚇呆了，愣在你家外頭。褚欽立也嚇壞了吧，呆立在你家客廳。幻境仍有餘勢，他當然不明所以，兀自站立轉動脖子，就像我剛說的，一隻全身臟腑筋骨都錯位的長頸龍，精神恍惚、左顧右盼，可能連自己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我判斷當時他有攻擊性，便不敢貿然接近，先按兵不動。過了幾分鐘幻境全退，他不知怎麼了，醒著或仍在恍惚狀態，我完全無法判斷，

突然他就轉身衝出來。經過我的時候他還停下來，瞪大眼睛看我，接著就……，看到鬼似的，衝到你家圍籬，翻跳出去後朝黑夜疾奔消失。」

說到這裡，老者覺得有點累。從夕陽甫落他便叨叨敘述起，想不到現在東方天際竟然已經有微光出現。他和雋音並坐在山崖，人語沈默後，剩下就是山風、樹濤、蟲鳴、以及遠處的溪水聲。

10

「今天在『異次元』被你追音，我的心開始泛動。萬年來我族一向如此溝通，異族如你具有這種能力，我心裡激動你很難理解。」最後，還是有老者開口說話。

雋音不知道老者還要解釋什麼？聽到父親被擊倒，他覺得夠了！已經夠了！他很想起身走，離開百駝峰，離開烏沙溪河床，離開樟崎路……。他想推著行李，搭一班沒有目的地的飛機，下機，到達另一時空，就此離開一切。

這一切，如果如這位矮族『噶默從』所說，身為人子的他能做什麼？怨天尤地，每天大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嗎？

「抱歉！我感覺到你的心了。」雋音仍然不語，老者說：「麻煩你讓我把話說完。」

雋音兀自沉緬在遠離一切的遁閉心理中。

「我一直在思考，事情既然發生慘痛的結局，我該怎樣做，可以讓你們好過一點。」老者說。

『你們』這個詞也勾起雋音心中的痛，他想到母親。

「日出了。」老者指著東方天際，原本一抹微光正慢慢轉為橘紅色。他站起來，眯眼正對那抹光亮，眼神轉為堅毅。

「嚴雋音。」老人說：「再過兩天，笛妹就會跟隨她選定的伴侶渡

海而去。」

「渡海而去？」雋音不解，前來跟笛妹追音的男子，不會留在本島嗎？

「他們會居無定所，四海飄零。他們會生下本族幼嬰，盡量生，然後交給散居各地的我族族人收養。別的地方也有聖女，他們都背負著相同的使命。這樣做，為的是增進我族個別棲地基因的多樣性。」老者說：「聖女很辛苦，我族虧欠他們甚多！」

「她為何不住在這裡？」雋音問：「她會比較習慣吧。」

「她選擇離開！」老者答，語帶保留。

「我會離開的。」雋音知道老者保留著什麼，他說：「我不會再打擾她。」

「她已決定離開。」老者說：「其實，她知道她要去哪裡了……。」

雋音聽得出老者的暗示：笛妹心中已有屬意之人。是哪一個呢？他窮盡腦中記憶，『魔音屋』裡頭看到的另外兩位矮人的容貌只有模糊不明的輪廓而已。

「送走他們之後，我會回到這裡。」老者說：「應該就是三天後。」

「三天，所以笛妹三天後就要離開了？」雋音問。

「對，」老者沉吟一下，說：「或者，更早。後天凌晨。」

雋音咬了咬牙。此刻，跟他曾為青梅竹馬的笛妹突然變得好遠好遠。他愛的笛妹也飄然離去。他心中不無眷戀，但心境已然改變。笛妹一族的命運，笛妹的身份和任務，已經烙印到他的腦中。

「我可以送她嗎？」他問老者。

「可以。」沒想到老者馬上就回應他的請求，好像還很高興。

「你都不用問笛妹？」雋音不解。

「死掉之前，我仍為長老。」老者答。他看起來很慈祥很輕鬆，年邁的父母幫女兒完婚時，常常會流露出這樣的表情。

「後天凌晨，零時，麻煩你到遊樂園草屋來一趟。」老者說：「婚禮在那裏舉行。」

「我一定到。」雋音說。這次，他的語調比較堅定，不再那麼頹然。

「嚴雋音。親愛的年輕人。」老者在他的口氣中聽到希望，很激動跟他說：「你能體諒我族命運，我身為本代長老，要代表我族萬世祖靈跟你致謝！」

他一躍而起，站到平台地起舞。朝陽球緣已出山巔，老者影子被拉長，自平台至山崖再折入河谷。他開始高歌。蒼涼一音，低沈若蕭再往上攀爬，爬行間音質朝噴啞音色續進，不換氣，唱至沙啞裂碎。接著是高亢第二音，裂碎噴啞修復回返，高亢處盤旋數匝，有若大冠鷲沈氣徘徊山谷。

Melisma！雋音聽出來了，一首簡單數音的音樂，老者即興抒發當下心意。脫離音樂脫離語言，直入靈魂當下感受。他突然懂了，懂得一些東西，一些模模糊糊的東西，原初質樸。

老者狂舞身軀，完全與聲音貼合，軀幹四肢跟隨即興旋律線條流動，連頭髮五官也在滾動。平台之影狂捲有若書法狂草，雋音望向河谷，貼在下面的影子拉得很長，猶若一條黑色蟒蛇，溪裡溪外翻攪著。

「定！」老者最後以定音收尾，凌空一跳落地，大喝一聲。

「用這條歌曲表達我心中對你的謝意。」老者興高采烈，跟雋音說：「三天後，送完笛妹，煩請你跟我上山。」

「還有什麼事嗎？」雋音想不透。

「我已決定，送走笛妹後我的任務即告完成。我會自我了卻殘生。」老者展現寬慰的笑容。「嚴雋音，穗花杉樹林我已經掘了一個土

穴，於我摯愛亡妻身邊。我會自己覆土，然而穴面必將陷落不平。煩請你於我覆土後替我填平土面，鋪上厚厚一層落葉……。」

「等等，等等！」雋音趕忙制止他繼續說。「我沒辦法幫你做這件事。」

「你要把我帶到你族的司法體系之中，用你族法律條文訂我罪名罪刑嗎？」老者激昂陳述：「我族向有殉葬配偶傳統，十多年前我之所以沒有做，實因我族命運坎坷，我肩負探查族人後裔的傳承職責。」

他跟雋音拱手，誠懇地說：「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我們相遇？告訴我，是什麼力量呢？」

雋音無言。

「走吧。」老者見他不言，便叫他起身。

「你先下去吧。」雋音回答，「我想多坐一會。」

「孩子，跟我走吧。」老者把手放到他的肩膀，雋音感到一股熱流注入，他的全身有種麻意產生。「再一下下，笛妹和另外兩人會到二駝峰，完成最後追音測試。二駝峰是笛妹選的，就在旁邊，你在這裡會聽到男女追音，難免心情受影響。」

「我可以承受。」雋音很平靜回答老者，「而且，我想聽。」

「好。」老者未再阻止，跟他說：「那我先下去了，見證她婚前最後的儀式。」

「好。」雋音跟他道別，「後天深夜，我會到草屋。」

「平土，堆葉……，你想想看吧。」臨走前，老者跟他說：「通常這個工作會由殉葬者的孩子執行。我沒有子嗣。決意殉葬之事，除了亡妻之外，我沒跟任何人說。」

說完，老者用最低沈的聲音發出一個「偶」音，接著運氣讓聲音在低音域來回轉動數匝。雋音感覺得到，老者很含蓄在邀請他追音。多麼複雜的心境啊，他如何去回應老者？

等不到回應後老者「偶」音略變，轉為「呼」音翩然離去。
他的聲音如沈風地鳴，久久不散。



末章

1

兩日兩夜未眠，笛妹婚禮當天雋音身心疲弱至極。深夜十一點左右他騎車出去，夜風沈穩，有若日前老者離去之吟嘯。他故意騎得很慢，浸淫在大自然音籟中。

他的心情已變，笛妹即將遠離，他先是痛苦，接著淨化、昇華，轉而祝福。

昨日清晨老者離開後，他獨自坐在崖邊。知道笛妹即將與兩位求婚男子進行追音，他無法抗拒傾聽的渴望。山巒雲彩不停流變，烏沙溪由黑而灰，山鳥鳴啼，遠方車喧稀薄若有若無。就這樣等了大約一個小時，左邊第二駝峰隱約傳來女音，笛妹的聲音……。

清亮的聲音，堅定中竟微微泛出鄉愁，對未來有渴慕也有惶惑。雋音聽出來，笛妹變了，跟他追蹤過的聲音已經完全不同，她的想像已在遠方、在未來。

追音持續整個上午。聲音尚未歇止之前，他即衷心盼望第二位追音者終將得到笛妹青睞。從笛妹漸次給予的應答中他聽出笛妹的心意，過程中，她小心翼翼，慢慢把她的發音權藏起來，次第交給第二位追求者。

雋音完全無法想起『他』的容貌，純粹從聲音揣測，他是一個溫厚謹慎的人。當笛妹慢慢將音權遞出，他先是察覺不到，直到第三次，笛妹給予更明顯的訊號他才知曉。他謝謝笛妹，婉轉表達『喧賓奪主』之不妥。笛妹卻不予答辯，兀自再退一步……。

追音漸成情歌，笛妹心意昭然明朗。

獨居第一駝峰峰頂，雋音也在遠方獨自吟詠，模擬自己亦為求婚追音者。以自己音意與其他二人音意比照，他憬悟到：自己對笛妹的愛更熾烈，『他族』二人卻有截然不同的使命感。

「笛妹需要這樣的人。」雋音高度讚賞第二位追音者，雖非敏銳之人，卻有豐沃底蘊，可以給笛妹永遠的穩定。

來到遊樂園已近凌晨，四圍漆黑黝暗，鐵門深鎖。雋音不得其門而入，正想翻牆，突然想到側邊有小門，於是沿著牆緣慢慢前進。側門果然未鎖，進到裏面，裡頭也是一片肅靜。他想到那些柵欄鐵網裡頭的動物，也許他們正睜大眼睛盯著他。

草屋離側門不遠，靜立在黑暗的夜色中，從外面看全無異樣，雋音不免懷疑老者的話語是否為真。他摸黑走到門口，卻看到一股熊熊的橘紅色光焰在門框裡頭爍動，不時有黑色人影舞動穿梭。雋音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氣流，應該就是它阻隔了屋內的聲音。焰光中的人影，讓他想起痢仔關於菸樓的敘述，原來當年蒙童的話並非炫誇的謊言。

雋音走到裡頭，本來以為屋內會一片喧嘩，其實也沒有。焰光舞影頗有吉普賽人營火狂歡的氣韻，然則兩者完全不像。當下的舞其實非常激烈，成排矮人圍圈環繞一堆柴火，四人一組接續跳舞。眼睛適光後他發現許多人啜泣著，他們用最極端的姿勢把情緒釋放出來，身上可動的關節四面八方甩動，似乎要把堆積在體內的所有能量發散出去。從他們的表情，他感覺他們其實在吶喊，吼叫對於笛妹的不捨，而周遭完全無聲，就像是默片效果，音量被剪掉儲存在別個地方。

應該就是那些強烈的氣流吧，疾行在屋中，力量強大，把聲音隔絕在魔音屋中。

笛妹呢？他嘗試去找她。火焰中每個人幾乎都成為剪影，要找到笛妹並不容易。還沒來到這裡前他原本還很好奇，不知道笛妹一族的婚禮

儀式為何：會有震撼人心的群體追音嗎？笛妹將穿著什麼衣服？她會戴著穗花衫的花串嗎……？

「嚴雋音。」老者聲音出現在他耳邊，彷彿外太空無聲永靜中傳來訊號。

他從約莫四、五十人的影圈中尋找，實在無法辨識出老者。連笛妹是哪位也看不出來。

「焰火邊有一個實心的木船，看得到嗎？」老者說：「等下笛妹和她丈夫會扛著那艘船走出草屋，婚禮便告結束。」

「就這樣？」他想問，這樣婚禮未免草率。

「別說話。」老者搶先堵住他的嘴，「別忘記幾天前你在草屋內引起的氣動爆裂。」

「先聽我講。」確定雋音不會發聲後，老者說：「我們會展開一場夜奔，非常耗費體力，沿著烏沙溪一直到大海。中間，年紀愈大者會愈早退出，最後只會剩下年輕人送他們兩人到大海。」

送他們到大海，然後呢？雋音有些急起來，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沒有看到笛妹。

「就這樣噢。」老者語調急促起來，「最後一組舞者剩三人，就我和笛妹父母。記住，若不跟著大家疾奔，留在原地等我。若想送笛妹一程，跟著大家跑，看到有人退出，就是我，你就跟著退出。」

「不！」雋音再也按捺不住，「我想送笛妹！」

他的聲音有若投入高山峻嶺之中，在山壁間來回震盪。他覺得很孤獨，他完全是自己一個人。

「噯默從。」他誤入自設的處境了，笛妹聲音響起，他並非孤獨一人。「我要帶走的兩匹馬，你跟嚴雋音可以一人騎一匹，送我到海邊。」

「笛妹！」雋音終於聽到她的聲音，他趕緊送上祝福：「請接受我

最誠摯的祝福。」

「謝謝，嚴雋音。謝謝。」笛妹說：「喲默從已經告訴你我的使命，日後，我們將不會再見面！嚴雋音，我也要對你送上我最誠摯的祝福。你是我最珍貴的記憶。幫我跟林老師說再見。告訴她：笛妹會非常非常堅強。」

聲音突然斷掉，四圍靜謐。場中，舞動之四道黑影極盡扭曲之力，蹦散出道別的強烈哀傷。雋音發覺笛妹說話時自己握拳至痙攣顫抖，他感受到笛妹家族的感情表現方式。

「等會在外頭稍等。」老者聲音又現：「我與笛妹父母即將入場。」

三位長輩進場。老者先步入焰火，穿出。次第，丁勇偕妻步入焰火、穿出。三人毛髮都燒了起來。雋音想衝上前去，「水呢？哪裡有水？」他狂吼！

不想，眾人動了起來，一個接著一個，輪流去抱三人。他們用人身滅火，三人身上火勢一下被『抱滅』。

熄了火，老者又步入焰火，穿出……。

同樣程序進行將近十次。屋內火焰被穿越踏滅，老者與丁勇夫婦鬚髮幾被燒盡。

三人合唱八音旋律，反覆不歇，直到星火全失仍在吟唱。不知怎麼，雋音覺得自己懂那八音的語意：「我心傷悲，惟天可知。」

『別！』三人以『別』音收尾。

『呼！』眾人以『呼』音附和。

雋音還沉緬在旋律與聲音之中，耳中忽然傳來腳掌撞打地面的聲音：劈啪劈啪，往門口奔跑。接著，所有人也都往門口跑過去。眾人都赤腳，腳掌踩地聲猶若拍手擊掌，嘈切熱鬧。他們像魚群引動水流，雋音也被拉引湧動，不自覺跟著跑向外頭。

「在門前等我。」混亂中，他聽到老者的聲音。

他趕忙停住。瞬間一群人從側門奔出，腳步聲往西邊隱沒而去。

「騎上來。」還來不及喘氣，老者已到雋音身旁。他被推到一隻迷你馬的馬背上。

「喝！」老者一聲令下，迷你馬開始疾奔。他們沿著烏沙溪河床一路狂飆，約莫十分鐘追上眾人。雋音坐在馬上，漸漸看得到奔眾身影，大約四十多人，跟在一位領先者後面。領先者雙手扛著一塊長形獨木舟，頂在頭上。笛妹就坐在裏頭，髮辮隨風飄零。她直視前方猶如一尊雕像，肢體散放不眷顧過去的決心。

雋音完全不知道身在何處，直到空氣濕重起來，鼻孔有些黏膩。腳步聲和馬蹄聲變弱，他們踩到細沙上。

沙灘到了！

海浪依著神秘的頻率襲來退去，曠夜因天上明月而有微光。雋音看到前導者體廓，雖然矮小，身體非常勻稱結實。他想到笛妹，兩人是天設地造的佳偶。他把獨木舟放到沙灘上，船首面向大海，這種指向下，笛妹便面對蒼茫海面，留給過往的只剩背影。

「跟笛妹道別吧。」老者示意雋音下馬。

眾人列隊走過笛妹，逐一跟她道別。笛妹默受而不說話。輪到雋音時他實在不知道要說什麼。笛妹身影鑲在萬丈波瀾中，獨木舟一推便將往赴未來，看就是破釜沈舟蒼茫氣概。

「祝福妳，笛妹。」雋音說。

不只雋音簡短獻語，眾人均然，連丁勇夫婦也不例外。

老者是唯一沒有排隊獻語的人，眾人做完道別儀式後，他牽過雋音騎來那隻馬，連同他自己那隻，緩緩送進獨木舟中。一直在旁等候的新郎跟大家揮手後也跟著進入獨木舟，站定，以槳拄沙，將獨木舟撐進大海，逆迎海浪而去。

孤舟愈行愈遠，快要看不見時，有一清亮女聲自海面飄送過來，清晰可聞。是笛妹的聲音。她先獨自清唱一遍，接著眾人加入合唱，各取其音，完全和諧的純律音。

雋音也加入，他認識這首歌，父親百日笛妹在父親墳陵前唱的那首。『賦別曲』嗎？

「再會！笛妹！」

2

「再會了！嚴雋音！」

老者進入自己早已挖好的土穴中，先是端坐著，把堆積在坑穴兩邊的覆土撥進自己下半身，不久便全部覆滿。接著他躺下，伸開雙手把土撥到上半身，覆蓋至頸部。胸部那邊他堆壘一坯土，像沙丘聳著。

他暫停一下，喘氣。這時，他只剩下雙手及頭部露在外面。他的頭髮因婚禮穿火而燒罄，光頭猶如僧人。

「再會了！嚴雋音！」他跟雋音說了這句話。

「再會了！喲默從！」雋音跟他道別，接著轉頭離開。

他站到第一棵穗花杉旁邊，不忍看老者把胸部那壘小土丘整個推到臉部。事前，老者已經把自我殉葬的過程跟他講述，兩人講好，最後覆土自窒這段雋音會離開。

雋音如約離開，他走到第一棵穗花杉，雙手抱著樹幹，彷彿抱著他在世的唯一親人。他有時把頭枕在樹幹上，有時抬頭，透過長鞘形葉片縫隙看向天空。

這是一段非常煎熬的過程，他聽得到老者的咳嗽聲，總是咳個兩三聲便又歇止。老者一定被噎到了，噴出土屑，緊接著他又會把土覆到臉上，直到完全沒有力氣為止……。

接下去就是雋音的工作了，原本他是拒絕的：「我沒辦法做這樣的事。」雋音告訴老者。

送別笛妹回程中，老者又向他提起覆土一事。眾人已經全部散光，連丁勇夫婦也先走，留下老者和他。雋音仍然可以感覺笛妹家族對他的敵意，就算沒有敵意，也充滿複雜的感受。這是萬年來笛妹家族的群體感受，現在他也已了解釋然。雖然如此，他們的離去仍讓他相對輕鬆，他也知道，自己可以參與笛妹的婚禮和賦別禮，全憑老者一人扛下。

他和老者花了整整一天才回到出發地點，老者並未再回遊樂園，逕自往山壁方向走去。臨行前，他先跟雋音『約好』殉葬時間：明天晚昏，穗花杉樹下。

「再一個禮拜，丁勇就會離開這裡。」老者跟他說：「他會尋找一根堅韌的檜木，鑿洞成舟，出海。」

「出海？」雋音不解，問：「去哪，找笛妹嗎？」

「我也不知道。」老者說：「有人得承襲我這種位置，也許是丁勇，也許是別人。他們自會琢磨出新的傳承方法。套句你族話語，一切已是我的身後事。」

雋音覺得老者藏著深奧的秘密不說，他也無意知道。他知道的已經太多，夠了。

「你若不來，我亦會死。」老者說，「如此一來，就讓世界替我覆土，蟲蚓鳥獸、風雨草木均可參與。當然啦，我會很遺憾，畢竟我跟你的關係太過複雜，太過複雜。我希望你參與我的死亡，稍稍平息心中的憤怒。」

雋音強忍住淚。

「等下我會把山壁那個洞穴填滿，這邊本來就少有人來，接下去就會更少了。」老者說，「你可以先回家，再想想看吧。看是否可以幫老朽我一個忙。」

老者就要離去。轉身時突然想到什麼，又走到雋音前面，跟他說：「喔，對了，記得我說過，要跟你講雲豹的事。」

「嗯，好像有。」雋音點頭。

「事情發生在好多年前了，我太太過世後沒多久，我的心非常空虛，覺得需要獨居一陣子，便隻身進入山區，漫無目的在山裡生活了將近二年。我的足跡遍佈南北，在島嶼之南，我碰巧看到一隻公雲豹。」

我相信，那是世上最後一隻本島雲豹。它的眼神泛滲出的孤獨是那麼的絕對跟純粹。它，就是孤獨！

我們錯身而過，我心因它而充滿感恩，謝我祖靈庇佑，我還不是我族最後一人，孤獨本境離我尚遠。

我之所以會擔任傳承者，會偷穗花杉，會盜取令尊資料，源起之點錯綜複雜，巧遇本島雲豹所感受到的純粹孤獨，無疑是最大的推動力。」

老者握著雋音的手，看著他：「我相信，你了解我說的孤獨。孩子，幫我一個忙吧。」

3

雋音腦筋昏亂至極，世界之大不知何去何從，隔天一早決定先到靜庵走一趟。

「聽說你媽閉關了，你不是去找她吧？」山下老農看到他，用莊稼漢口氣很直率地問。

「嗯，嗯……。」雋音根本不知道，只能佯裝沒事般回答他：「就走走。」

媽果然閉關了，雋音孤獨感再添一筆。他往山谷走去，二個禮拜前在這裡巧遇笛妹追音《金剛經》，當時完全不知道『追音』竟是笛妹家

族的文化傳承，如今再回舊地，不免觸景生情。

他走到山谷，今日氣流穩定並無風嘯，追今撫昔，莫非風雲已歇，眾生各奔東西？由時日推斷，笛妹當日與他在山谷相逢後，隨即跟十多位求婚者展開密集的追音測試禮。莫非自己誤打誤撞當了第一位追音者，竄擾了笛妹的心靈？

望著澄明的山谷，雋音不敢多想。

到了靜庵時天色尚早，裡頭仍然一片寂靜。雋音心想：或是在外等一下再說？

「雋音。你這麼早。」正在外面探頭四望，他聽到有人跟他說話的聲音。

是清蓮，原本蹲在菜圃中，看到雋音的身影，趕忙站起來招呼他。

「來找清荷吧？」清蓮口氣很愉快：「她早就知道。」

知道？雋音心頭一喜，莫非母親等著見他，根本沒有閉關？

「她起來了吧？」雋音壓住心中的喜悅，問清蓮：「現在我方便見她嗎？」

「雋音啊，你媽媽閉關了。」清蓮跟他說，「你回去後，新聞不是鬧了一陣子嗎？原本你回去隔天她就要入室閉關，受新聞影響，她緩了一星期呢。」

果不其然，母親閉關了！雋音難掩失望。他的心境已經比較堅強，也有了準備，打理事情緒就跟清蓮說：「喔，她都沒跟我說呢。」

「有啦，哪沒有？」清蓮不改耿直個性，跟雋音說：「她老早就交代我一些事情。她怕你有掛慮，先沒跟你講。上次你來，我就跟你暗示囉。」

「暗示？」雋音回想當時情景，無法想到什麼暗示。

「經過一間禪房時，我不是叫你好好看看嗎？清荷就是要在裡面閉關修行。」

經她一說，雋音想起上次的情景，他們確有經過一間禪房，清蓮要他好好看一下，裡頭只有一張桌子。所以，母親在裡頭過著簡樸清靜的生活，面對的就是自己的靈魂而已。

不知怎麼，想到母親坐在一間素樸的房間中，幾近一片空無，雋音的心必較沈澱一些。他很好奇，母親會交他什麼東西呢？

「我就去拿給你。」青蓮快步往庵寺走去，不久就拎了個褐色大布袋出來。「這個啦。」清蓮說：「你媽要我轉交給你的。」

雋音打開袋口看，裡頭裝有許多錄音帶和照片，還有幾本筆記本。他心頭一震，猜這應該就是父親失落的資料。所以，老者偷了這些東西後並未據為己有，卻拿來交給母親？

「你媽交代，這些資料你一定要好好思考，到底怎麼去處理？」清蓮說。

「我會。」雋音回答。

談論之間，靜庵裡傳出梵鐘的聲響。

「要誦經了。」清蓮說：「今天輪到我。雋音，我先走。」

「好，我……。」雋音覺得有話想跟母親說，就這樣來就走，覺得似有缺憾。

「你想跟清荷說什麼是吧？」清蓮看出來，說：「暫時可能沒辦法。她這趟，是抱著很大決心進去的。」

清蓮一向爽朗的臉龐不經意抹上一股淡淡的憂傷。

「雋音，我得進去了。你看要到廳裡或坐在這裡都好。馬上就要誦經了，可以聽一下再走。」臨別時，清蓮交代他：「你要顧好自己，清荷最關心的就是你。」

雋音決定聽完誦經再走。他坐在石椅上頭，原本滯緩的氣流微微翻動起來，他閉起眼睛，嘗試放空自己。腳邊，就是那袋資料，父親憚精竭慮窮究二十年的搜集，若經公佈，真的可能會投下超級震撼的巨彈。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抓不到可以處理的辦法。正自沉思不解，庵寺裡頭傳出梵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先不想它吧。」雋音想揮別雜念，但是有些困難。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梵誦持續，雋音心電閃爍，不自覺開始去追誦這些聲音。突然間，他似乎懂得笛妹為何會在山谷追音，追蹤金剛經。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隨著梵誦，他腦中的雜念漸次清朗，他看到母親的身影翩然而去，走向禪房。他也看到長老，笛妹家族的傳承者，堅定穩持走向穗花衫樹下。

終曲

雋音抱著穗花杉樹幹，臉靠著它，良久、良久。他站太久了，老者早已沒了聲響，不再有咳嗽聲。他知道老者已走，在另一個世界，與他摯愛的妻子重逢。那位聲音有著萬世蒼茫的老婦人，頭上會戴著穗花杉花串迎接他吧。

雋音兀自站著，良久。山風襲來，樹濤自遠而近。雋音閉眼諦聽，老者已走，他卻覺得會聽到他的聲音。

他真的就聽到老者的聲音了，正追蹤當下的風意在吟唱……。

雋音加入。今天，他只想同音追蹤老者：同音、同調、同心、同情、同意。跟著山風，他們吟嘯好久好久。

直至風止音歇，雋音終於完全平靜。他走到老者安息地，塵歸塵、土歸土，老者盡可能覆蓋自己，頭部也進入塵土中，僅剩雙手外露於塵土外。肘彎烙印清晰可辨：SIII。

雋音取出布袋裡頭的東西：父親搜羅自笛妹家族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他把那些珍貴的資料全數放置在土穴側緣，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他事先取得老者同意，把這些珍貴的資料盡數歸還，陪老者殉葬到另一永恆世界。

他只保留父親六本手寫筆記。

擺好那些珍貴的資料後，雋音開始覆土。第一舀土灑落時，兩行熱淚再也無法抑制盡情滾落。他已學會笛妹家族的《賦別曲》，他輕聲吟唱著。隨著歌聲，塵土慢慢灑落，逐漸掩蓋一切。覆土漸厚，雋音還是先避開老者手臂，直到最後。

最終，他才把老者的雙臂交叉。他又肅穆的看了烙印一眼，慢慢把塵土腐葉灑落上去。



長篇小說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107年6月20日下午2點-4點

會議地點：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4樓401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昂、李瑞騰、廖輝英、平路、季季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 蔡志揚

聯經出版公司 王聰威、周玉卿、邱美穎、唐聖美

主席：李瑞騰

紀錄：唐聖美

攝影：唐聖美

執行單位報告

歡迎各位老師、委員來參加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的評審會議，這次長篇小說收件到去年12月31號，所收到稿件經過審查符合資格者有42件，本次收件規則以創作字數下限八萬字稿件為限；第一階段初審評審老師是由郝譽翔、顏忠賢、劉梓潔3位老師評選，總共選出9篇作品，也看老師們有沒有問題。

第一階段評選

統計評審在進入複審9件作品中，各自挑選的3件最佳作品，進入決審作品共計6件，結果如下：

序號13號《八分二十秒》獲得1票

序號23號《超夢》獲得1票

序號27號《上天的悲憫》獲得2票

序號35號《血樟腦》獲得4票

序號38號《蕉色》獲得4票

序號42號《追音》獲得3票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八分二十秒》

季季（以下簡稱季）：這一篇作者使盡全力，很認真很認真的在寫這個作品，但是我覺得他有點用力過猛了，他幾乎把臺灣社會2、30年來所有的社會現象全部都寫進去了。另外還是有一些錯誤在，小說裡面把賴和的小說一桿秤仔弄錯寫成楊逵的小說，這種類似的狀況蠻多的。

小說本身的構想很好，用對比的方式二個女生的遭遇不斷的交錯，用現實的狀況從年輕開始敘述他受傷然後去回憶小時候。我覺得寫得最好的部分是他受傷的現在跟回憶童年。不過肯定他這麼用力寫了這麼大本，所有作品裡面他的字數可能是最多的。他很用力的寫了，可是需要知取捨，不然章節甚麼會太瑣碎，這是我給作者章節的一些建議。



《超夢》

李瑞騰（以下簡稱騰）：我覺得超夢對於我這種年紀的人要理解寶可夢有點困難，所以我特別把我兒子抓來，讓他跟我詳細細細的談了一下，我覺得這個小說作者實在有才華，在臺北這個大城市，同時有7-8個人接到了指令，甚麼時間到哪裡去集合，然後就開始要去抓那個寶可夢，他開了一部車載著所有人，整個就是四天的時間，到哪裡到哪裡，整個臺北的地理空間周邊的人文，整個他到哪裡都會碰觸。

然後到最後就是，這個發起的人也就是開車的人，他的父親是倖存的二二八受難者，受人照顧，今天這些被他找來的人，全部都是恩人，幫過他父親救過他給他恩惠的人，我覺得這個作者特別是他的語言實在是好，這一篇作品文字是我認為最漂亮的。

故事像有一條弧型的線整個把他們拉在整個環境，這當中聚集在一個空間的時候，整個展現出來的一個生命的特質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就像一個浮士繪一樣非常有意思。

李昂（以下簡稱昂）：我覺得對我們這種老人類，既是春藥也是毒藥，因為我們不懂所以不管他怎麼玩，你都會覺得哇喔～！當然我的寶可夢經歷很淺，只有坐在旁邊看人家教我說他怎麼抓怎麼玩。所以這個既是春藥也是毒藥的東西，我就會回歸小說本身來看他的藝術價值跟他寫作的方法，這個作者，關於二二八這個大寶蓋，蓋的太勉強了，像這種把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然後去做一個甚麼事情或者最後全部的人都被殺掉甚麼的，這個在好萊塢的電影裡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表現，包括在一個荒島上偶然怎麼樣又怎麼樣，人性盡情的表露出來這一類的。小說中有一些地域性，可是這個作者呢，沒有把握那個集中的地域性的給我們的精采的、嘆為觀止之處，而變成只是場景而已，那寫作技巧上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季：我覺得作者非常聰明，第一會設定在二二八，當年幫忙他的那個老太婆，所以這一個尋寶之旅其實是一個感恩之旅，但是他把過去的二二八跟現代很新的尋寶結合在一起，是非常的聰明；第二個，文字好到我有點覺得太油滑，幾乎是在玩弄文字，在不該油滑的地方反而多太多油滑了，所以優點反而變成他的缺點。但是以貼近科技來講，他是目前最貼近科技的，在所有作品裡面這個作品是最貼近當下的。這個作者的確很聰明，但是就藝術性來說，有一些銜接還不夠緊密，但就是文字太流利，流利到讓我們覺得受不了。

《上天的悲憫》

昂：這個小說一開始不喜歡，因為就是一個非常俗套的愛情故事，只是為了搬到過去日治時代晚期，開始的時候覺得有要挑戰的地方，比如說那個女主角阿，木棉樹下找來就稱他做木棉仙子，寫這種小說的人，最怕的是沒有作當時的地理、植物以及所有的考證。然後就

想當然爾的，因為現在有木棉道你就去寫木棉仙子；馬奎斯寫獨裁者的秋天，為了蔗糖和甘蔗他花了半年時間去求證，如果有糖的公司，有甘蔗有蔗糖這一些東西的時候，他會用甚麼樣的方式來表現。很多小說都放在過去，大家都拿過去可以增加風采的東西，可是從來沒有做過細部的探討。

可是看到後來的時候覺得很不錯，主角被抓去當補充兵巡查捕在那個戰爭的過程中可有可觀之處，但是小說的缺點在哪，我會想問說裡面面面俱到，好像作者的立場要政治正確不別偏袒任何一邊。

另外小說到了最後，又回到俗套的愛情故事，戰爭橋段太想當然爾被俘擄、中國護士來救他，太善良的因果關係，可以把戰爭殖民過去歷史推演的更有深度，後來回臺灣寫女友結婚的觀點有點錯亂，換了人稱觀點，都是比較明顯的瑕疵。

季：本篇關於海南島二次大戰遺留的臺灣兵的事情，我們讀近代史的報導關於他們怎麼在海南島怎麼回臺灣，這一篇回歸歷史書寫上有做了功課，我只是不理解老家在新竹，但最後在高雄讀書。那時期交通經濟都不那麼好，應該會選比較近的新竹中學或是臺北，作者的設計是我猜測是覺得有港口，離海南比較近，這是他認為合理的敘述邏輯，但對閱讀者來說較為不合理。結尾是累贅的，就是愛情小說的悲傷或昇華是作者想達到的境界，但讀者感覺虛假。不過說到臺灣兵遇到中國日本兵逃亡過程，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這一點是我很肯定的，這是作者成功的地方。

平路（以下簡稱平）：其實這一篇跟超夢都可以支持，因為二篇的文字都有相當水準，這次要恭喜文學獎，作品都有水準以上。超夢是有現代感的，悲憫是過去的，不過問題也都很像，太工整了，所有人物都有交代；超夢也是，九個人都各有歸宿，願望等也各有交代。超夢比較像電影劇本，之前有些因緣。但是文學小說應該不要工

整，比較像劇本的話，大家看了心滿意足，但文學應該要惆悵遺憾巧合，我也覺得各位說得有道理，都可以支持。

《追音》

廖輝英（以下簡稱廖）：這個題材非常少，但文章非常多，就是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的時候，把自己的功業建築在描寫對象非自願的狀態上，是強權的傲慢與社會地位的傲慢。他追音的方式，聽覺可以這麼敏銳，有天賦者就像寫文章一樣，有天賦者追殺弱勢民族，直到遇見女孩有同樣天賦所以產生同理心。關於音樂的描寫，可以合拍而鳴大概只有學音樂的可以這麼清楚，像鍾子期、伯牙。小說中看來好好的校長遇到自己想追求的東西，也會變得偏執，像婚姻中二個人都有機會變成惡魔，這過程的描述是刻畫得非常好，也不同一般常見的歷史軌跡書寫加上政治正確，例如二二八。像悲憫我本來也想選，但是太巧合的情節如回去就看到女朋友辦婚禮，小說一定要有破洞，就像人生一樣，這是到最後回味的部分。

昂：這篇帶有奇幻的特質，這個部分也是其他小說沒有的。在這些以臺灣鄉土現在過去與未來的小說，一直都落入寫實主義的方式，也一直都沒有一個比較特別書寫方式，這篇小說是鄉土小說比較前瞻性的發展，比較不落入窠臼。這個會讓我想到魔戒，但是作者沒有就把它奇幻化了。小說少數奇幻的部分，加上矮靈祭歷史就有更高的評價，小說裡面有收集來的矮人們歌曲以及合聲，但是我覺得他是聲音而不是音樂，聲音可以寫得這麼出神入化，我做為小說家非常的佩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能力與天賦。寫跟身體有關的五官的感覺，能夠寫到這樣極致的我都覺得實在值得推崇，就像光用一個香味寫出香水，也是把單一感官推到極致。這些被都是臺灣這一類的

鄉土小說應該要走的路，這個這樣的形式有將來性，不能一直是用平實的寫實主義寫鄉土。

平：我想這篇小說就是不一樣，就是有奇幻寫實推理以及原先對於矮人的想像。但他不是沒有缺點的，還好他不是推理小說，有些推理漏洞很明顯，若以完美的小說來看，假如這些都修掉就會很有可看性。

季：一開始我以為是偵探小說，因為是從殺人來看。但說命案推理，寫到死者是一擊斃命，那假如是一擊斃命就不會有死者寫字的空間，所以以後如果要出版建議把累贅的敘述拿掉，這樣的敘述非常多。我再來講一些缺點，像剛講的贅言贅詞贅字太多，敘述邏輯不符合；還有長篇的小說一般會出現的錯誤也有，例如寫到後面主角的名字就錯了，一開始是可能是阿貓，後來遇到警察變阿狗。既然作為文學獎，文學就是藝術，要包含文字藝術性，所以我們盡量要求他做到一個高度。小說寫到聲音的設計例如聲音互相呼喚的確是過去的描寫是沒看過的，也寫到布農矮靈祭與八部合唱，所以關於聲音的秘密到底是什麼，最後坐方舟出海，落到諾亞方舟的窠臼。

騰：我讀到第六章有些失望，寫法是歸納性的，勾勒出一套說詞；到了第七章以後，整個事件比較根本的關鍵是由一個老者說出來的。那譬如老者說進入你父親的房間十幾次，這種類型敘述會讓我放棄掉這篇小說。

《血樟腦》

騰：樟樹，樟腦這個產業在歷史上的意義，跟臺灣的命運結合在一起。

通過這個產業，有原漢關係，漢人之間的關係，外國人的衝突。

小說裡新村來開墾，牽涉到泰雅族的部分需要再多查證，因為樟樹



過去在臺灣原住民部落是導致原住民瓦解的原因。我讀到心驚膽跳的地方，就是漢人煮食了原住民的妻子，吃肉喝湯可以免於被原住民消滅，為了不被叫做野蠻，所以漢人美化了自己的行為。

昂：我覺得這可以給魏德聖拍攝，可以是一個完美的劇本，情節完整規劃，真的是一個熟手的作品。但是這個小說比較通俗化，也像是暢銷小說，也像血鑽石政治正確。血腥的殺戮場景描寫的很厲害，或是原住民老婆被漢人吃掉很令人震撼。

平：這篇小說很厲害，因為非常好看。雖然可以猜到故事的梗概，但是推動力量很強，讓你一幕幕看下去。故事把樟腦跟臺灣帝國主義描寫的很好，包括中間的買辦等，都交織的非常合理。不管是劇本或是小說情節，從一開始二個小孩被抱走，但是兄弟沒有相認，沒有落入俗套，線一直是圍繞樟腦，這些鋪陳設計都是非常好看。

季：這小說結構非常好，不斷用二種意象來描述，漢人與原住民，臺灣與外國，兄跟弟。缺點在於有些文字很累贅，歷史年代有些無法符合，小說裡第一次漢原打仗是1855年，他請了阿乾師。阿乾師背景為過去討伐太平天國有功，但是太平天國結束是1864年。寫小說可

以虛構，但是講到歷史年代一定要查證清楚，小說裡面有鋪陳，就像布是有鋪陳，每一針織起來都不能亂。

《蕉色》

廖：這篇小說其實有很多我不接受的缺點，例如說祖母生病就從老師變成酒家女，落差淪落得太大，好像一開始就立定志向往這方向，小說內也只說薪水很少不足以支應。還有例如說男生上床覺得要結婚，但是一下就死掉了，死得太巧合太剛好，有一種角色用完了就不用了的感覺。

昂：這個小說充滿了刻板印象，就一定是為了阿嬤，就去做酒家女，然後一定有個很壞的人來逼迫他，然後就一定又有一個像白先勇的最後一夜的情人會出現。第二代後面又要去日本，有一種海角七號的感覺，所以這是所有寫作的人都要很细心的刻板印象。

季：我看到的是這樣子，這個小說正好很貼近當下社會新聞的發展，都在討論香蕉。這背景是在旗山，大家都知道旗山是香蕉王國，一九六幾年曾經發生金碗案，為了拍大官馬屁作了金碗，條件沒談攏就被抓了，老一輩就會記得。這小說也的確把以前旗山香蕉外銷到日本，用竹簍，紙箱裝，就會產生傳統產業與現代化產業的競爭。至於人物部分，其實臺灣很多小說都有類似的問題，只是有巧合才会有故事，巧合也有點矯情，但是也因為巧合才會產生裡面的故事。

就臺灣的農民角度來看我是肯定這個小說的，內容著力很深，當中對旗山的土地，農民與香蕉的愛心，我是肯定他這一點的。至於跟日本的是牽扯不清了，日本離臺灣最近的貿易國家 各行業都有外銷日本問題，但本篇歷史細節寫的很好。

平：這跟血樟腦的部分很像，就是把樟腦跟時代變遷設定是大的背景，根據都在那裡。本文的確有刻板印象，但是後面關於蕉農的無奈，種種的折衝與不便，時代就這樣過去了，如果把它當作小說最重要的起伏點的話，是可以思考的。

第二階段評選

騰：確認一下，獎項是正獎二名，各50萬，如果沒有人要提出意見的話，目前以四篇評分，採積分制，選四篇，分數以四分；三分；二分；一分為基準。

統計結果：

編號35《血樟腦》17分

編號42《追音》12分

編號38《蕉色》11分

編號23《超夢》10分

評選結果

本次鍾肇政文學獎長篇決選，二位正選得獎作品為：

編號35《血樟腦》

編號42《追音》

感謝各位老師蒞臨評審。謝謝各位老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追音：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2017 / 葉公誠作.-- 桃園市：桃市圖，2018.10
224面； 14.8X21公分
ISBN 978-986-05-6813-4(平裝)

857.7

107015748

2017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追音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 鄭文燦
出版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 莊秀美
企畫指導 蔡志揚、王偉誠、黃廷維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 (03) 332 2592
傳真 (03) 331 8634
網址 www.typl.gov.tw

作者 葉公誠

規劃執行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周玉卿
執行 邱美穎
責任編輯 唐聖美
美術設計 郭于縉
地址 11005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電話 02-87876242
網址 www.linkingbooks.com.tw/LNB
出版日期 2018年10月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300元

ISBN 978-986-05-6813-4

GPN 101070150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